



时间简史（代序）

时间有开始吗？我和时间有什么关系？什么时候有的我？从初生算起，还是从受孕算起？再考虑到精子、卵子、XY组合、DNA，那要倒到猴年马月呀！还是从记事开始吧。

小学，时间？没有概念。坐在高桌上，指针一直在转着，有规律打点的，那是钟。

中学，时间是有规律带着学生走的领路羊。6点半起床，8点上课，-----10点睡觉。我们跟随着它从初中走到高中。

大学，时间是个定数。一天只有24小时。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这道题还没有解出来。8个小时了，实验报告还得补充。星期天，没有了课间休息，在阅览室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有时寒暑假也要搭上。

工作以后，时间是可伸缩的了。上班8小时，这之外可以自由支配。可是当时没有意识，每天忙得焦头烂额。手脚、头脑都被重重地捆绑，鞭策。时间无时不刻成了紧箍咒，却总没有留给自己细嚼。

退休了，感觉能量已经消耗殆尽，自己正在变老，时间不那么重要，不用再争分夺秒，偶尔还会想想如何打发钟表。随意翻翻，瞧瞧，时间记录在纸上，一段段，一篇篇，一件件。拣起来吧，现在时间成了鼠标、键盘，由此拼凑出拙作供览。



目录

一、杂谈

- 1、崇拜与爱
- 2、火星人
- 3、清华大学一年级没有漂亮女生
- 4、艳照门
- 5、雌雄之辩
- 6、爱情？
- 7、第三者插足赞
- 8、出轨
- 9、看话剧《背碑人》有感

二、随笔

- 1、当年的小聚
- 2、老同学相聚的价码
- 3、共产绝唱！
- 4、话说男人
- 5、母亲节
- 6、牙买家客栈
- 7、评《霸王别姬》
- 8、从卖国爱国说起
- 9、垃圾的概念

三、曾经的岁月

- 1、喜儿——死儿
- 2、一位不同寻常的政委
- 3、板报投稿

- 4、彩电会战
- 5、大庆

四、外边的世界

- 1、几进捷克斯勒伐克
- 2、维也纳
- 3、北京到芝加哥
- 4、美国

五、几位先辈

- 1、王若水
- 2、孙篷一
- 3、聂元梓

六、非常年代

- 1、给张承先通风报信
- 2、大字报
- 3、刘邦杀韩信
- 4、破四旧
- 5、派
- 6、大串联
- 7、点点滴滴

七、记实小说

- 1、人人都是双面孔
- 2、这不是银器
- 3、跌落，一次次跌落
(一位朋友的自述)



八、我的模特生涯

一、杂谈

1、崇拜与爱（1972年）

上午8点多在北大哲学楼附近徘徊。9点钟一辆卡车，满载着花圈与悲伤的人们开动了。我远远地目送着卡车离去，红肿的眼睛不住地淌着泪。

他走了，永远地走了。数学系的教师，他的学生以及他的妻子都去送葬了。我很想去，只是不敢，我怕我比他的妻子哭得还厉害。不知道他妻子是否爱他，我知道我爱他。

思念，深深的思念埋在心里。1966年冬，正为当时的形势所困惑，国家要向何处去？地球是否还会正常运转？偶然去了27楼，走进一个战斗队讨材料，攀谈中知道他们也有许多的疑虑。渐渐地熟悉起来，每次去总能遇到一位瘦瘦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老师，这就是他——卢崇飞老师。他渊博、幽默、深刻、待人诚恳。平时很善谈，但关键时刻，重要场合却总是缺席，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的出身问题，他不想让对立面为此而给其战斗队带来麻烦。

我爱听他讲话。记得一次在物理大楼从数学概率聊到诗词，他对我前几天即席作的一首打油诗评论是：从逻辑学上说是典型的三段式，意境也不错，不过就文字来说还欠点功夫。在提到毛主席诗词时，他的评论很独到！不是讲诗词的雅，而是讲其俗，俗得恰到好处，这是绝妙的一笔。耐人寻味的解释，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听得入神。

对他有所感觉大约是在 1968 年春，北京市两派斗争风声骤紧，战斗队要把学部潘、吴和反谢的材料转移。晚上 10 点多他给我装了一书包让我背到宿舍去，并嘱咐不要东张西望，送完马上回来。从 27 楼到 35 楼好长一段路啊！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紧张。送完材料回来，恐惧感装满身。没想到他又给塞了一书包让我再送一趟。他看出我的畏惧，轻松地说：“不用怕，你刚才出去，我一直跟在你后边观察着，没有人注意你。再送一趟肯定没问题。”他的话令我惊讶。一种被人保护的感觉，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安全感吧。



1641 战斗队，只是没有卢老师

此时我倒替他担心。万一对立面抓着他肯定得把他打个稀八烂，因为他是个狗崽子。他却说：“没关系，他们不会怎

么着我。我会武术，也练过拳击和空手道。一般七、八个人我能对付，你放心好了。”最后他告诉我，送完这趟就不用回来了。其实，此时此刻我倒希望他能说让我再回来。我想爱是那时萌发的。

说老实话，后来我在恋爱时曾经想到过他，但是当时我以为那是崇拜，而不是爱。而今天当我真正懂得爱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又及：卢崇飞老师曾被打成反革命。一次小型聚会，他抽完烟把烟头在桌上一碾。这下子不得了了，当场被抓获，现行反革命！因为那烟头恰恰就落在报纸的毛主席头像上。

圆、扁、片、线

天，很灰暗。

阳光，很遥远。

乌云，布满了窗帘。

乎，又袭来了雷电。

走走，站站。

刹那间，萎缩成一团，

从圆——到扁——到片——到线——到点。

人生惨淡，

难言。



2、火星人. 7.20.

今天给胡帆寄出最后一封信。

翻出他给我的全部来信。前 4 封谈及人生、学业、教育，以及他对数学、物理、音乐的爱好，篇篇透着学者风范，君子情怀，与表姐介绍的很接近。但是再看这第 5 封，在大谈恋爱、婚姻、家庭之后，又加了一笔：“来信请通报一下你的身高、体重、外貌、体形，因为这是婚姻的第一基础。”

这是同一个人吗？人生品味坐标转换太快了吧？胡教授，您为什么不先通报一下自己的尺码？！哪怕口气委婉些，说先见见面，或去信问我表姐。怎么就这么不懂含蓄，没有分寸！有知识、身份、地位、钱财，在女人面前就可以无所顾及吗？

细想想是社会娇宠坏了男人，知识也不能弥补他们的傲慢与肤浅。修养、风度、尊严一概都抛到九霄云外了。现在真不知道男子汉为何物！

我给胡凡回信：

您来信让我通报一下“身高、体重、外貌、体形”，并直言“这是婚姻的第一基础。”噢，看来我们的第一基础就错着位的。您还是另辟新境吧，另外我要求的条件也很苛刻哟。

不过，这个地球不大，又同住北京，难免哪天在大街上走对面，必竟我们通过几封信。我给您寄去张我的彩照吧，免得见了招呼都不打。……

我在想：他拿到我回信时肯定会匆匆忙忙剥去被我一层层包上，又粘得牢牢的纸，急不可待地看看庐山真面目。首先会把他吓一跳，像个眼镜蛇的火星人，这就是我！身高、

体重、外貌、体形，自己去估量吧。哈哈。

这张火星人画片便是一张女子宣言：

女人不是任男人挑选的货物！

男人很高傲，女人很自重噢！

信寄出后，知道这段本来预测完美的姻缘就此斩断了，有种别样轻松之感，像是毙了一个撞到枪口上来的猎物。转天给表姐去电话，她一听哈哈大笑，接着却说：“你还是没长大呀。”

以上在家网上发表后，一位网友，被我们收编为五妹的叶子问：“以后和这位先生还有来往吗？”

后来我和培培曾一起骑车去过他家。明言说是要把那张火星人画片拿回来，为以后写小说之用。不过心想捎带手我也要扫描一下他的“身高、体重、外貌、体形” 哟。嘿嘿。

那天他非常热情，与培培聊起来喋喋不休。我的确看到他桌上一大箩美女彩照。这些姐妹们！

不久，他来过一封信，写得非常讲究，很有水准。然而，风吃过，花已落，各走各，不愿再续说。



悼念二黛

黛玉，黛妃，
阴间相会，
咱俩的命运怎么如此的可悲？
美，是不是罪？
不对。
那是为什么？
这个世界太黑！



3、清华大学一年级没有漂亮女生

初中一年级暑假来北京，住在清华大学女生宿舍。每天去音乐厅、工字楼、荒岛、体育馆、图书馆、大礼堂等地玩，结识了许多朋友，大多是姐姐的同学。他们各有不同，对我都很好，过得很快乐。一天和一位叫胡杭的男生去大礼堂看话剧，走在路上他突然大声疾呼：“真他妈倒霉，清华大学一年级没有一个漂亮女生！”

对于走在他身旁的我，一个带着红领巾的小女生，感到无比地惊讶，怎么是这样子呢？他一入大学想的是这个呀！

就是这么一个特殊机缘，我在报考大学时没有考虑清华，怕被清华男生品头论足。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北京大学的男生也相差无几。

人们都说清华、北大的女生没有一个漂亮的，用他们的话说是：漂亮的女生在中学时就不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了。但

是我上大学那年却是个例外。我们系，我们年级，我们班，还和我同一宿舍的一位女生非常漂亮！当她被各个年级男生追求，并不断收到多方来信时，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对男生给他的信没兴趣，她拿来他们给她写的诗还是愿意看看的。但是，我的天！没想到北大男生写的诗竟如此的低俗！什么“你雪亮的眼睛像明月，你红润的脸蛋儿像苹果，”鼻子像什么……嘴像什么……真恶心，直想吐！原以为只有文科生才会写出这么小儿科的诗；没想到理科生也这么掉价！

清华大学没有漂亮女生。北京大学男生写不出好诗。这在当年可能是一条定律。

现在如何？请听与中国气象卫星中心几位哥们的对话：

“现在我们男人找对象就看你长得如何？个子别太矮，身材别太胖，皮肤别太黑，五官要美，……”

“只看外表，其它条件呢？比如……”

“不要什么高学历，高职称，初中毕业就可以了。老婆能做饭，能收拾家，回家看着舒服就行。”

“心地是否善良也不考虑？”

“如今善良这个词如何定义？你说长得漂亮传递给人的是不是善意？”

“那么说美丑没有内外之说了？”

“内心我可以引导她呀。”

“美容过的介意吗？”

“不介意。”

“那生出孩子来——”

“也许不要小孩儿，生出来丑的话再美容。”

“那你娶个丑老婆，回家去美容算了。”

“呵呵！”



这就是当年的清华女生

男人竟如此地看重女子的外表！我在歌手孙楠见面会上提问：“听你唱的一首歌，内容是：我爱她，但是，她不爱我。——很感人。如果换个歌词：她爱你，可是你不爱她，你会怎么唱？我想知道用歌声表达感情是否可逆。”

我还真的写了首歌词，谱曲正在进行时。

我不爱她

她爱我，

可是，可是，可是——

我——我不——我不爱她！

她嘴太甜，眼睛太大，香气飘洒，外露才华。

大地对我说悄悄话：这是万里丛中一支花。

可是，可是，可是——阴错阳差。

我是一条虫，我是一粒沙。

她想当公主，我不想做驸马。

我不爱她，我就是不爱她！

4、艳照门

打开网看到张张艳照，这和过去黄片不一样，网上的主人翁是在玩儿，在娱乐，在享受。

噢，这个世界变了。

不禁在想：性欲是否和食欲一样，应该让人们得到充分满足？无论是实践者还是观赏者。



性满足是不是可以从非婚姻中领取？

这些照片发到网上与不发上来，人们对这其中的张三、李四、陈某看法是不是会完全不同？

他们的照片发上来了，那没有发上来的，没有拍照的人就没有这种生活吗？说不定比这些还要耐看呐！

这只是艳照，难道这比政界买官卖官，阴谋陷害之类的事还可憎吗？

没有规定裸照犯法。裸画是艺术；裸照，照得好的话也是艺术。性活动拍照，如果是自愿拍的话不犯法。在网上公布性活动照片呢？若不是为了牟利应该说也不算犯罪。传看

者更不用说了，所以这里没有法律问题。

一定要追究的话那就判比尔.盖茨吧，是他使得网络如此神通广大。在给他判罪的同时还要给他记一大功。因为是网络使人们能够简便地开扩眼界，增长知识，深入思考；从而改善形为，提高生活质量。使得人们变得更宽容，更豁达，更开放，更实事求是，更深刻。

关于比尔.盖茨，多说两句：他的作为令人想到，共产主义可能不是空想。社会多制造些盖茨，大同世界也就不远了。

人们再一次领悟到了网络的潜能。期待着有一天，打开网络能看到政界的五花八门。

5、雌雄之辩

凤凰网的《网罗天下》有个网名叫“无眉”的发帖评说男人挑剔女人是否是处女。有回帖：

谁说雄性天性好斗？这场处男处女的争斗却是雌性掀起的呀。

这个世界，自从有一种动物退化成人以后，好斗的就不是雄性，而是雌性了。

就说情场吧，其实大多是女的主动。你瞧她们涂脂抹粉、花枝招展、脱衣脱裤，还把好好的眉毛非要拔得“无眉”为止。傻男人们自以为主动搞到了女人，到处炫耀，美得恨不得蹦三个高。孰不知那是女人下的圈套，布的陷井，请君入瓮。要不怎么叫阴性呢。

如今无论是公的还是母的，谁还拿处女膜说事。男人早就不在乎那是膜，还是水（月经）了。

一位网友看了此帖，知道是我写的以后，主动与我联系，她还在我的博客上留言，我们成了网上朋友。

但是，几周之后，该网友就不见了踪影。

寻友

又看她诗篇，
句句斟酌，字字提练。
遍走论坛数年，硕果连连。
仰望青天，云飘荡卷，
碧蓝，清澈在她肩。
低看江湖，翠绿，
微波澜，映她容颜。
忽，刷屏整版，
瞬，旋即已成空，
遍地踪影不见。
惆怅，她去了何方？
草履踏穿，街巷走遍。
披挂悲伤，磨破衣衫。
千里寻她，
不视来时路，怎么办？
哭，思绪往复。
度，天道人间，
睡去，虚幻中见她一面，
痴痴笑、阅不尽美丽容颜。



6、爱情？

看莎士比亚，爱情很美好；

看小仲马《茶花女》，爱情很崇高；

看了屠格涅夫的《春潮》，爱情成了个问号。

对于这个问号：书中男主人翁萨宁当他听到有人侮辱吉玛时，马上声言要与其决斗，而此时吉玛未婚夫却一言不发，拉着吉玛走开了。

故事写到后来吉玛与原来未婚夫解除婚约与萨宁定了婚。如果到此为止那就是典型的俗套子。而《春潮》最后结局却是怎样编纂的呢？

几天后在萨宁为举办婚礼而向自己的朋友借款时，竟然被朋友的妻子马利亚所征服。当然这其中有一大段故事。



看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这样讲故事啊？不禁在想：

原来人，不是简单好人与坏人所能概括的；

爱情，也变得不那么单纯了；

什么叫考验？死亡并不是考验的最难关；

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模式，对与错，是与非也并非简单逻辑；

看准人，最大限度地原谅人。

一本书，一个故事使我大脑开了个大缝。

7、第三者插足赞

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我写的一篇稿件“第三者插足赞”，寄到《中国青年报》，没有被录用。这篇文章的底稿找不到了。试着重新写，可是怎么也恢复不到过去的感觉。今天只讲讲写这篇文章的背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界试探着刮了一阵风，开始引入世界名著，有开放意识，比如最明显的就是报刊上大肆宣传《安娜·卡列琳娜》。据说是想启发人们从过去的封建婚姻中解脱出来，要懂得恋爱、婚姻的自由，开始强调个性释放。但是没有想到势得其反，人们不但没有从中得到启示，反而是加重了对婚外情的反感。有人说：“卡列琳娜，她是自作自受！”“这是报应。”“她丈夫对她够好的了，她还要怎么着？”“这种女人，活该！死有余辜！”

我的一位闺蜜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从结婚那天开始她就筹划着离婚，这个离婚马拉松进行了十几年。她用过各种手段，其中就包括引进第三者，是为对方，而不是为自己。她打扮他，给他介绍女友，给他们创造条件，总盼望着有人插足进来。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人知道她的用心。我问她：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人不坏，只是与我不合适。我知道有许多女孩子很喜欢他，他也不排斥她们。”

“啊？？？”

“人这一生，对于婚姻的选择，不一定第一次就是最

正确的。在这个世界上，男女不是必然一一对应的。”

“像你这样想，那还不乱了套？”

“我们在自我控制方面做得太过了，也应该学会自我调理。”

“你是不是不爱他了呀？”

“这话看怎么说。我想正是因为爱护对方，我感觉到他与第三者比与我更为合适。为什么一定要让三个人都煎熬着呢？如果只是因为不爱，那就去法院打官司离婚算了。而我没有那样做。不过我也向你承认，当初的那种爱，的确是不存在了。”

“我明白了。那他是怎么想的呢？”

“我也搞不明白，他干嘛不和我离呢？我这么苦口婆心地说服，又竭尽全力地做工作，他很明白我是真心不想和他过的呀，离了婚不就一了百了了么。愁死我了。”

“那他还爱你吗？”

“噢，他根本就不懂得爱。要是真懂得，早就应该通通快快和我离婚了。”

“搞不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不说别的了，快点帮我给他找个对象吧。”

“容我想想。唉，还真有一位-----”

8、出轨

一位特殊的朋友来我家，刚坐下便说：“我丈夫 20 多年前就曾出轨，那时候他很歉疚，总觉得对不住我，所以对我很好，以弥补他的过失。可是现在变了。他依然甚至加倍地

在外寻欢做乐，还大言不惭地在我面前吹嘘；同时表现出对我的藐视，态度还很恶劣。真受不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坏了呢？”

“这可能不说明是他变了，而是社会变了。是变好还是变坏的问题，再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过去出轨被认为是作风问题，是很严重的错误。那个时候对这方面抓得很严，有专门的部门几乎每天到处查防。公园里，马路上见到男女有点亲热就可能被抓。记得当年著名作家，某帅的干女儿在公园里与一位男士在一起就被押送到公安局了。那年头男女之间即便是夫妻在家，也只有上了床进了被窝才可能有亲昵的举动。

何只是这些，还经常查户口。半夜三更挨家挨户敲门，进屋就对户口，恨不得揭开被子看有没有外人。出轨那是大逆不道，不只是你丈夫，任何人有这种事都很害怕，后果很严重。”

“那他现在怎么就不在乎了呢？”

“现在？这叫时代变了。市场经济本质是自由竞争。市场是广义的，经济也是。吃穿用、工农商学兵、娱乐、文化都是以经济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难道就性关系、性行为还按计划经济走吗？没门儿！所以你丈夫肆无忌惮地乱搞女人也就不奇怪了。现在二奶、小三、四姨太遍地，五六七八都不是不可能的。

你丈夫过去有这种事儿，会感到很内疚，很恐惧；现在他为此感到很自在，很得意。这说明如今社会变化对他这种

人不是提升，是放纵，说是解放也行。”

“那我可怎么办呢？”

“想开点，你也可以找情人么。”

“我可不干那种事。再说了，我也没有朋友。”

“那你家人呢？你这高干子女怎么搞的？”

“爸妈去世早，弟弟在英国多年没联系。”

“把自己调养好，和儿女搞好关系，多付出，多关心他们。丈夫回头是岸，重调整，好好过：一去不复返也没关系。你老了进敬老院就是了。”

“如果我离婚呢？”

“离婚后，你还想再嫁吗？”

“当然了。要不然老了没个伴怎么过呀？”

“你真二！现在你还结什么婚呐！又不生孩子，也没有分房问题。再说了，你也找不到哇。因为你只能找七八九十岁老头儿，而他们这把年龄搞对象都是想找个人伺候他们。你别做梦了。”

“那我也太惨了。就没办法治他？”

“不这么想。一来你不是他的个儿，二来治了他，也不能提升你呀。再说深一点，不过我也没把握。其实我倒是想：过去一夫多妻制，可能是更科学的。你就认头吧。”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会这么想？”

“从生理上讲，男的性功能要比女人持续时间长许多。一般女人过四十就没什么要求了。而男人七八九十岁还没完没了想要。”

“是这样呀？”

“不过也有例外，西班牙的阿尔巴女公爵 85 岁了竟然和 61 岁男子结婚。哇，太另类了！”

“那是经济利益支使。那个男的就是看上她的财产了。”

“难说，对西方还是不太了解。不过他们也是一夫一妻制，这令我一时半会想不清楚。看来这方面还是阿拉伯比较先进，埃及就是有四个老婆也是合法的。

其实为了表面公平，可以不限几夫几妻。”

“你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

“哪是现在呀，早就不常规了。当年克林顿与莱文斯基的事发，我就纳闷儿：咱们是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却恰恰相反。我还给克林顿写了封信，鼓励他，给他出主意，教他对希拉里说，正是因为爱她，才不敢对她说实话。”

“啊？！”



婚前婚后预报

昨夜风和日暖，
今朝阴雨绵绵。
他日皆可知，
大地冰封雪寒。

(右两幅图作者
吕大庆。)



晨思 1974年

细雨沙沙破晓，
梦境依稀飘渺。
往事不堪回首，
嘀嗒嘀嗒钟表。



妹妹在国外时，
随机回复一首：
秋风瑟瑟叶落
行单影只寂寞。
雨中来去匆匆，
吧嗒吧嗒泪落。

9、看话剧《背碑人》有感

周播员师德标



一 善良的“四姐”

下班后听说人民艺术剧院演出话剧《背碑人》，给我留了票。虽然下着大雪，还是从城西跑到城东去看了。

前边的剧情和所有作品一样，都是一个模式，一开头就知道结尾。

当演到其中女主角四姐得知她的丈夫与另一位女子有私情以后，按以往的俗套她肯定是又哭又闹，甚至撒泼；而今天这个四姐却意外地主动提出让给他们。看来善良的本性使这位农村女子也很能接受这变革了的观念，虽然她内心十分痛苦。无文化、少知识，再加上善良就更可悲了，让人好怜惜呀。

出人意外的不只是台上。戏演完以后来到后台，我说找“四姐”，一推门，四姐刚卸了妆，马上迎出来，一开口激动地说：“我太感动了！”

我一愣，心想这些演员真是戏里动物，下了台，戏演完了，还浸泡在角色中，装都卸了，感动还在发酵。没想到她又跟了一句：“太感谢了！”

怎么搞的？跟我演上戏了，出不来了。本来我是来表达谢意的，因为给我留了票么。我还没开口，她又激动地说：“真没想到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来了。太感谢了！”

这才明白，她为什么感动，为什么感谢，不禁深深地感叹！台下这个“四姐”和台上那个四姐一样的善良，而且知

性很强。真是太感人了！

二 小议话剧《背碑人》

古今中外描写爱情的小说、诗歌、电影、话剧等，其内容繁多，不胜枚举，但真正有价值的都是以深刻地揭示社会而给人以启迪。

《背碑人》仅仅两个小时的话剧通过爱情、婚姻、生活的演绎，对于畸形的历史、社会表现得如此入骨，令人回味。

青年知识分子玉生的第一个碑是其出身不好，挣扎了很久为了纯真的爱——对母亲与对女友的爱，而舍去了爱情。这在以前的作品写得很多了，写到感人，已经很难。

《背碑人》里，玉生不管经受怎样的苦难，怎样的变形，但仍然作为一个生物人一直背着卸不下的碑而活着。

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他下意识地与比他大许多、无文化，但是善良的农村妇女四姐结合，是卸碑还是负碑？作者选择了写玉生从此就又背上了找不到发泄，找不到恨主的同床异梦之苦，背上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碑。

然后残酷地又给他背上重重地压上另一个碑。出现了一个有知识、聪明、年轻、漂亮、现代派的女性小雪，他们相爱了，但是只能偷偷地，像做贼一样地爱对方。

作者向观众摊开一个难题：玉生背负这么多这么重的碑该怎么活？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

爱情、道德、舆论、良心、诚实、……什么都不是什么，人是个非人！畸形，全盘扭曲！台下的人都浸泡在悲哀、痛苦、被层层的碑压垮以至厌世的气氛中。

剧本写到这里就可以了，而剧尾又搬出了玉生第一位女友村莹，形成四角。这过分戏剧化反而冲淡了主题，似乎又从社会回到了爱情。唉！



当年那位扮演四姐的就是我大表妹周铁贞。在我父亲百岁生日庆典上演讲，语惊四座。



四姐妹

二、隨筆

1、當年的小聚

“那些閒聊的局是怎麼開始的？地下沙龍要如何組織？代人聯繫結友的方式是怎樣的？如今竟然讓現代人感到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完全屬於史前時代的事了。”

那我們就回憶一下當年的小聚吧。上個世紀後期，全民大轉型。經歷了幾年的動盪，翻天覆地，驚濤駭浪，淋漓盡致，……還有什麼詞？

人們開始思考：過去、現在、未來。交流、討論、探索大行其道，小聚自然推開。到哪兒聚？

當年我住在北京一家工廠集體宿舍，307室長年就我一個人，小聚很安全。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人來。三兩個，或五六十個，有時還會有十幾人。大多是老同學，有大、中、小學同學。有認識的，不認識的；有理科的，文科的；有學生，老師；有北京的，外地的。

小聚的中心人物是孫蓬一，他的擁戴者多多，有人找到他，他便約他們來我這里。一因為孫住在南郊，比較遠；二來他是上邊挂了號的，在他家聚不安全；三是因为文革中我像個局外人，沒有任何瓜葛，所以不會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

大多是交叉着有通信聯繫，電話往往是臨時通過公用電話試試看，也有偶然撞大運的。

具體相聚的時間、地點似乎很自然。比如一次北大中文系才女劉蓓蓓與她的物理系丈夫尹老師給孫蓬一的夫人單位去電話相約見面，夫人直接就讓他們周日來我這里，那天除

了他们仨以外，又来了好几个人，一位是在廊坊工作的北大同学，他从我弟弟那里得知我的地址，事先没有联系就携夫人跑来了，还有两位恰好前天与蓓蓓联系上，也随之而来。

有一次丁建华来了，他一看老孙在，便马上下楼到集体宿舍小院传达室打电话约人。那天有先走的，后到的，十几个人来来往往一天。

聊的内容天南地北，总离不开文革的案子、故事，或回忆，或追述，或反思，或续集……。除此以外小道消息密传，比如：谁下去谁上来了，谁有什么讲话。陈毅的咏松诗、李一哲的大字报、江青的《红都女皇》、黑画展，后来的西单民主墙、四五，等等。在一次聊起诗来，孙篷一说：“水把火灭了，不是诗；火把水灭了，是诗。”

那时，只是聚没有餐。偶尔也只是从食堂买些回来对付。有一次我在宿舍搬了十个小方橙，用电炉子，中药锅炖肉招待各方来客。

小聚的另一个点是郑仲宾老师家。那里来者多是上层人物，《人民日报》社、中宣部、音乐学院等等。他们大多是讨论理论问题，比如哪天的社论有什么问题，阮铭写的文章……

有一次聊到某人本来毕业分配到国防单位，但是因为他的女朋友出身不好，他若不与其分手就不予分配。最后这位选择了女友，大家赞不绝口。我问：“如果他放弃女友，在过去被誉为高尚行为，现在却恰恰相反。这是怎么转换的？为什么？”就此讨论了起来，少不了民主、自由之解释。“人权”一词第一次录入。

四人邦被抓一事，是一位高干子弟第二天一早悄悄告诉

了我，我立刻给住在北大均斋的老师打电话，让他从燕南园把姐姐找来，我用家语讲给她。之后他们便一传十，十传百，当天北大就出了几个聚点。我下班后骑车直奔南锣鼓巷郑老师家报告特大小道消息。一进屋，那里已经高朋满座了。

1989年的一天晚上11点多，突然有人敲门，一开门，进来一个，两个，三个……来了六七个在校研究生，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全都耷拉着脑袋，一句话不说，直通通往里走。坐定以后，其中一位开了口：“胡跃邦去世了。”……

是什么使我们聯繫結友，使我们相聚？我想只有一个缘由——脑电波。



2、老同学相聚的价码 2008.5.

当今经济大潮中什么都论价，柴米油盐、房屋、汽车、光阴、智慧……干脆人也明码标价。当然，人不同于猪、牛、羊，不是上称称分量；但也总能估出个价码来，有几十万，

上百万，上亿的。

老同学聚会的价码，如何估算？

租了一辆大轿车，一直开到昌平北大分校 200 号，至少吃了两顿丰盛的午宴，写信、打电话、发传真，有的还要掏路费和住宿费，还没算上所花时间、精力以及人情钱；总之算来算去都是负值，真是劳民伤财。

不过还是有人愿意为这暂时见不到效益的情感交流投资。感谢他们的潜心筹划，感谢他们的巨额赞助，感谢同学们的相互惦念与理解。

现在是智商有价，情商无价。但是这些半老的同学就是想凑到一起，聚一聚。天南地北，从丹东，四川，上海，深圳，美国……，不远万里，历经千辛万苦。

为什么？说不清楚！

就是想见到老同学，尤其是很久没相遇的，远道而来的；特别是在校时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隔阂，有些歉疚，有些彼此不太了解的同学更想见到。

首先是见了面、握了手、说了话、留了地址、通了信息同学们组织起来办个公司？这已经不是我们年龄段儿办的事了。彼此互通有无？大多都该退休，没有“有”，只剩“无”了。噢，下一代年龄都差不多，也许可以给他们建起个联络网或搭个鹊桥，不过时代已经与我们不合拍，年青人不理解我们，我们也搞不懂他们，天高任鸟飞吧。

我们真的那么老朽，那么不中用，那么没味道了吗？

也许是，又何干？

抛弃恩怨、梳理思绪、品味人生、享受生活、眺望未来。

就精神层面来说，我们这一代个个是富翁。花几百元、几千元会见一百多位饱经苍桑的智者，无拘无束，推心至腑地畅谈，调动记忆，过去与现在的挂钩，辨认与被辨认的瞬间喜悦，思念与被思念的释放。

生命常规周期运转中跃迁的体验，难道不是人生难得的感受吗？

此价值如何估算？其解自通！



高中同学在原校址相聚



大学同班女同学与原班长吴新年



大学同年级同学

3、共产绝唱！

回家的路上自行车坏了，推着车找修理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却说：“这需要电焊，我们这里修不了。”只好推车往前走。又找到一个，而且有电焊，他说要 20 元，还要等半个多小时以后才能修好。

20 元？太多了。还得等那么长时间，算了再找找吧。到了工业学院附近看到有民工在干活。噢，这里有电焊机。走过去问问。他们毫不犹豫答应给修，不一会儿就修好了。好感动，马上掏出 20 元给他们。没想到他们说什么也不要，只好告辞走吧，终于又骑上了车，快快乐乐回到家。

第二天一大早，带着买好的花生、瓜子、糖果，骑车来到给我修车的工地。太早了，他们还没有出工。看到高耸的楼房前，路边有一排简陋的木板房，这里可能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吧？走过去准备敲门，展现在我眼前的是：破旧的木板门上贴着个条幅，红底黑字《共产绝唱！》。

哇，字写得苍劲有力，很有功夫。看着这四个大字以及简陋的木板房，一片遐想，无限感慨。站了好一会，很遗憾没带像机拍张照。

当敲开门进去，看到的是什么？大约二十平米，低矮的、灰黑的屋子内，两边贴墙的大联铺，每边十几个人，头对头躺着，中间不足一米空当。只有这个给我开门的人起了床，其他人虽然没起，不过大概都被我给弄醒了。我把带来的东西放在一边，对他们的帮助一再表示感谢。他们仍然表示坚决不收，只是无奈还都躺在被窝里，我还是快点走吧。

这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来自四川农村的年青人，辛勤

地劳动、艰苦地生活，帮助人，却拒收报酬。

出门后，再回首《共产绝唱！》这是怎样的胸怀！



另一次路上民工帮我修车

4、话说男人

电影《有话好好说》全片男人把男人掏空了展示给世人。男人在分析、捉摸、体察、反思，试图理解自己，或许也在批判自己？

男人的野蛮、狂躁、粗鲁、自悲、不自控，不计后果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些男人并不笨，同时他们也向世人辉耀自己：男人勇敢、无畏、仗义、重友谊。瞧，他们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惜装疯卖傻，当众出丑，直至下狱。可谓十足男子气，的确是大男人，可敬、可佩、甚至伟大。

这里李保田是个真正的男人，而姜文不是。

影片的妙处是，虽然金钱贯穿始终，而片中个个男人似乎都不自私，而且不爱钱，这一点的确给男人添了不少彩。

尽管这与生活中的男人恰恰相背。

中国男人，做为一个群体致命弱点是不成熟，很不成熟。你看，在动荡的社会中，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找不到支点，飘飘乎乎，跟着感觉走，不管对与否。说了半天，不管是不好好说，还是好好说，其实都没有说清楚男人的诉求。

全片中有三个好看的镜头：一、张艺谋的客串；二、姜文的车技；三、葛优的两次布道。

而片中庇漏百出，比如那个秧歌舞，令人目不忍睹。

不知道中国男人何时能够成熟起来。瞧人家唐僧，是为了国际文化交流为僧。还有贾宝玉，是要扮演另类，中了举，不做官才出家的。

顺便再贬贬男人：人们都以为虚荣心是女子的专利，孰不知男人更甚。男人在他们的强项方面表现得得心应手，很自然；而遭遇失败时，就总是躲躲闪闪。男人，失恋了要么连环杀人，要么削发为僧。

怎么就不能再洒脱，更大无畏些呢？

只是男子，没有汉！



与男友交往一年，他来过两封信，我回了八九封。在最后一封信里我加了一首小诗。

计较与不计较

1+1=2，智者事不过三。

8=1000，愚者不计其数。

5、母亲节

1995.5.14

早晨出门看到马路两旁鲜花盛开。一眼望去，整条街被灿烂的花朵连成两条线。买花卖花的人热闹非常，此情此景把往日的忧伤一扫而光。索性下车询问：“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有这么多人卖花？”

“母亲节！今天是母亲节。鲜花，献给母亲的礼物，来一朵吧。”

母亲节？母亲也有个节日，我真是孤陋寡闻。看着卖花的年青人，我恰似他们的母亲；但是，我不是母亲，我没有生过小孩，我只是一个女人。

买了两束红玫瑰，一束送给我善良、慈爱的母亲。母亲去世快八年了，辛劳了一辈子竟然没过上一个自己的节日。这束鲜花寄托女儿对母亲的思念。

细嚼起来我也曾做过母亲。默默，唯一叫过我妈妈的孩子。从他出生到9岁我一直是他的母亲。由于他的聪明以及独特思维，我想过把他培养成中国的爱因斯坦。但是后来有人告诉他，他不是我生的！从那以后，他不再听话，经常晚回家，还说谎。总是以异样的眼光瞧着我，亲昵的母子关系



母亲与她的孙女

没法再维持下去。默默回到他父母身边。现在不知道他长多



高了，也不知道是否上了大学。

艾娣，我的侄女从 15 岁到 25 岁，大都是和我生活在一起。她曾给我带来许多欢乐，她是我心中的公主。那是些特别的日子，许多人搞不清楚我们是姑侄，是姐妹，还是母女。最后她也走了，毕竟我不是她生母。她刚走的那些日子里，不堪回首。

我曾经是岳先生两个孩子的母亲，应该说是后母。我是用心去做的，他俩有着很不同的经历和个性。我爱他们，怜惜他们。我们曾经相处得相当融洽，有时讨论问题争执不休；开起玩笑来，不论辈份。但是，没想到这么和谐的关系竟然如此脆弱，经不起世俗的离间，最后我离开了他们。

母亲节，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伟大这个词赋予母亲可能是最贴切的。我一直在想和这四个孩子的共同生活，这毕竟是我做母亲的体验，品尝到母亲的艰辛与责任。而且觉得比一般生母还要困难许多，有些事是常人难以想像的。我往往都是采取不世故的作法，大概这正是我失败的原因吧。

不后悔！买的另一束鲜花，送给我自己。

苦

我喜欢苦。
不时地
品尝，咀嚼，
吞咽，反刍。
劳累是痛，
伤病是愁，
被骗是怒。
苦——说不出口。
哭，泪流，
草下不是如，是古，
苦，浸透我骨。



船票

船摇摇兮
游江心，
风飘飘兮
拂我身。
美扬扬兮
诗自吟，
汗滴滴兮
摇桨人。



6、牙买家客栈

我的住处来往人不断，故家人给起斋名《牙买家客栈》。在家网上自己以及来客总发些摆弄客栈的文章和趣诗。

牙买加客栈

一
牙买加客栈，

来来往往人不断，
时时爆满。

哇

还有 MSN、QQ 两串串。

二

牙买加客栈，

旧书乱画废照片。

古今中外，

海北天南。

柴米油盐，

江山指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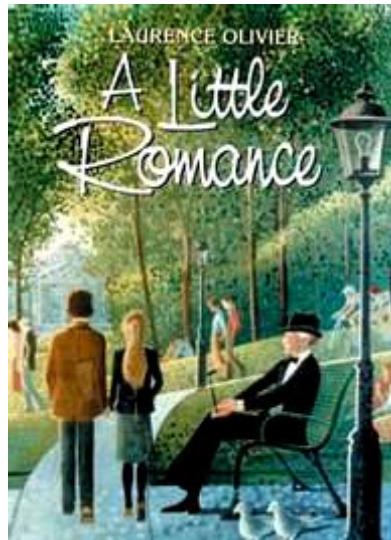
三

牙买加客栈

是素雅、别致、经典；

还是现代、时尚、浪漫？

就三个字：乱，乱，乱！



室内自拍

客栈花腔

四壁花墙，处处乱象。
 从南室到北房，
 脚下绊倒了二锅头、五粮。
 苍蝇、蚊子、蚂蚁、蟑螂，
 我的伴娘。
 收拾收拾吧，
 拣起来的是彷徨，
 挥之不去的是惆怅。
 倒在床上，魂在屋樑。
 空气桎梏，脑死神伤。



以下是妹妹的回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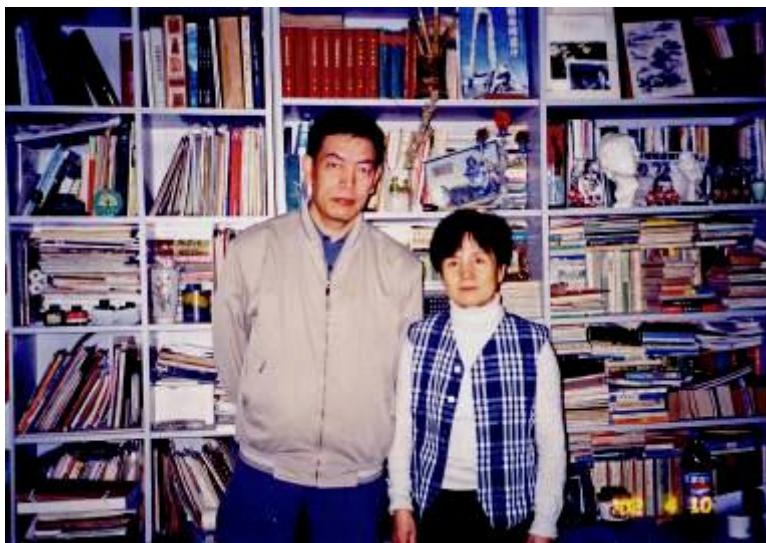
客栈京韵

一人独居三室，
 间间满满堂堂。
 家具全部残伤，
 但却各显其长。
 名画、艳照满墙，
 随揭随贴时尚。
 客厅群书尘封，
 残留几分书香。
 桌上乱七八糟，
 网络世界张扬。



栈主卧室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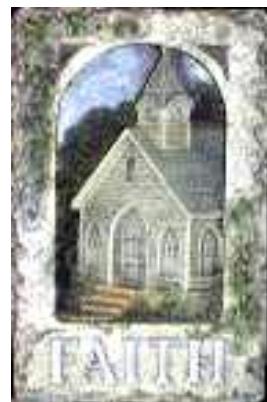
卫生间独有功能，
但却没有卫生。
床上四季细软，
外加兵器八部，
潇潇洒洒满炕。
次卧一小姣暂住，
同样不受礼束。
客栈业务繁忙，
提前有约，方可留房。
栈主不要生气，
我在乱扯东西，
拿来大家游戏。



与郑跃

我爱《牙买加客栈》
 在那里你可以无拘无束：
 你可以放下自尊，
 放声大笑，或大哭。
 你可以天南地北，
 国内国外，高谈阔论。
 有美术沙龙、音乐沙龙、
 网络沙龙、还有以色列的沙龙。

想去客栈不容易，
 这是在美国买的
 客栈老板索菲亚伯爵条件可高呐： Made in China
 脑瓜不好使的不行、太干净的不行、
 大手大脚的不行、不上家网的不行。



高朋满座

7、评《霸王别姬》

《霸王别姬》中张丰义与张国荣两人从小一起学艺，情同手足，甚至是单相思同性恋。在日本侵华时张丰义罢演，张国荣却没有这个觉悟，张丰义大怒，张国荣因而悔改，不再为小日本演出。

如果只有抗日战争，二张的故事很自然，很平淡。

历史推演到文化大革命，那个爱国、强悍、仗义的张丰义扛不住巨大的压力，出卖了软弱、自恋的张国荣，致使张国荣无限悲伤而自尽。

恰恰是既有抗日又有文革！如何看这个张丰义？

的确文革使许多好人变成了坏人！（也把一些坏人变成了好人，比如，有些人过去在历次运动中一直整人，而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整，便从此醒悟。这个问题另述。）

从《霸王别姬》中感悟到的不是张丰义多坏，而是文革之难解！大概这是陈凯歌拍《霸王别姬》的潜台词吧。

8、从卖国爱国说起

1) 卖国爱国说

学校组织去天津石家大院参观。这里的一切都保留完好：院子，房屋、生活用品，就连画廊里的画作都无一损毁。导游讲解中说：“八国联军来时，石老爷子给他们发军饷，所以洋鬼子烧了圆明园而没有烧石家的院子。”

为此几位教师议论起来。

“这老爷子是爱国还是卖国？”

“他给八国联军发军饷，当然是卖国啦。”

“他当时是卖国，现在来看是爱国。”

“他主观上是卖国，客观上是爱国。”

“照你们这么说汪精卫也不算汉奸了？”

“只是没人敢这么说。不过对于小日本另当别论。”

“这都是什么逻辑？”

“世界观问题。”

“怎么说？”

“世界大同了，不是国与国而是省与省，一切资源合理分配，不会再烧再打，也没有爱国与卖国之说了。”

2) 掠夺与发展

七十年代初一位仁兄问北大哲学系齐老师：

“中国封建社会太长久，太成熟，改变太难了。我们也许可以走一条曲折的路，干脆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算了。可能是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牺牲，但是换回来的是迅速铲除封建主义，国家的进程可能会更快。后人就会早日享受到真正的繁荣富强，民主自由。”

老师说：“这话看怎么说了。马克思在第 X 册第 X 章说到：印度虽然是在英国以带血的刺刀下被征服沦为殖民地的，但同时也给印度带来了工业化，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

“您说是否只要推行两党制，民主就能够得以实现？文革中的两派以后会不会成为执政的两党？”

“这个……”



3) 发展的代价？

日本《望乡》电影其副产品给人以启示：明治维新前期在东南亚的南洋姐是官办的。当日本经济发展了，他们也觉得派妓女出国赚外汇不光彩，便下令妓院强行关闭。

南洋姐，妓女一代人的牺牲，为日本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发人深省！

4) 韩朝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差去朝鲜，帮他们改建电视台。回来的同事介绍情况，朝鲜现在与我们文革前差不多，甚至更糟。最后一位总结说：“咱们这里如果谁对政府对领导不满的话，把他送到朝鲜去回来什么意见也没有了。”

但是我们如何应对如下的考问？

抗美援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其侵犯，派出志愿军于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赴朝进行的战争。如何评价这场战争？

假如哪天朝鲜也改革开放了，他们会不会如下反省：“当年如果不是你们抗美援朝，我们就会被南韩或者美国，或者联合国打败，那么我们也早就和现在的韩国一样繁荣，并溶入世界大家庭，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贫穷与愚昧了。你们说这个账该怎么倒？”

9、垃圾的概念

女儿把一条毛巾扔到了垃圾桶里，我眼睁睁地看着这条毛巾，好好的，怎么就不要了呢？禁不住问了一句。

“颜色退了，不好看了。”女儿不耐烦地甩话，

我愣愣地看着垃圾桶，哇，还有杂志、衣服、布娃娃等等。我愤怒了，从中捡起那条毛巾和一个镜框，一边擦洗，一边嘟囔。

以后的日子里，她不断地偷偷往外扔，我不断地悄悄往回捡。没多久我已经攒了一大包。这些东西怎么办？放哪儿？给谁？当我去扔我看作垃圾的东西时，看到公用的大垃圾桶里所谓的废物已经堆成了山。

垃圾——脏土或扔掉的破烂东西。这是新华字典的注解。

和朋友讨论起这个问题，有人说：

“你太过时了，这个世界变了。你还想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现在不时髦，不喜欢的东西就是垃圾，就连花瓶、壁画、家具也可以不时地更新换代。”

“这不是浪费资源吗？浪费是最大的犯罪！”

“哈哈，什么年代了！二十一世纪发展是硬道理。有扔，就有买，就有卖，就有产。高产垃圾就是促进消费，增加就业。这是扩大内需新概念，懂不懂？”

“怪不得现在家家扔衣服、饭菜、书籍、家俱、电器；政府不断地翻修、粉刷、拆装、搬运……”

人类在制造方面不断创新：电脑、手机、隐形机、飞船……但是在大自然面前却越来越短视。无穷尽地榨取、破坏、摧残……而且理论上也在亦步亦趋地倒退，社会精英也不例外。

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观点是人类的动物本能的极度发挥，已构成了犯罪。

有时很烦恼，心情也不太好，小诗聊以自慰：

阿 Q 大叔

要健康还是尊严？
毫无疑问——尊严。
尊严保不住怎么办？
愁愁愁！难难难！
思绪万千，
最后求助了阿 Q 大叔，
放弃了尊严，
选择了苟延残喘！

这是一段在外地的经历。

在厅内受到不礼貌的待遇，饭没吃便回到了自己房间。

但是衣服丢在厅里了。我这里很冷，去不去取？

不！不愿意见到他们，不想给他们道歉的机会。

这是健康与尊严的选择。

扛着，扛着，终于病倒了，高烧。

他们来了，送来了粥和药。

怎么办？

放弃了尊严，没有选择绝食拒药。

内心的悲苦远远大于病痛。

我为我的苟且，求助了阿 Q 大叔。

关于诗的思考：

以上的片段，最初只写了小诗，情不自禁又把背景续上。当发到网上时思前想后，是选诗还是选续文？……

期盼寂寞

往事纷纷扰扰，
记忆显得如此拌脚。
过去的，
管它是坏是好，
不必再被缠绕。

无奈，
命运很无聊，
时空也会与你开玩笑。
苦恼。

寂寞是天上的鸟，
看得见，摸不着，
从来不到我这里做巢。

如果期盼有效，
我将压上分分秒秒。



三、曾经的岁月

1、喜儿——死儿

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被推迟一年毕业分配，虽然分到北京某工厂，却要到山东寿光炮兵农场报到，在那里进行劳动锻炼，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这里集中了清华、北大、北工大、北京外贸学院、哈军工等十几个院校的一百多位学生。

我们住的营房里没有桌子，床是上下两层大连铺。一天干完活，晚饭后，各自干着自己的事，有的写信，有的缝衣服。不一会，学生连连长和指导员来到营房，对大家说：“今天晚上山东农民话剧团来演出《白毛女》，大家准备去看演出吧。”

同学们习惯地放下自己手里的活，准备出发。我坐在上铺对着下边站着的首长说：“连长、指导员，我想请示一下。”

“你说吧。”连长说。

“《白毛女》无论是电影、话剧、歌剧，还是芭蕾舞，我在北京都看过好多遍了，这次是不是可以不去。如果可以，我就不去了，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如果不可以，那我就去。”

全排的人都停下来，一动不动，静候着首长回答；连长、指导员半天没说话，这十几平方米的营房里凝固了十几秒钟。突然，北京外贸学院的张华站了起来，说：

“连长，指导员，我觉得应该去看演出。样板戏是最好的教材，看一次受一次教育，尤其是贫下中农的演出更应该去看。为什么我们大学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什么不去看样板戏，而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想解放军战士绝不会这样，

这正说明我们应该接受再教育。”

她刚说完，连长便说：“大家准备集合，去看演出。”指导员跟着说：“大家要向张华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

同学们一声不吭，提起小马扎儿，乖乖地走出营房。我二话没有，下床，穿鞋，跟着去排队。

我们列队走了半个多小时来到演出现场，刚坐定演出就开始了，不一会下起了小雨。大家看看指导员、连长、排长，腰板儿挺得直直的，头发湿了，脸上滴了水点儿都不擦一下。我们私下交头接耳，看来即便是倾盆大雨也得看下去了。

演员满口山东话，根本听不懂。不过有一个台词不但听懂了，还引出笑话。大春一出场便冲着喜儿叫了一声，“死——儿！”台下学生们“呵呵”直笑。开始还有人说：“别笑了，影响不好。”但是后来不但笑声不断，而且有时不等演员开口，台下便像提台词儿一样抢先说：“死——儿，死——儿！”

演出终于结束。个个淋得湿露露的，排着队，踏着泥泞的路，回到了学生连营房。队伍一散，其他排的好几个男生，挤着嗓子尖尖地叫着：“死——儿，死——儿！”随之笑声一片。

黑暗中，密密的细雨下，100多名的学生连里，“死——儿，死——儿！”此起彼伏。

看看张华，什么表情也没有。

想想喜儿，一定非常不好受。





山东炮兵农场女生排，张华也在其中

2、一位不同寻常的政委

刚到农场的第一次排里开会，解放军排长让每人讲讲来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的活思想。全排十八个人，大家讲得千篇一律，都是说开始通知来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想不开，自己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学了四、五、六年，毕业了总该有个对口的工作，……怎么也没想到会来农场种水稻。后来听了毛主席发表的知识分子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后，想通了——然后就是一通表决心。

我始终一言不发，最后排长点名让我也讲讲。

我说：“您是否让我也和她们一样表个态？”

“不是，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

“那好，我刚一听说毕业后要来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很高兴，因为从小就对解放军非常崇敬，可是始终也没能参上军。现在好了，到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就等于从军了！这辈子也算当上了兵，这好事做梦都没想到。

不过说老实话，我也有点不满意，因为是来山东炮兵农场。山东离北京大近了，如果能到新疆或者内蒙军区就好了。”

我说完排长讲了好一阵子话，总之是说我不说老实话，我也没认真听。这种会开过多少年了，总是一个模式。文化大革命，革的就是文化的命。大学毕业就成了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没完没了地检讨，有啥意思，我都沒情绪了。而且我並沒有说谎，反倒有看破红尘的感觉。我不仅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不入流的言行，在连排级的领导中得到的是不信认，而在团级领导那里却恰恰相反。当年的团政委后来见到我时，很轻松地提到此事，说完还直笑。而且我每次去团里，这位政委都对我很好，还主动送我《参考消息》，当年那可是只有上层领导干部才能看到的内部刊物啊。为什么是这样？

一天见到政委，他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小个子，跳舞还总是钻到最后边去了。”

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注意到这点，抬头看着他，想不出他下边会说什么。

他笑嘻嘻地说：“你竟偷工減料。人家转三圈，到你那儿，就转一圈了事。哈哈！”

当年忠字舞，也就是比比划划。的确我跳时有点对付，竟被政委发觉了，可是他不批评我。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想文革进行到这步天地，不仅在校师生，即便部队的首长也都是“双面人”了，这是文革的特别景观。

3、板报投稿

在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时主要是种水稻，完成从插秧、间苗、除草、打稗子、收割、脱粒、扬场、入库的全过程。我们曾穿着棉衣，光着脚下水田插秧。没有农活时就挖水库，修渠、筑坝。

说是认命也好，说是觉悟不够也行，我始终是比较积极乐观的。干起活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反正磨磨蹭蹭也得用那么多时间，而且在农场吃的特别好，顿顿饭有肉；另外上学时哪有工夫锻炼身体呀。

当年经常开会，听首长做报告，总是从国际，到国内，到连队。有时还有人监视，必须专心致志地听。不知道是否有同学和首长发现，虽然看起来我非常专注，而且还边听边记，其实每次报告会我都只用一支耳朵，而脑子在构思写诗。一来写诗很好玩儿，二来是为农场连队黑板报投稿。以下是我的部分稿件。

耕 田

我为秧苗铺暖床，纵横齐埂行对行。

祖国大地任我划，高山低头水改航。

筑 霸

西风横斜兮，地转寒。

弥河扬扬兮，南北穿。

我谓弥河兮，不要这狂。

拦腰筑霸兮，人定胜天。

修坝

寒霜复盖万倾田，
宏歌唱彻九霄天。
谁在那里舞蹁跹？
学生连，
挥锹大闹盐碱滩。
将士一百冲上前，
锹镐飞舞地沉陷。
感动天宫众神仙，
齐下凡，
壩起库成转眼间。



稻田

风吹雨落路难行，
为何师出脚不停？
稻穗点头迎，
我俩双知情。

山东炮兵农场



山东炮兵农场官兵

八月十五夜战

轰隆轰隆机不停，嫦娥醉睡梦不醒。
奈何赶十五？莫非衣不足。
笑嫦娥，酒意浓，人间仙界分不清。
当今还说旧日语，打稻场上找织女。



4、彩电会战

1972. 12. 24

夜间一烛灯，
光射万里程。
揭幕闻知晓，
电视披彩红。

5、大庆 1980 年

车行千里速，
油井排排树。
白云微微漫，
蓝天身上抚。
清风掠心胸，
思住魂悠悠。



四、外边的世界

小时候听说 15 年赶超英国，很是纳闷儿，苏联老大哥，中国世界老二呀。而英美都是万恶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那里的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什么还要赶超他们？

1972 尼克松访华。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互访。开始期盼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情况。直到后来在维也那，以及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头脑才开窍。

现在翻出当年在奥地利以及在美国的日记，发表的话，今天的年青人看到会觉得那是史前传说。

再过些年将是什么样？原来地球是会正转反转的呀！
日记翻过去了，留几张照片玩味吧。

1、几进捷克斯勒伐克（1989 年）

从维也纳驱车到了斯勒伐克，没想到犹如进入一个空城。没有车，没有人，连狗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鬼子进村了？纳粹又来了？我们的车停了好几次，找不到人间。好奇心使我们不想马上返回，在城里兜了几个圈子，终于看见几个年青人。经询问原来他们也是当地的老外，刚刚获悉那天是斯勒伐克国庆节，人们都旅游去了。倾城而出，这是什么习俗？这是怎样一个民族？对比我们在国内的国庆节，三天假日，一天洗漱，一天购物，一天访友。捷克斯勒伐克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的脑子随着车子兜了一圈儿回来了。

后来又去斯勒伐克。原来这是一个非常繁荣，生机勃勃的城市，而且物美价廉。我因不慎，把装有几百元先令的手

包丢了。心想肯定找不回来了。因为在捷克，奥地利先令如同美钞在中国。可是在我们取车时，停车场的管理人员交还给了我。想多交些存车费，他们说什么也不收。现在搞不清楚这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品质了。

捷克首都布拉格是个建筑精美，艺术色彩浓厚地城市。而且感觉捷克建筑比奥地利的考究，基础更坚固，造型更多样，只是显得陈旧些，古老些；而奥地利更绿、更清洁。这是因为奥地利不断地翻修、粉刷；而捷克多还保持原状。

总统府门前警卫身高近两米，英俊、威武，他有个重要职责是与游人合影，来一个吧。

在去捷克边境的某个城市游玩时，参观了一个王子的私人收藏展，大多是猎物标本，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动物世界。那些虽死尤生的珍禽猛兽，或挂在墙上，或坐落在墙角下。我在想人类和动物关系的历史是怎样走过？





孔雀在等我开屏

2、维也纳

一天，在维也纳斯蒂芬教堂听了一个上午音乐，走出来看到罗马尼亚学生仍然在边唱边摇蜡烛，我们走走，看看，听听，停停。下午看电视，今天除了教堂的仪式外，全是向罗马尼亚电话捐款。捐款人地址，钱数，电视上一一写出，从早到晚。捐得太多，摄象机摇的太快，看不清数字。连续了三天。

新闻节目里播出奥地利向罗马尼亚接连不断地运送药物和衣食用品。还看到奥地利和罗马尼亚两国人民隔着多瑙河，遥相呼应，并有渡船往返运人。那欢乐的气氛，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似乎世界大同了。

转天我们去捷克，过境时看到捷克与奥地利边境上捷克那边的铁丝网刚刚拆除，便问奥地利的人这边什么时候拆，

听者哈哈大笑说，奥地利根本就没设，拆什么除。和柏林墙一样单边现象。

那天看电视录相，罗马尼亚齐氏夫妇被从坦克中揪出来受审枪决。第二天早 7：30 打开电视机，想看看新闻怎么播出，万万没想到头版头条却是北京天安门 4 月 22 日的镜头。以后是 4 月 X 日、5 月 X 日、6 月 4 日、6 月 X 日，直到完。其它什么也没播放。因为是德语，听不懂。我想他们一定是把中国与罗马尼亚国相提并论了，他们平时总是说：要么天安门方式，要么柏林墙方式。

这一天守了一天的电视机，除了天安门还播放了从齐氏夫妇家搜出来的手饰、存折之类的东西。据说他在国外存有十多亿美元的存款。真不明白他们不缺吃，不少穿，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大概中国领导人不会在国外存美元吧。



从莫斯科到北京火车上遇到的罗马尼亚姑娘

关于国内的学潮这里家喻户晓，有时也被问到，没法和他们讲明白。这里的中国留学生游行支持北京学生，用德文和中文写着“自由”“民主”等条幅。奥地利的学生也到中国大使馆去请愿，让中国政府对中国学生手下留情。

据说目前国内空气紧张，还播放了警察拍录相的镜头，他们说这是给中央“手掌”看的，为抓人做准备。抓的过来吗？我们还看到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由女神像，如果雕塑得精美些，忧伤些就更好了。几天内电视接续播出……。

为北京的学生、北京的市民感到担忧，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怎样？想像着、估量着、预言着——。期盼早些读到他们的声音。

我们回顾 1976 年的“四五”，以及 1919 年的“五四”。
1919—1989，七十年之久。



维也纳节日庆祝会后

维也纳森林

天，
是绿色的。
叶相交，枝相连。

地，
是脚下的路。
起伏盘旋，
红白黄兰。(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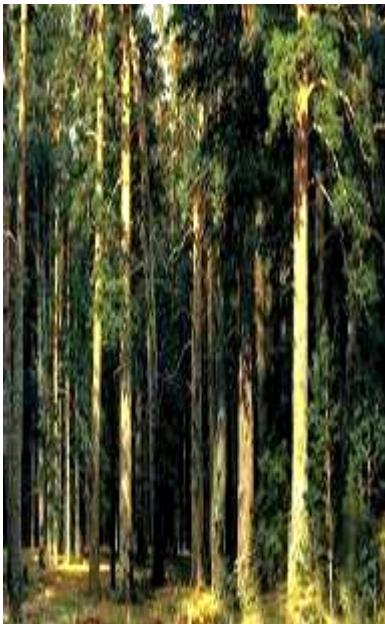
时间，
没有概念。
不问春夏秋冬，
今晨明晚。

太阳，
星星点点，
曲曲弯弯。
或隐或现。

音乐，
穿越绿叶枝杆，
音符在飞舞，
或聚或散。

历史，
是漫长的。
过去与未来，
人与自然。

注：红白黄兰是指森林里路旁树干上的指路标记。



我朗诵完《维也纳森林》的诗，
人们都走了，他们说：“天明明是
蓝色的，怎么可能 是绿色的呢？”



3、北京到芝加哥

2002年4月10日下午4:35乘北京开往芝加哥的飞机，与坐在旁边的一位年青人攀谈起来。他是巴西华裔，生在台湾，9岁去了巴西，父母妻儿都在巴西。

他说台湾：前些年经济较好，现在不行了。没有信念，没有归宿感。美国是爷爷，日本是爹爹，中不中，洋不洋。

他说美国：没有亲情；只认官、钱。不安全。

他说大陆：变化非常大，四年甚至四个月变化都很惊人。大陆的传统文化保存比较好，人人爱国，不爱政府。

他来大陆强烈地想寻根，想了解中国的历史。他手里拿着《中国上下五千年》上卷，想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我劝他不要上下五千年，就当下吧，他不接茬儿，手中的书一直不放。当聊起巴西足球，来劲了，这才放下了《五千年》。

他说，在国外问他哪国人时，他总是回答是中国人。又问哪个中国？他很不自在，非常希望大陆和台湾统一。

当谈到《两极之旅》途经巴西时的情景时，他告诉我两极之旅的人员入境巴西后，他父亲接待他们。

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凡是飞机上有人遇到困难，他都会主动帮助，态度非常谦和。我问他：“是你的家庭还是你的巴西国家教育使你如此的宽厚？”他说两者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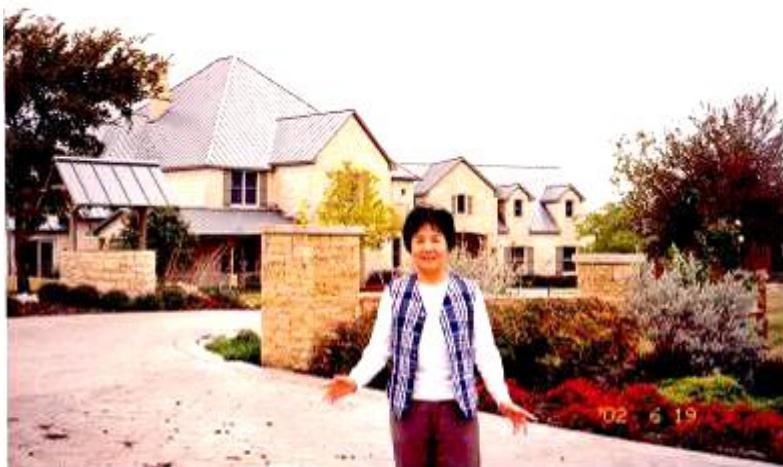
真是一个好年青，我提醒他大陆并不是他想像得那么好，深层次的他看不到。我们互留了电话、邮箱、地址。我答应把自家编写的《我们的家》送他一本，他非常高兴。

谈笑中，我把写好的遗嘱给他看，然后说：万一飞机出

事，我死的可能性比他大，果真如此，别急忙把我尸体火化，要尽快送到医学单位解剖做研究标本之用，他很惊愕。我告诉他，在大陆想尸体捐献比因病获取器官还难。我的一位好友生前为办捐尸手续百受挫折，还是没办下来。我又不无玩笑的对他说：“我想发布一个世界宣言：哪个国家遗体捐献手续最简单，我死后就捐给那个国家。”

在飞机上过了一夜，等于没过。13 小时后到达美国芝加哥仍然是下午 4: 35。正如相对论所说太空人少（四声），多活了半天，一天。体验了地球、太阳与人的游戏。我对巴西青年说：感觉我们似乎相识多年，而时钟上一分钟也没有。嘿嘿。

4、美国



住在朋友家，从外边看像是乡下，进去你就成土豪了。

九一一祭 向 911 死难者包括架机的飞行员致哀！

我在空中飞翔，
蓝天为我歌唱。
飞机，我的翅膀，
今天长在我的臂上。
飞呀——飞，目标正前方。
抱歉，身后的乘客，
对不起，世贸大厦里的客商，
你们成了我的陪葬。
不，这也是你们的崇尚。
我们同样，心怀共同理想，
为世界的公平与正义，一起上天堂。



在美国参加活动

思乡

早晨，

打开窗，

迎接东方升起的太阳，
而你却已进入梦乡。

傍晚，

关上窗，

告别西下的太阳，
而你却刚刚起床。

我想有个针，

又尖又长。

从地球的头，

穿到地球的尾。

在我的白天

给你的黑夜，

送一点点小亮。

在我的夜晚

从你的白昼，

偷一丝丝微光。

我想有个针

又尖又长。

.....



与两个美国大汉合影

(注：2002 年在美国居住一年，其间传给国内朋友的邮件)

途中

乘飞机

蓝天是幕布。白云变魔术，
忽隐忽现，时密时疏。
突然 MH370 闯入，
白云在想：这块“云”怎么这么丑！

搭火车

甲：火车一开动，便有进入时间隧道的感觉。
很兴奋，向前进，有使命感。
乙：火车一开动，便有进入人生隧道的感觉。
生命在倒退，宿命，无奈，快到了尽头。
(甲，年青人，顺火车前进方向；乙，老者，逆向。)

汽车

说走就走，我做主，
代价是耗油与车库。
选择放弃
还是拥有？

骑自行车

- 1 随意快慢，
前后左右。
- 2 大下坡，爽！
- 3 那叫自由！



五、几位先辈

1、王若水

一 第一次见到王若水

1995年秋孙蓬一去世，在八宝山公墓遗体告别，来了很多人，有文革中支持他的，也有反对过他的，孙蓬一的生前好友络绎不绝。出乎意料王若水也来了，许多人围着他问长问短，大家知道他身体不好，关照他不要太劳累。

王若水，尽人皆知。他写的关于《桌子的哲学》早年得到毛主席的称赞，但在文革中由于他给毛主席的信，得罪了“四人邦”以及毛。

看他访美回国后写的文章深刻而有趣，尤其是对美国人的幽默很好奇。并从此开始思考这个被我们一直视为万恶的、腐朽的、垂死的美帝国主义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此外他与冯媛的婚姻，感觉就像是海外奇谈。

二 送材料

孙蓬一夫人柴树园对我说王若水想要些材料。因为孙蓬一生前多年被批判、挨整、抄家、关押，有些书籍、资料曾存放在我这里。不知道王若水要哪方面的，我提了一部分去他家，让他自己挑选。

王若水家在人民日报社内，进了报社要走很长的路。他住在5层楼上，一进屋感觉他家到处都是书。另外厕所里的水管子不只一处漏水。傍晚冯媛回来，一定留我共进晚餐。饭桌就放在狭窄的门厅。没想到原《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

国际知名学者的住房竟是如此！

三 为聂元梓回忆录写序

聂元梓用几年时间写了近 40 万字的回忆录。考虑再三，准备送王若水看看，并希望他给写序。当时王若水很忙，手头有好几个题目要做，不过还是同意先看看稿子。并且因为聂元梓已近八十，他便专程到聂元梓处取原稿，序言写完又亲自送还。

两周以后，王若水告诉聂元梓，其中有四个字需要更改。



聂元梓与王若水、吴范军

四 毛泽东的评价问题

在给王若水送材料时谈起文革，他送我一份他写的《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当时我草草看过便立即表态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说得很强烈，用词也很不讲究。而王若水并没有生气，只是说可以各持己见，而且始终态度很温和。

原《人民日报》理论组胡志仁知道此事后十分气愤，严厉责怪我没大没小，说：“你有多少见识？只是大、小字报上了解点事儿，再就是听些小道消息。而王若水是他个人的切身体会；并且就其阅历、资质、理论水平以及作学问的严谨态度，王若水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其实不用胡志仁说，

我自己回来仔细看过文章后，已经十分后悔自己的莽撞。我给王若水写了封信认错。

王老师：您好！寄去我的第一篇文章：《毛泽东的野心》。这表明我已经投降。您经历了几十年痛苦转变过程，我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光就投诚了，这是因为您的说服力太强！

我想，您一定觉得好笑，一个如此孤陋寡闻，无知幼稚卖火柴的小女孩儿，或者说是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居然和我讨论起毛泽东的功过问题！我为自己的冒失感到十分内疚，但同时也感到兴奋，因为没有这种天真无邪，绝不会有如此地唐突。唯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这样不礼貌地打搅会对您健康不利。那天我见到您时，一点没有您生病的感觉，而且似乎您精力很充沛，所以才会这么地疏忽。请您宽大为怀，我会去您府上负荆请罪。谢谢。再见！

不久我去他家。感觉王若水一点也没在意，我便不知深浅地把自己写的些东西给他看。后来他说对于描写性的小说没有时间仔细看，不过他和冯媛都看了我写的杂文《母亲节》，说写得不错。我非常感动。因为那篇文章是与政治、哲学、文革毫无关系的个人生活体验。

在重提文革时我依然坦白我对毛泽东的看法与他不同的原因，我说希望人们在批判毛泽东时，以一个悲剧人物笔法去写。王若水说：“不是那么简单，悲剧人物不能概括毛泽东。”接着又说：“周恩来才是悲剧人物。”他还提到现在国外把周总理写得很坏是错误的。

后来他给我看了他写的《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我边看边流泪。因为在事发当年，孙蓬一生前就和我议论过，

认为王若水太书生气。他给毛泽东的信客观上等于告了周恩来的状，因为毛泽东肯定是支持文革派的，而王若水本意恰恰相反。王若水为给周总理带来的不利而深感歉意，并以一个亲历者不厌其烦地讲述，写出事情的原委，其详细程度，谈话语气都能把人带到那个年代，其态度诚恳令人感动。

1999年《百年潮》杂志上刊登了他题为《辨证法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文章。看后我给他去电话说：“看了此文才感觉到您的工作量。”接着我又不识时务或者不无调侃地提到：“毛泽东早年说过，现在理论文章太少，希望能够看到好的理论作品。不知道毛泽东在世的话，看了您的这篇文章将是如何的评价。嘻嘻。！”我这么说，王若水竟一点也不介意。而且他告诉我《百年潮》是从香港某杂志上节选的。后来，他把他的那篇文章的全文打印了一份给我。

五 未成行的博导

王若水身患癌症，多次做手术。但是看上去精神很好，每次他都一直把我送到报社门口。谈到他的病他总是轻描淡写，不过似乎心中有数。他说：“死倒不怕，只是许多要写的文章没有写完。”我也不知深浅地说：“那就抓紧时间写或找个助手吧。”他说：“要看许多书还要查资料，时间太紧迫。”他经常自己从城东金台路，跑到城西国家图书馆去借书或查阅资料。为了真正把马克思、恩克斯的著作搞清楚，还要自学德文，因为他觉得目前国内许多翻译是从德文翻译成英文或俄文，再译成中文的，其中有许多走了样。他是在不断地提取自己生命中的内存，争取在生命结束前榨干。

为此我提出一个建议，即给他招募博士生，他做博导。

这样可以让他的博士生帮他收集材料、翻译文章、协助写作。他说：“现在都不让我进大学讲课，还谈什么博导！”我说是没有名分、没有文凭的博士与博导。而且我找的这位“博士生”是治学严谨、为人正派、基础扎实的北京大学教师印红标。王若水看过他的文章，表示同意。但是终因阴差阳错没能成行。假如这件事早些年着手的话，王若水生前会有更多的作品问世，而且他活得也会轻松些，为此大家都很惋惜。

王若水走了，从第一次见到他以及以后的每次见面就知道他快要走了。在他真的走了以后，人们感到的伤痛是巨大的。他带着沉重的思考、待解的课题、深深地遗憾走了。中国失去了一位有真才实学、可亲可敬的理论家。

2、孙篷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从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回来，转天就去了北大。从西南便门进去走到38楼一带。怎么搞的，到处都是孙篷一的大字报，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赌棍、跳樑小丑、现行反革命……几乎什么罪名都有。

很是诧异，没心思看内容，想不到两年以后的校园是这个样子。此时恰巧孙篷一迎面走来，不知道是不是该躲开，他却大大方方走近握着我的手，没说两句就对着大字报大骂，气愤异常。我也大声说：“两派又打起来了呀？”我的弦外之音是：我认为和我握手的这个人不是像大字报中所写的那样是什么反革命，大字报的内容只是派性

所至，是对立面造谣污蔑，胡乱上纲。这样一来即便有人看到我们，也不会说我与反革命划不清界线。后来他邀我转天去另一位哲学系高老师家，从此与孙联系未断。

一天一位亲戚拄着拐来我宿舍，右脚几乎不能着地，在他们那里治了一个多星期不见好。恰好孙篷一也在，他看了看，摸了摸，然后让这位伤者坐在床上，把他上身与床框紧紧绑在一起。让我用力拉他的腿，我拼命地拉，就要顶不住时，只见老孙挥手“拍”的一下朝他膝盖打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伤者大叫一声，接着老孙让他下地。很奇妙，他站直走了起来。原来孙篷一曾学过医，在朝鲜参加志愿军时是外科大夫。

文革前孙篷一曾为哲学系本科四、五年级开设的自然辩证法课程参加讲课。

文革中，孙篷一曾因写一张要求抓“516”的大字报而被迟群等人诬为“向工



后排左三孙篷一

军宣传队进攻”，多次在全校大会上批斗，曾发配到江西“劳改”，直到在劳改中摔伤腰部，又患了冠心病后才允许回家。

从此几乎与外界失去联系，多年来过着屈辱、愤懑的生活。

逮捕孙篷一那天在家搜索时，三年级小孩子都不放过，要搜他的书包，孙篷一的儿子小继马上把自己书包倒过来用力地抖落，书、纸、笔撒落了一地，然后他又把书包再翻过来，往地上一扔。甩了一句：“你们搜吧。”转身就走了。

“四人邦”倒台孙篷一欢喜若狂，对国家未来充满希望。一次在郑仲宾家，孙篷一慷慨激昂地称赞小平，并想见邓。我插了一句：“邓不会原谅你，你将是自投罗网。”他当时痛斥我以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估量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断言邓绝不会像我说那么没有胸怀。还说即使那样他宁愿为党国牺牲自己前途。

后来的事实被言中，他被关进监狱，发配到内地，曾与老蒯，李东民、魏金生等关在一起，他们之间互传小纸条。其中一个小纸条写到：

特此向人民，向人大，向人大常委会郑重提出如下建议：

一、由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在天安门事件中镇压人民，践踏宪法的罪魁及主要凶手；

二、将四月五日定为中国人民的“民主节”；

三、命名天安门广场为“人民广场”。将任何个人纪念堂迁至石景山或其它……

另一张：

一、今天下午，大夫进屋跟你谈，“四眼”一直在门外屏气偷听，不知道你察觉否？不过，他并没听出什么毛病来，你承认你骂了他，说得理直气壮，他大气也没吭一声，大概也怕再吵起来。



孙蓬一的姐姐去看他时把他悄悄带了出来。之后，就进了精神病医院。

前年孙蓬一的夫人来我家谈到孙蓬一去世后，任继愈先生为接济家里，曾经每年给她寄钱多年。还常去电话询问家里情况，总是说有什么困难不要客气，他会全力帮助。

1970 年 10 月 20

日孙蓬一于灯下的
一首诗：22 日离京

和一首
扑不灭，
星火燎原焰更烈。
焰更烈，
北国燃点，
江南暖夜。
历史无私面如铁，
人妖谁属定裁决。
定裁决，



朝阳在胸，
不齿冰雪。

许多人希望能多了解些关于老孙的事情，以下是孙蓬一被捕入狱后，其夫人柴大姐准备上诉写的草稿的一部分。

我和孙蓬一是战争年代认识的，我对他在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是比较了解的。

他在文革中是犯有错误，接受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是在今天打倒了四人帮，五届人大开过以后，竟然如此践踏法律，这种手段处理问题我是有意见的。

四月三日派刘泽元等人来我家说校领导接他去谈话，我们满心高兴，以为终于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但是去了以后，根本不找老孙谈，而是立即宣布对其隔离审查，虽之在四月八日开全校批斗大会，四月二十日逮捕入狱。

试问就算有罪，为什么用这种极不正派的手段？为什么把人骗走？为什么四月五日不敢当面讲是回校隔离审查？为什么到校以后，校领导一次也不找谈话？为什么不做工作？为什么不听广大革命师生的意见？为什么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开大会斗争，就逮人？如果一开始就这样无视党纪国法，那么新党章，新宪法又有何价值？

学校的批斗大会，有些人公开造谣，诬陷，校园里大字报寥寥无几，在这样的基础上处置，这样做置北大革命群众于何地位？

请问孙蓬一有何罪以至逮捕？

一曰反邓。那是在六七年曾贴过邓副主席一张大字报，但是这应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遵循毛主席的旨意：“现在刘少奇的大字报很多，邓小平的却很少。”而写出的。但是自 75 年邓小平恢复工全以来，他一直是坚决拥护的。76 年在两项决议发表后，迟群派人去逼他表态反邓，他义正言辞，毅然拒绝。难道能不顾 76 年的事实而只算 67 年的账吗？

二曰反总理。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他从始至终对总理没有一言一行的损伤，更谈不上反对！恰恰相反他正因为捍卫周总理才被四人帮的爪牙迟群审查，整治达八年之久。文化大革命中，每次反总理潮流泛滥时，他都有公开表态，保总理，这一点有据可查。为什么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呢？

三曰反老帅。这一点不用多说，只要翻一翻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看看他们是如何说我们是二月逆流派是老保的就可以了。而且我想李先念、余秋里同志，以及在世的陈毅同志、李富春同志的家属都可以做证我们是保他们的。

四曰帮派体系。试问有证据吗？如果说运动初期是跟文革小组的话，而文革小组是帮派体系，而孙也是帮体系的话，那么就等于说一开始就要人辨别出文革小组全是坏人，这是坏人领导的一次运动。试问这样的人有几个？

如果说因为孙说过我们一向是江青、伯达派，而说他是帮派体系的人的话，那么对于江青也说过孙是坏人，又做何解释呢？当时孙说那话是有针对性的，是指仍在文革中甚为得势的康生、王关戚而言的。

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认识问题有个过程。对王关戚认识是有个过程的。运动初期，当然对他们是相信的，

拥护的，但发现他们并非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怀疑，开始反对。对江青的认识也是有个过程，她不仅是文革小组副组长，不是在一开始，也不是在以后的一两年内，而是在69、70年后逐渐认识她的面目的。而且江青对他不仅早就说过他是坏人，江青的爪牙迟群一类人就一直整他，他在迟群组织的批判大会上公开反抗。迟群要给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不给恢复组织。

孙一直不敢公开姓名，不敢与人来往，恐怕连累别人，过着非人非畜的生活达八年之久，这是帮派体系吗？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无比喜悦，以一种第二次解放的，充满希望的心情，接连来到天安门广场与全市人民欢庆。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新的工作组，但万万没想到却将手铐加于他。

五日打砸抢。这个问题要全面地看历史地看，当时学校两派组织各持队伍、武斗队各有伤亡。当然孙作为一派组织的头头，不能及时制止武斗，没能很好地教育本派的人不能体罪、打人，以至造成打伤人，打死人，这一点孙是有责任的，他也为此感到十分难过，也曾做过多次检查，每提到此事他都难以下饭，难以入睡。他说虽然其根源在于四人帮的阴谋，但就武斗死人一事，是他终身的内伤。

至于说他参与冲中南海，说这话的人栽赃陷害也太没水准了。那些天，孙在家重病吐血。……

以下是老孙在狱中时，柴大姐给他的信。

亲爱的篷一：

你4月16日的明信片，我5月12日收到的。

你一定因为我没有给你送去稿纸、信封、邮票、拖鞋等而烦恼。你错怪我了，不是妻子不让你申诉，不让你学习，我几次送去都被退回，告诉我：“狱中不收这些东西！”我又奈何？

我们都是人民和党教育成长起来的娃娃兵，我们永远要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你经常教导我和孩子的话。

在粉碎四人邦以后的今天，我们党的任务更加繁重，有多少国内外大事要做啊！可能一时还顾不上你，我们个人受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好好学习吧！总结教训。相信群众相信党，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掌权，一切问题都会搞清楚的，都会得到公正的处理。我们党的政策是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望夫莫气莫心烦，不是妻子不相怜！

妻知你的脚癖重，奈何狱规不容宽。

稿纸信封都退回，邮票也不留半片。

饮水欲见牛郎面，隔水容易隔墙难。

妻 1979年5月17日夜

下面是当年铁杆拥护孙的战斗队头头给孙夫人的信。
尊敬的柴大姐：

首先我向你致以最诚挚，最衷心的问候。老孙是无罪的。他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对四人帮深刻仇恨、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衷心拥护，对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衷心爱戴，凡是一切了解他的人，都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是站不住脚的。要

相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定能最终解决老孙冤案的。

你的不幸也是一切革命者的不幸。值此之际，我希望你更勇敢，更坚强！小继要努力学习，要做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的好学生，好孩子。长大了要做一个像爸爸那样的革命者，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如果条件允许，我将为老孙辩护。

见到老孙时，请一定代我问候。致
敬礼

建华

谁胆敢扣留我这封信，谁就是害怕真理的胆小鬼，谁就是公然侵犯宪法的鼠窃狗偷之辈！

听听聂元梓讲孙篷一：

文革中几乎全北京市的对立面不仅骂我，而且经常把孙篷一也给捎上，称作聂孙之流。

孙篷一是烈士子弟。父母早年参加革命，十三岁父亲被日本鬼子活埋，母亲被国民党杀害。这之后他随同姐姐参加革命，南征北战。解放初参加抗美援朝，因受伤回国，后来就读北大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孙篷一有很多优点：敏锐、率真、敢做敢为，人称“孙大炮”。过去我对他太耿直、性子过急估计不足。其中一个原因是在1966年8月初毛主席大字报还没有发表之前，江青请我到她家吃饭，饭间她讲了许多刘少奇坏话，说王光美时，说些穿什么衣服啦，婆婆妈妈的。我从江青那里回来之后，把江青的话只跟孙篷一一个人说了说，而且叮嘱他千万别外传，后来确实孙没有对任何人讲。北大在反刘少奇问题上，

直到中央把刘抛出来之后才表的态。所以我以为孙篷一嘴还是挺严的。没想到 67 年 4 月的一天，我把自己在与上边接触过程中感觉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我称其为文革的隐患问题与几个人讲了之后，那天当晚，孙篷一就在大饭厅众人面前捅了出去。这等于把我们的观点，立场全盘托出。这在战略上犯了极大的错误，使我们非常被动。因此我很着急，马上派人到大饭厅，拉孙篷一下来。并连夜去复盖被孙煽动起来在全市贴出的打倒谢富治及其它文革人员的大标语、大字报。

这件事使我非常生气，从此任何机密的事不再跟孙篷一讲了。而且当时我脑子里曾经想过把孙换下来，免得他再捅漏子。不过后来我在想：孙的炮筒子性格在客观上潜在影响，也许是办了件好事，大好事。因为在那以前社会上上至领导阶层，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部队首长，下至普通老百姓，不仅仅是北大，而且是全北京市乃至全国许多人都对当时中央文革王关戚、康生、谢富治不满，个别的跳出来就当反革命抓了，而更多的埋在心里不敢说。当得知孙这么一说，可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从那以后，很多人找我们了解情况，发泄内心的不满，比如……。因此也团结了不少意见一致的人。可悲的是，孙篷一自己从那以后没有一天好日子过。我觉得孙篷一还是太单纯，甚至天真，有时也会偏激。还是没有把问题看透，对上边抱有幻想。比如 78 年本来斗我时，他只是陪斗。但是当场由于他态度太过激愤，结果他当时就也被抓了进去，判了十年，在监狱里吃了不少苦头，为别的犯人打抱不平，还蹲过死牢，哎呀那罪受得！才六十几岁就去世了，很不幸，太可惜了，至死也没能得到申诉。

3、聂元梓

一 六平米小屋

1985年春尹占河和刘蓓蓓夫妇来找我说：聂元梓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没地方住，身体又不好，也没有工资，看病还得自己花钱，怪可怜的，看有没有办法帮帮她。在这之前我与聂没有任何联系，对她印象也不好。不过心想人再坏，活还是应该活下去吧。便把我老师在东城区演乐胡同空着的6平米小屋门钥匙交给了他们，也没有多过问。

一天聂元梓拄着双拐，爬了四层楼来看我。对于那六平米小屋挺满意，一再表示感谢。她说目前第一是生存问题，感觉她活得很难。后来我让弟弟雅周有空去看看她，雅周对她一直很关照。

后来在一次记者采访时，我才又听到聂元梓说那个小屋：“文革的事，我实在是不想再说了。今天只说说我假释以后和上访的事吧。1986年我被假释，假释就是让我从监狱里走出，放逐到大地上。没有工资，没有住房，没有医疗单位。你们每个人试试，不试也设想一下如果现在把你们从你住的房子里搬出来，没有工作单位，你们怎么过？我先不讲了，你们想一会，我再接着说。

算了吧。你们是有工资的，不能不干活。我还是接着说吧。提醒一下，当年我66岁。柱着双拐。我是怎么活过来的？那艰辛就不说了。没有工资，就没有饭钱，没吃的还好说，

实在不行我还可以要饭活着。可是没有住处，一天 24 小时都难过。我总不能住到大街上去吧。怎么办呢？住亲戚家，朋友家，每个家庭都不是很宽裕，总不能长住下去。我曾在西直门一带住过。经常是在一个地方住着，发愁这里住不了的话，明天住哪能里去呢？不知道搬过多少次家，我那也不叫搬家，因为没有家，就我一个人，拿几件衣服，有个床睡下就行。走投无路的时候，原北大的学生刘蓓蓓和尹占河帮我找到一位北大同学，她中学老师的妈妈刚刚去世，在东单灯草胡同有一个 6 平米小平房，让我去住了。那个小屋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蜂窝煤炉子，一个人在里边都很难转得开。”

二 旧手表

雅周说聂元梓想做买卖。这怎么可能呢？当年秋天，一个军工厂要军转民，从山里来到北京办公司。一天雅周把聂元梓带来和这家工厂谈生意。工厂的人说就是想瞧瞧这老太太，和她谈什么生意呀。聂此时已不再拄拐。谈的过程中该工厂的人津津乐道地讲到，上海手表厂把收集到的上海手表集中起来摆

在马路上，
用轨道机轧
得粉碎，以
示下定决心
与过去决
裂，开始新
的篇章。军
工厂的人表



示他们也同有此心。

聂元梓与刘雅周

聂元梓听完后马上说：“这样做是错误的。为什么要轧碎？没有必要么，把手表发到农村去。不要以为农村都富了，偏远地区有许多还很贫困。发给农村小孩子，能用的用，不能用的就让他们去拆装，也是学习么。”

聂元梓的一席话令听者膛目结舌。她走后工厂的人说：“这老佛爷锐气不减当年。”

三 又起死回生一次

聂元梓从1968年8月经历了几十年的磨难，曾多次在完全无助的情况下，只是靠着对历史的崇尚与期盼而支撑着。她曾有过无数次的残废机会。她在监狱里下发过死亡通知书。在世人眼里以及心里她已经死亡，并永世不得翻身，多年前也确实有人在报刊上发布过她的死亡消息。

一天聂元梓摔了，摔得很重。大夫不让她下床，必须久卧。她在她姐姐聂元素家躺了很长时间，身体一天天衰弱。

突然一天，她想再不下床就下不来了。在翻身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她偷偷地小心翼翼地试着下地，试了几次，有一天终于下来了。从此每天下床一次，再上去。

后来下床后又大胆地迈出了一步，这之后就保持每天一步。……数月后，一天她下了楼，走出了家门，外边的人看到她时惊讶地喊：“啊，你还活着呐？！”

四 任老关心聂老

1998年冬飘着小雪，任继愈老先生拄着拐去看望聂元

梓。同年季羨林出版《牛棚杂忆》，该书受到中央首长，著名学者，社会精英地热捧。全书多处痛斥聂老佛爷。

这位聂爷见任老来了，便把对牛书的意见一股脑向任老倾诉。任老心平气和地鼓励她顽强地活下去，抓紧时间写东西，并教她不用润色，先写出事实来就好。

在以后十几年里，任老经常关心聂元梓，多方面帮助，每到新年都给她寄贺片，关心她的身体



任继愈先生

健康，鼓励她写东西。任老的鼓励增强了聂写回忆的决心。《聂元梓回忆录》出版后，给任老一本，任老看完以后，让她送一本给国家图书馆。

五 写回忆录

聂元梓回忆录出版以后，许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帮她？

其实最初我对聂没有好感，许多人包括我的家人、同事、朋友、同学以及当年和聂一起战斗过的人都对我说：别管她，她罪有应得。甚至有人说：她把你卖了你都不知道。

偶然一天去聂住处，看她怪可怜的帮一把，顺便聊聊。攀谈起来，感觉她不像传说中的洪水猛兽、野心家、阴谋家、乱世狂女、叱咤风云的人物，有些事另有内情。董光璧老师

曾提出让我帮她写回忆录，还列了题纲。为此我买了一个小录音机，可是当时她精力放在做买卖上，没心思写回忆录。后来涂光群、刘蓓蓓以及张老师出面帮助，她才认真起来。

在这过程中，没想到我还要为我的付出付费，即还得接济她的生活。当时她是三无老太太，所以经常还要给她带些小药、蔬菜、水果、锅、碗、瓢、盆儿，乃至桌、椅、板凳等。我曾几次想罢了，不过她讲的内容总是让人还想听下回分解。有时我会把她讲的转述给别人，一次与陈葆华老师聊起聂讲的一段往事，陈老师非常惊讶。她说：“原来是这样啊！当年她怎么没有跟我们说呀？”直到聂元梓回忆录出版，她们才见到面，两人哭得涕不成声。因为买不到聂的书，陈老师自己花钱复印了许多本送人。



1999年聂元梓来到北大东操场，文革风云起点，
也是她被斗、被扑的地方……

六 郑老师出的难题

一天郑仲兵老师来，他一开始就说想让聂元梓写忏悔录。啊？聂的回忆录费尽周折刚刚完成初稿，我正是觉得社会对她太不公正，误解太深，她受了太多的苦难与挫折；想让她把真相说出来，摘掉扣在她头上乌七八糟的帽子才帮她写回忆录的。郑老师却要她写什么忏悔录！他的这个提意把我以前为聂所做的工作全盘颠覆了。

研究文革的人很多，像郑老师这样全家遭受迫害，深知上下内情，有丰富理论知识储备，又不间断地倾听、调查、研究、思考，着实难得。

郑仲宾是大历史观，文革既然已经发生，不管它对与错，好与坏，其内容广泛、时间长久、形式奇特、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而且可以说是绝后的。文革中每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者。



郑仲宾帮聂元梓作口述历史

文革为什么会发动，为什么发动得起来？为什么搞成这个模样？难道不值得总结、思考、研究吗？特别是亲身参与者更应该回顾、反思、忏悔这个国家、民族为什么这样走过？不能只归结为四人或五人就一推了之，即便你当年是受害者。一味地喊冤叫屈，自己一惯正确，哪怕是真实的，但只停留在这个层面是没有意义的。

我和聂元梓重新开始思考并着手写续。

郑老师采访聂元梓时，开始所列问题：

1 你对文革的整体描述。

2 文革中的角色：领袖、领导、造反派、革命对象，分别起了什么作用？

3 你怎么认识派性？

4 人类正常的思维、判断、能力是怎样在运动中逐渐削弱或丧失的？

5 人际关系为什么那么尖锐、对立？

6 在革命精神的神圣旗帜下有没有个人私欲的滋生、膨胀和恶性泛滥？那些当事人当年内心是否有自觉意识？

7 对立双方尊奉的是同样的主义，朝拜的是同一座神像，使用的是同一套语言，为什么在具体问题上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8 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年龄差异、情感关系、性格特点对运动中思想观点、行为方式有多大影响？起源是热爱，情绪是仇恨，手段是攻击，，目标是神圣，过程是喧嚣，结果是惨烈。这个链条是怎样形成的？

10 基本的道德底线，人性基础怎样崩溃的？

11 文革的情绪、文革的因素、文革的认知在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中还有留存，有什么切身感受？

12 如何看待如今的“淡化文革”？

13 你最想对子孙后代说的是什么？

14 历史能够回放，你会怎么做？

15 如何看中国的现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



胡宗式与聂元梓聊起当年动态组

附录

聂元梓琐事 (本文发表于 2001 年)

一 收到自己的死讯

2000 年 9 月 30 日《今晚报》转载《解放日报》题为《文革学生领袖今昔》的文章。首先出场的是“聂元梓：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此栏最后一句话是：“不久前，聂元梓结束了她 73 岁的一生。”很遗憾，这句话是错误的，聂元梓至今仍然健在，现年 80 岁。更令人奇怪的是该报在今年 1 月 6 日又从《读报参考》上刊登了同样的内容。

聂元梓本人收到自己的死讯这已不是第一次，在这之前曾多次有人向她通报什么地方刊登或听什么人说她已经去世的消息。这些消息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吉林、海岛、澳门、美国等等。

她第一次得知自己的死讯是在 1994 年，有人交给她一份《购物导报》。报上刊登了她已去世的消息。当时她正处在贫困交加之中，收到自己的死讯隐隐有些庆幸，心想打个官司赚笔钱，正好贴补生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打这么一个简单的官司也要有钱，××律师向她讨起码的费用时，她竟是分文拿不出来。没办法只好作罢了。

后来我对她说：“你真傻，你还是应该打。你可以告诉律师打赢官司后，赢得的钱两人按比例分成。” 聂说：“我想到了，不过想想这官司打着没劲，不就是个死活问题么。我站在那儿，官司就赢了。打赢了，也摘不掉我头上的任何一顶帽子。算了，让人们去说吧。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二 拒收感冒药

1996 年秋的一天，一位朋友出差前来到我家，提了一大兜子的药，让我转天给聂元梓送去，因为聂从 1984 年月保外就医以后，便成了三无的老妇：无房、无工资、无公费医疗。索性我也把自己没吃完的药，管它过期没过期的敛了一些也带了去。

来到聂元梓住处，是她二姐聂元素的房子，暂借她住。这是两室一厅的房子，十分简朴但很敞亮。我把药摆在桌上，她见了很高兴，拿着放大镜对着各个药的说明一一仔

细看过，大部分都收下了。把剩下的一些推给我说：“这些我不要了，你带回去吧。”

我看，剩下的大多是感冒药。按说这是每个人必备的，她居然拒收感冒药，令我非常诧异，便问她：“为什么不要感冒药？”

她的回答更使我吃惊不小。她说：“我从来不感冒。”停了一会儿后，又补充说：“我也拿了一点，万一不注意感冒了的话，我一定让它一天就好起来，绝不让它拖到第二天，这些药就够了。”

我与她往来多年，这是第一次感到我不只是一个施主，便虚心地向她讨教。因为在这之前，我经常患感冒，而且每次都是旷日持久，少则一周，多则一个多月。在听她讲过以后的几年里，我也很少感冒，即使感冒了，也让它一天，最多两天好起来。

三 小小记账本

聂元梓有个小小记账本，这是一个独特的本子。本中的记录每条最多的有五项：人名、钱数、电话、地址和时间。最少的是两项：钱数和时间。钱数最少的是 100 元，其余有二三佰元、五佰元、一两千元，最多的还有一万元。

这里记录的是她出狱后，一些了解她的困境的人们送给她的钱。基本线条是某人送她多少钱，此人的电话、家庭住址以及送钱的时间。送钱的人有老朋友，过去的同事，有老师、学生、也有文革中对立面一派的人，还有的人根本就没留下姓名。例如，1985 年有人送她 2000 元，但却

让转送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聂元梓曾多次打探施者。并在 1998 年试着给其送去贺卡。但是该单位说查无此人。所以至今小小的记账本上，姓名、电话、地址还空着。

所送的钱，不管多少对她都十分珍贵。当你身无分文，当你吃了上顿没下顿时，100 元钱犹如雪中送炭。

在意外地收到一万元时，她做了个重大决定——去医院看病。在这之前她也曾多次看病，但是大多只是看，而不治，大夫开了药方，多半都没取药。这次她仔细地看了，因为有支付透视、拍片子、做 CT、化验、理疗的钱了。这样一来，用她的话说救了她半条生命，因为 X 照片显示她腰脊错位 1.8 度（完全错位为 3 度）这表明她脊椎只有 1.2 度的搭接，一不小心就可能完全错开，便会造成终身瘫痪。

不只是腰腿病，而且在这之前她的双眼几近失明，还有严重的心脏病。有了这笔钱她才得以检查和治疗。

她一再强调不论钱多钱少，都对她克服困难，特别是精神上的安慰，使她顽强地活下去，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此外，她还说这是一个极不完善的小本子，因为只记录了送的钱，而没有记录多年来，人们送她的东西，比如衣服，布料、蔬菜、水果、营养品、药物、桌子、板凳、笔墨、纸张、书籍等等，实在是记不过来了。

她经常说：“在物质上，我是个彻底的无产者；在精神上，我是个阔老。那些百万富翁们，绝不可能有我这么多的深深被感动的感受。”

四 电视机与不明飞行物

来到聂元梓的住处，原以为她没有电视，不过一进屋便看到雪花电冰箱上有台9寸黑白电视机。小小屏幕上的图像摇摇晃晃令人眼乱。过去动动羊角天线，被她马上制止，她说她已经精心调过了，那是最佳状态。真是没法看，不过声音到是没有太大的失真，听得还算清楚。她说就是听听新闻和天气预报，当个收音机用。

临走前，我还是帮她调了调，终于调出了两个台，虽然不太稳定，也算享受到电视了，她非常高兴。过了些天，聂元梓来电话说，昨天电视说今晚9点要播送南方不明飞行物节目，现在已经9点半了，怎么还没有播出？恰好，我也想看这个节目，便告诉她不是她说的那个频道，而是另一个频道，她那个电视机看不到。

她对不明飞行物光顾地球这样一件与吃、穿、用毫无关系的事情竟如此热心，令我费解。她说：“我以前就一直对飞碟、外星人这类问题感兴趣。而且坚信，不仅只是地球上有人类，浩瀚的宇宙中，地球以外肯定还会有与人类类似的生物存在。”

五 等人换灯泡

一个傍晚去聂元梓处，她正在厨房做饭，天已经很黑了，怎么还不开灯呢？一问才知道，是厨房的灯泡坏了。我说马上去给她买一个，商店也许还开着门。她说不用去买。因为三天前灯泡就坏了，当天她就买了新灯泡，只是因为年老体胖，爬不到桌子上去，所以才没有把灯泡换上。

这老太太，真有耐心，三天摸黑做饭，也不找个人帮

帮忙。我一边想着一边爬上桌子，准备把灯泡给她换上，没想到还换不成，因为原来的灯口是卡口，而她买的灯泡是螺口，还得去换灯泡。

我问她：“如果今天我不来，或者一个星期乃至更长时间没有人来怎么办？”

“那怕什么，十天半个月没人来也没关系，不就是黑点么，顶不及我可以早点做饭。另外，还能老不来人，这不，今天你不就来了嘛。”她毫不以为然地回答。

“为什么不找邻居帮个忙换上灯泡？”我又问。

“我要找邻居办的事太多了，比如说这个大立柜的一扇门掉下来了得装回去，又比如说我这个桌子想换个地方等等，难道我都找邻居？我想不是万不得已的事，绝不找。这些都是小事，算不了什么。”

六 知恩图报的果老头

前几天和一个朋友一起去聂元梓处，刚要敲门，突然看到门旁多了一个小小按钮开关。轻轻一按，便听见清晰而又亲切的声音“你好，请开门。”这是个点子门铃，真不错，马上聂元梓便开了门，引我们进去。

一进屋我便说：“鸟枪换炮了，今天省了砸门的气力了。”走进里屋，桌子旁坐着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头儿。聂元梓向我们介绍：“这是果老先生，这个电子门铃就是他给我装的。”我们多次来这里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位老者，不知他是何许人也，而且一出场便帮聂元梓干了一件很小的大好事。

看到我们好奇的眼光，果老主动介绍说：“聂老师是

我的救命恩人。”

一听这话我们更加疑惑，心想他八成是把话说反了。他可能是想说：“我是聂元梓的救命恩人。”因为几十年来聂元梓都是在为不死而抗争，怎么还可能救别人呢。老头似乎有所察觉，解释到：“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我只是因为会讲日语，做过日文翻译，便被打成日本特务。他们抓我，整我。在这生死关头，我到北京大学找了聂老师，说明了情况。二话没说，她便让人保护了我，使我避免了一场人生灾难；否则的话，当年我肯定是被打死了。”原来是这样，我问聂：“你们文化大革命前就认识啊？”

“不认识。”聂答，“不过我在东北工作过多年，我知道东北有很多人会讲日语。比如我工作过的哈尔滨，解放前就有小公共汽车，乘车的人必须会外语，要不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车，因为报站都是用外语，日语或者俄语。可见会讲外语的人数之多，怎么可能都是外国特务呢。

文革中，老果，那时还不老，来找我。当时北京打、砸、抢，乱抓人、乱打人、揪斗人十分严重。我听他说完，便找了张 XX 帮他安置了一下。过后再也没管这事，连他死活也不聂元梓与果老知道。没想到三十多年了，他又冒出来了。”



老果接上去说：“我多年来到处打听聂老师下落，都说不知道。还曾经听人说她已经死了，后来又听说还活着。托了许多人，终于打听到她电话。给她打电话，她说算不了什么，不要这个那个的，老是说忙。还拒绝我登门拜访。”

“本来就是，我又没出多大力，算不得什么。年青人没经验，在当时，像我那个年龄的大多数人都明白，都不会胡来的。” 聂说。

“后来，我自己找上门来了，没想到聂老师精神还很好。” 果老结束了故事。

我有些被感动，不是为救人者而是为被救者感动。我说：“果老先生是好人，知恩图报。过去说这是当然的，现在说这是很难得的。”

“你说得对，最可贵的是：他不怕粘包。” 最后聂元梓又给拔了一节儿。因为那个时期人们都不敢与聂联系。

七 如何死

今年年初，聂元梓来电话说：“我的自传已经写完。这是我多年来与命运抗争，顽强活下来的唯一支柱。

现在写完了，我有种下岗的感觉，我的下岗与一般意义的下岗还不太一样，是一种人生历程已经走完了的感觉。过去几十年里，我活着是为了写书，写历史。为了说话，说真话，尤其是说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现在我想到的大多已经说了，当然还有许多我没想到的，比如，前不久有人问我有关社教运动的事情，这两天又有问我经商的过程。今后凡是我想起的或是人们问到的我还会继续写下去。但是目前想得更多地是如何死。人生不

在于长短，人死不在于早晚。人不能像动物一样地活着。



活，要活得有意义；死也要死得有价值。”

聂生病住院，许多人去看她，身边这二位是
聂在监狱时的看守，后来他们成了朋友。

文革

文革

书籍、信件

杂志、报刊、

没有一篇，

当时的

经历者都是

聋子、瞎眼、

哑巴、脑残。

20世纪只有90年。



聂元梓与彭伟



微型诗
微型诗，
三句止。
留下的是
大片的
白纸，
却搅尽我
满罐儿的
脑汁

武彩霞与聂元梓在网上看有关聂的评述



聂元梓与杜润生、姚监复

六、非常年代

1、给张承先通风报信

文化大革命开始，突然间这个世界一切都变了，这命革的迅猛态势令人目不暇接，一切似乎都进入非常状态。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校内体罚、批斗、打人的事频繁发生，还有人自杀。这是怎么回事？1966年变成了1927年？当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形势卷土重来？中央派驻工作组进校也不能阻止事态的发展。正在疑虑中，6月18日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讲话，铿锵有力，顿时校园鸦雀无声，从此平静了许多。但是没想到未名湖水又起波澜。

7月中旬江青等人到北大煽风点火，说什么：“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走开！”7月25日晚中央文革在北大东操场开全校师生大会。会上控诉、批判张承先工作组。张被押上台，会上还有中学生慷慨激昂批张，有人解下皮带向张抽打过去。他们哪儿来的这么大的仇恨？

江青在这万人大会上怒叱中文系张绍华与毛岸青谈恋爱。说什么：“我们坚决不同意！”当年的新婚姻法原来只是宣传而已，中国第一家庭还是要父母包办呀。那别的呢？

细细的小雨下人们惊愕了，我和叶惠青在焦虑中想出上告毛主席。看看台上就座的一席人，写给朱德爷爷吧。条子写到：“敬爱的朱老爷爷，我们急切想见到毛主席！！！望您替我们转达。致以革命敬礼！”我们一直钉着条子往前传，最后是李纳接过去的。一个个的讲话，揭发，批判……直到最后

才轮到朱老总讲话。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朱老总话还没讲完，台上的人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个个都退场了。看着年迈的老总孤零零站在话筒前，我们不禁泪水夺眶而出。心想，那张条子毛主席肯定是看不到了。

后来我和马正颜去 38 楼找技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邓朴芳，讲了我们对中央文革的不满，让他转告他爸爸，我们想见毛主席。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我俩的姓名和 15 系（15 系为无线电电子学系）。没想到几天后他父亲就是二号走资派了，梦幻再次破灭。

运动，甚嚣尘上，文革转为武斗，多处拉出人就斗。低头、弓腰、戴高帽、挂牌子、拳打脚踢、吐口水……。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迅猛。天要蹋下来了。

我把张承先被批斗的事写信转告父亲，当时父亲在天津任省轻化厅工作组组长。我想让他有所准备，工作组长会有如此下场。父亲与张承先夫人朱慧在一个单位，便立即把此消息告诉了她，她说：“绝对不可能，我前天还和他通电话呢。”

爸爸把我的信拿给她看，她急坏了，马上给丈夫打电话，此时此刻已经接不到对方的回音了。

她曾对爸爸说，我的那封信犹如晴天霹雳。

后来我去过他们在北京的住处，一进屋看到一个 24 史专用书柜。奇怪，运动中破四旧搞得天翻地覆，他们这个柜子竟然完好无损。所以说文革就像打游击，扫到哪里，哪里就玩儿完，扫把不见得扫到每个角落。

在他们家 我讲了许多小道消息，爸爸怕出事总打断我。朱慧说：“我们应该多听听青年人想法。” 我还把去其他老干

部家，比如：李洁伯、李一夫、陈大远、王涛江、杨冠飞、胡愈之、严景毅等等的所见所闻一一抖落出来。其实他们都感同深受。在我讲到第一次去王涛江家，一开头他就说他被批斗了 328 场。张承先惊愕地目视其夫人，我想：他大概是想说：“我被批斗了多少场？”



2004 年 8 月 20 日，张承先为烟台大学建校 20 周年题词。左一朱慧

2、大字报

1966 年 7 月末文革小组一伙人的表现大大出人意料。且不说江青，康生极力表现之能事随意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后来去党校看大字报，大为震惊。揭发康生许多历史上的问题，而转天再去看，揭发者全部被康生打成叛徒或特务。……

康生是文革小组顾问，怎么会有这样的中央首长？

毛主席怎么就看不透这个大奸臣呢？

当时我住在北大学生宿舍 35 楼，一天实在忍不下去，

躺在宿舍的上床，愤愤地说：

“我要跳出来了，我贴大字报，揭露康生这个大阴谋家。”

此时全宿舍的人都下了床，齐声说：“你可别这么做呀！否则我们就都成了反革命的同学了。”

我强压下去没有跳出来。

贴康生大字报的想法曾对孙篷一说过，他一点也不奇怪，不过他说：“先别轻举妄动，另外你还没有做好面对可能出现各种遭遇的思想准备。等等，再看看。”



文革中弟弟妹妹来北大

这一压，这一等，整个文革中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没写，还被贴了一张大字报。

文革初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可以停留目视的墙面，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贴满大字报。后来学校立了许多木桩，连上竹席，构成了大字报席墙。

我从天津家里弄来一辆自行车，可以坐在车的货架上看和抄大字报。还可以骑车在北大、清华、人大、党校等处随意转悠。大字报从学科上分得很清楚，最好看是理工清华，非常活跃，没有长篇大论，有时还夹杂着漫画。北大次之，最郁闷的是人大的，多是长篇大论。

当年贴大字报犹如今天网上发帖，内容五花八门，揭发中央、地方乃至基层领导。有组织问题，工作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等。

一天看到38楼东侧贴了满墙大字报，是我们年级同学写的，揭发年级辅导员。其实该辅导员就是比我们高两级的学生。看完感觉不可思议，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小题大做。当时，一位同学对我说：“你怎么不写大字报揭发呀？”

“写什么？”

“揭发领导问题呀。你把他们的问题揭发出来呀。”

“他们最多是工作方法问题，就是有错误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贴什么大字报啊。”

“你这就不对了，这次运动就是这么个搞法。你揭他们，他们再往上揭，层层上揪。你还是快写大字报吧。”

我无语了。没想到转天从第二教学楼出来看到地上一张写有我名字的大字报，题目是《踢开运动的绊脚石》。其中点

名道姓地说：“现在刘 XX 还在强调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在说 XXX 是人民内部矛盾。她这是……”

当我看到这张大字报时的确有点紧张，这场革命革到我头上来了。不过我没有动摇，依然一张大字报不写，还把他们的大字报偷偷抄录下来，传给那位辅导员。

3、刘邦杀韩信

1966 年 8 月初的一个夜晚刚要睡下，听说大饭厅前贴出毛主席的大字报，马上爬起来去看。红纸黑字。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 50 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同意，又何其毒也！联想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看完以后的感觉难以形容，这个世界一切都变了。分明这是毛主席写的，那语言，那气势，是他老人家的。可是毛主席为什么这样看学校的文革？这 50 多天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的恰恰是江青一帮人呀。1962 年与 1964 年又是怎么回事？很明显毛主席是朝刘少奇来的，原来党中央是这个样子啊！伟大的领袖们之间的矛盾是如此地不可调和呀！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

怎么了？以前所听所闻所学都是假的了？

文革初，叶帅说：文革是一场演习，预防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老百姓该怎么办。看来，叶帅也没有搞懂毛主席，毛分明是动真格儿的了。

以后将怎么走？从大饭厅走回宿舍，一宿没睡，忧伤至极。第二天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爸爸。爸爸也说这肯定是毛主席写的，爸爸又对我讲了讲 1962 年与 1964 年四清的事。

最后爸爸说：“这就是刘邦杀韩信。中国历史就是这样。”

文革中父亲在干校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底稿在北大展览过。最后一段和三句口号是聂元梓加的。当时很奇怪，搞运动，摆事实讲道理，喊什么口号！后来，很后的后来，我问聂。想不到她的回答是：“那个年代长期以来我清楚地知道，对于中央精神，我比传达者理解得还透彻。《五一六通知》一传达，我就知道党中央，毛主席有了危机。”

那张大字报至今我也没有读过，读不下去。

4、破四旧

当年抄家，砸东西，毁文物大行其道。那股风怎么刮起



来的？我一直认为有幕后推手。

跟风，我和一些同学去北京市委，到了范瑾的办公室，里边的东西随便抄。那时我还没有转过来，一张纸也没拿，回来有点后悔，怎么没顺手揣两本书呢。

后来大街上常遇到乱斗人的情况，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是某小学校长，被剃了头，跪蹉板，受了不少罪。

一天大姐的同学刘文雅从清华来，愁眉不展地说起社会上的乱象，忧国忧民，心情沉重。我对他说：“你愁什么？贴你大字报，斗你两下又怎么着？抄你家，你家里有什么？有金条吗？咱就等着瞧吧。还能折腾到哪儿去？”没想到这场运动就像翻烙饼，翻过来复过去折腾了十年之久。

城内大街上到处在砸牌子、摔东西，正为这莫测的风云不知所向，回到学校却听见大喇叭广播：“红卫兵小将们——赶紧起来保护北大文物！”

噢，原来是聂老佛爷。

后来陈葆华老师对我说，北大图书馆的书几乎一本也没有损失。此外听北大保卫组谢甲林、周俊叶讲文革中如何保护北大文物与知名学者，其复杂、曲折与艰难令人惊叹！而今这可能是文革史研究的空白。

与谢甲林 2013 年

后来听弟弟说：当年批斗爸爸时，戴了纸糊的高帽子，



胸前挂大牌子，不断地喊着打倒的口号，专门在家楼外绕了好几圈。奶奶知道爸爸被批斗后，非常生气，大声喊：“啊，斗我儿子？敢！不就是毛泽东么？”

当时一伙人来家里抄家，妈妈非常配合，书柜、大衣柜都打开让他们搜。还主动从床底下拉出来几个箱子，里边装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翻翻看看问问，可能因为土太多没往下翻。谢天谢地！下边放着几幅日本名画，如果被发现的话，罪过可就大了。妈妈还把修理自行车的工具箱也拉了出来，让他们查。那两个人可能看这家搜不出什么东西来就走了，侥幸他们还算手下留情。对面那家可惨了，进去就翻箱倒柜，搜个底儿掉，还用刀子把棉被划个大口子，看看里面是否有东西。

家里被抄是很长时间以后我才知道的，不禁在想，我在北京本应该是抄家一族，没想到自家却在被抄之列。

5、派

文革中派别是怎样形成的？所谓的保守与造反是怎么回事？一个宿舍大都分成了两派，两派阵容并不是按以往的

观念、印象形成。过去的班

干部、甚至党员与过去认为落后、被整过的同学现在是一个

与马正颜



战壕的战友。有些平时从不发一言的人现在变得十分活跃。这个时期千姿百态。

当时随便成立组织，战斗队林立，红卫兵遍地。随意发表宣言、声明、宪章、抗议书、公告。几乎所有人都卷到运动中，各属一派。我没入派，也没当“兵”。因为感觉跟着中央文革走，哪怕只是他们的传声筒，跟屁虫，你就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了，不情愿。但并不逍遥，自称是一个人的独立战斗队，走访两派收集资料，与文革同步考查研究，不要等多少年后再挖掘，再追述。开始还有同学和我一起，我们在两派组织中穿梭走访。一天我和马正颜去数学系学生宿舍楼走访《虎山行》战斗队队长。他不在，我们说过两天再来。但是两天后，这位学生就被压上台挨批斗了。

其实保守派更具反抗精神，因为当时造反是唯一正确的，“造反有理”天经地义。后来已经无所谓造反与保守。最活跃的都是从造反派中分裂出来，又组成各个派别，大多都有后台。不过夫妻各属一派，一家分两派也不在少数。我弟弟和妹妹在一个单位，弟弟是保守派，妹妹是造反派。

一天晚上弟弟写大字报，写一张，贴一张，顺便就让妹妹去贴，共写了五张。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这份大写报很奇怪，三张字是正的，另外两张字是倒着的。弟弟说是因为妹妹贴大字报时慌慌张张，恐怕被她自己那派的人看见。我开玩笑说：“那是因为她和你不是一派。成心！”

文革与现在的网络又有一比，战斗队的成立就如同现在的论坛，QQ 群之类的吧。

当时说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这一断语，

耐人寻味。这是提示人们对立面就是国民党，还是说国共两党不过是一家人分两个派而已？此外西方的两党、多党是不是也就这么形成的？以后两党并立在中国是否会永存下去？

文革初，父亲还没被查时，一天他来北京，说是去看望一位老同事。我们在北京南城转了好久，父亲突然对我说，你就在这里等我，我一个人去一个同事家，一会儿就回来。说完父亲转身就走了。过了好一阵子，父亲走过来，后边跟随着一位老者，父亲转过头让他回去。他就停下了，目视我们转弯才离开。后来父亲告诉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很大程度是受他影响，他借给父亲许多书，比如《莫斯科印象记》、《共产党宣言》、鲁迅文集等等。父亲后来加入共产党，而他因为日语好，当了日本翻译。父亲说：“他当日本翻译时，做了许多好事。比如给八路军送情报，掩护革命干部，他还曾阻止日本随意烧杀抢掠，所以我们家乡相对破坏比较少。”

但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党员，所以解放后被补入狱，后来一直没有工作，靠其夫人养活。此人叫刘晓仲中。那天父亲去看他，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现今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大多是当年中小学生。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一线大学生和教师呢？可能是因为后者元气大伤，死的死，伤的伤，各种压力使得他们不敢写、说、想。而那些中小学生没能真正深入其中，所以不知深浅，以至长年保持着对文革的亢奋状态。而且后来大多出国留洋，见多识广。他们是从全球历史眼光分析研究，这固然使得理论上能够得以深入，殊不知其实他们一直与真实有着差距。

6、大串联

一 大形势

当年文革与现在网络的又一比：就是大串联。现在键盘上点哪儿是哪儿。文革时，我们是乘汽车、火车、轮船游遍大江南北；可惜没能坐上飞机和火箭，也很难出国。全国所有大中小学生可以随便去国内任何地方。乘车，住宿，吃饭不花钱。现在无论哪个国家，哪一届领导敢试试看吗？

大串联之风一起，学校几乎走空。有去工厂，去农村的；有去外省市的，还有的出了国境。乘车的人太多，经常出现上不去，下不来，开不动的情况，顺势开始了步行长征。我一个弟弟是乘大货车从天津去了乌鲁木齐。

最初我想坐阵北京哪儿也不去，我的同窗好友叶惠青邀我去韶山。好吧，出发。**1966年8月18日**正当全国学生来北京朝拜的时候我俩南下。

二 南下

背了书包上火车。在车上双脚站立都很难。有人坐到货架子上，我干脆躺在车箱里的座位下面。这样不被人挤，不被人踩。

火车每到一站，都有人上车，许多是从窗户爬进来的。晃晃悠悠终于到了韶山。但是我们没下车，下不去！所有的车门、窗口都被上车的人堵住了。没辙，只好随车南下。

一直把我们拉到终点站广州，下了车直奔中山大学。每天我们都去广州的一些大学看大字报，要材料。一分钱也不花在那里吃住了七八天。下一步去哪里？反正已经到了广州，再去广西桂林吧，那可是甲天下呀，毛主席说了游山玩水也是可以的。于是，向西挺进。

三 西行漫记

告别了中山大学乘火车去桂林。全国一盘棋，这一路依然拥挤不堪，到了桂林下不去。唉呀，这甲天下是什么样子啊？想从车窗伸出个头看看都没成行，无奈窗户都被往里钻的人挡住了。只好听凭火车的支配，一直把我们拉到终点站——贵阳。

我们住在贵阳一个工厂里，工人们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两派都主动给了许多材料。我们想去贵阳的学校看看，问他们坐什么车，他们说：“全市就一趟环城汽车，走去也没多远。”后来我们绕全市一圈，也就北大加清华那么大小。住了两天，调查研究一凡，原来都市，省会可以这么小啊！转不开身，走吧。下一步到哪儿去？去韶山不成，去了广州；去桂林不成，来到了贵阳。下边我们就继续西进吧，便乘车去了重庆，干脆上的是贵阳直达重庆的火车。

重庆是个山城，高高低低的很有味道，有许多景点，而当时都是四旧不开放，路也不知道怎么走，我们只好随大流去了磁器口，收租院。当然四川的大学是必去的。

那些天阴雨绵绵，爬山摔了一跤，裤子太脏，当晚洗了，一天也不干，怎么办？惠青花十元钱买来一条新裤，这是我们出发转了大半个中国唯一的一笔开支。当时学生串联只管乘车与吃住，没说管穿呀。有了裤子，我们又出去串了。

四 打道回府

在重庆住了十来天该回去了吧，可是还没有玩够，汽车、火车都坐了，还没有坐船呐，乘船到武汉吧。一条大船缓缓地行驶在江面。一个人不禁感慨：

“孤帆远影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马上收起，还左右看看，怕人说他四旧。

武汉是汉口和武昌由江水隔开，是水城，重庆是山城。祖国之辽阔，内容之繁多，不出去串联哪知道啊。

转眼出来一个月了，于是我俩打道回府。没想到去北京的人太多太多，怎么也挤上不去，恰巧有人推了我一把，火车就开动了。一回头惠青还在下边，她是乘下一班车回来的。

这一路
我收获了大
包大包的运
动资料，而惠
青从始至终
手不离英语
课本。

我们刚
走进校园就

听见聂老佛爷又在广播，让大家不要再出去串联，回校复课闹革命。听她这么一讲，呼啦！几乎走光了，因为这是个信号，以后可能不让免费串联了，叶惠青第二天就去了上海。

1975年5月15日我终于到了韶山。看到路旁有许多树，开小白花，香气袭人，问当地人：“这是什么树？”听到他们议论：“城里人只知道吃橘子，不知道橘子长在哪儿。



初到韶山

绿水，红山，细雨，
清风，黄屋，香橘，
英雄，史篇，词曲。
万物谁卜？
池塘边，我独语。



7、点点滴滴

一 入党条件

运动初期看到一张大字报，写的是位女同学积极申请入党。后来年级党组织委员找她谈话，意思是看上了她，如果她同意和他搞对象，就发展她入党。她没看上他！所以直到文革开始她也没入党。

啊？！党，原来可以这样入啊！

我写过一首打油诗《我很傻》，说到我以为所有的人都要入队、入团、入党。所以我在大一就写了申请，以为18岁就准入党了呢，到大六还没有入党。我在想如果这位组织委员看上我的话，他是不是也会对我那么说？我的天！

不禁在想：其他入了党的人，是不是……还是别想了吧。从此彻底退却了。

二 风云变换

运动一开始许多人觉得这不是右派翻天了么！五七年的风又要卷土重来。让他们表演吧，下一步就该抓右派了。但是很快人们发现过去那一页一去不复返了，而今恰恰相反，

现在是反领导，反过去天经地义。东西风不变，左右可逆转。

在一次小范围批斗会上，台下被打的人说：“饶了我吧，我是贫下中农子弟。”

“现在打的就是你们这些贫下中农子弟！”台上的主审说。接着问：“你说不说？不说？”然后手一挥，下令：“打！”立刻几个人过去拳打脚踢。

目睹这场景，我鄙视被打者，抵触主审与打人者。

走出那个房间，感到回肠九转！那位主持批斗者眉目、表情以及内心永久刻录在脑海里。我在想：这之前多年来他是怎么度过的？他一直强忍着，积压着愤恨。文革来了，他以为天时地利已到，火山骤然喷发。

不过这股风非常短暂，似乎没有几天“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势头就弥漫开来。那位主持一定是“混蛋”窝里的，后来呢？

三 真真假假

又斗人了，快去看吧。大饭厅人已满，台上两边也都坐了许多人，我便挤到台下紧挨主席台旁，侧着身，举着头，看和听。**A**派的主持大会。**B**派的一位学生发表了反对文革的言论，那还了得！现行反革命！他弯着腰 90 度，接受批斗。批判发言，口号声不绝：“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打倒反革命！”“老实交待！”“低头认罪！”

突然在台上旁边坐着的一位学生冲了过去，朝那位被斗的同学拳打脚踢。这时期已经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打人已经不得人心，因此全场哗然，尤其是**B**派的人此时把斗争矛头直指**A**派主持。

就在这关头，那位主持一把抓着那个打人者，问他是哪个系，哪个班，叫什么名字？此时台下好几个人喊起来，指名道姓说出打人的人与被打者是一派，一伙的。

这一幕，给对立派抹黑，可谓现代版苦肉计，自导自演用心良苦。这出文化大革命的戏，其曲折复杂程度登峰造极。

2002年在美国曾与高文谦联系，希望他不要发表他的《晚年周恩来》。当他说他写的是亲眼见时，我用此例说明亲眼见，亲耳听的也不见得是真的。当然我还举了多个例证。

四 是谁吸了战士的脊髓？

文革初，在校园大饭厅南墙帖出一张大字报，文中写到解放军战士入伍以后，体检或生病时有时要抽脊髓化验。往往是多抽许多，用去化验的仅一点点，其余的供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甲某饮用。当然他还有其它许多罪行，什么“三反分子”、“定时炸弹”等等。甲某被罢了官，林彪指定另一位官员乙某接替。

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乙某与林彪自然脱不了干系，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并被关押。而被揭发吸战士脊髓的甲某立即接替乙某恢复官职。

当年的同学聊进来：“甲某不是吸战士的脊髓吗？怎么还能起用？”另一位同学似看破红尘地说：“现在吸战士脊髓的不是甲，而是乙了。”

文革对人的触动是颠覆性的。

这里用的甲某、乙某。为什么不用真名？“这个你懂得。”

五 毛周的博弈

文革中立与破，打倒与树立贯穿始终。1966年6月清华红卫兵“破四旧”砸了清华大学二校门。1967年9月在原地树立了毛主席塑像。清华，北大攀比由来已久。清华这么抢风头，北大也要在哲学楼与二教之间建主席塑像，清华请林副主席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大就去找周总理，总理却说：“我不能提。将来被打倒，还得抠下来。我倒没什么，那样的话对毛主席不恭。”

1967年1月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档案被抢劫一空，由于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对此对抗，郑仲兵被扑入狱。后来郑又因为不同意批“二月逆流”，而且还写大字报说“他们原来都是老师老总，有错误可以批判，但如果一定一个一个都要打倒，不是把矛头实际上指向周恩来来了么？”因此郑仲兵被打成“二月逆流派”，遭到围攻、打击。传到周总理那里，总理会怎么说？请读者想一会再往下看！！

总理说：“郑仲兵一家子都是坏人。”

谁能想象得到后果是怎样的？？不亲历文革对当时周总理的话，以及后来的结果是绝对不可思议的。

这之后郑仲兵如卸重负！因为一下子对立面便放弃了对他的围攻与批斗。这其中有许多关系到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群众组织，公开与私下的极其复杂的内情。文化大革命中类似的阴阳交错，表里反转的事情不胜枚举。或许有一天所有的当事人直白说出真相，并且档案全部公布，……不过不用期盼，不用假设，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写出来的历史

与真实之间是有着难以言说的差距。

文革一开始，毛炮打刘的大字报一出，刘就是个死老虎。种种事例表明，而且总理一清二楚，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从始至终周总理是用怎样的智慧，磨难，自残与之对应啊！

不过按说毛反周本来是易如反掌，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抛出来就是了。但是多年来却大费周折，起伏跌宕，反复收放，以至 1973 年成立《梁效》 高调反周。为什么是这样？毛在反周问题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我的一位同学的哥哥是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员，进了“梁效” 班子。一天我见到他，毫不客气地问他：“你们反周总理，不怕将来成为千古罪人？”

没想到他听我这么一说，气坏了。他说：“谁说我们反总理了？我们怎么可能反总理呢？这太荒谬了。”

我俩争执不休，最后他妹妹王朝英解围说：“他在梁效只是负责提供资料，不参与动笔写文章，内情他不了解。”

后来她对我说，她哥哥从那以后变化很大。

这件事令我很费思索：这位同学的哥哥是不会说谎的。竟然《梁效》的人不知道他们是文革的御用文人！死不承认他们是在为反总理大造语论？太蹊跷了！这些精英当年进《梁效》时，“很高兴、非常愉快、特别骄傲、欣然自得、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废寝忘食”；以及后来的“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 “毕竟是书生”，忏悔、道歉、认错，等等。

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权威学者对政治、对人性竟然是如此地弱智！只是由于个人崇拜的原由？为什么达到这种程度？如今的文化是传统的劣根性还是正在步入堕落？

七、记实小说

1、人人都是双面孔

一 入 狱

晚上十点多送走几位同学，刚刚静下来，忽然听到楼道里有人叽哩咕噜在说什么，还提到我的名字，接着便是“咚咚咚……”敲门声。会是谁呢？

一开门，两位中年男子直奔屋内。没等我反应过来，其中一位便说：“跟我走一趟！”那命令口吻，那不看你一眼，却在房间里四处巡视，其敏捷、雷厉风行的动作，使我想起，这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毛某。他曾在工厂里审问过我，给我留下许多疑团，没想到动作这么快，今天就来宿舍抓我。

“我不走。”我本能地反应。

“不行，必须走！”

“我身体不好，休息一夜，明天早上我自己主动去。”

“不行，马上走！”他咄咄逼人。

“好吧，走就走！”我并不在乎，但补了一句：“先让我上趟厕所。”

“去吧。”他倒很痛快。

我顺手从桌上抄了一张纸，这是雅周弟弟最近写的一首悼念周总理的诗。在厕所里默默地读了两篇，撕成碎片，马桶冲走了。

回到宿舍关好窗锁好门，顺从地随他们下了楼，走出宿舍小院，心想：这么黑了，他们不怕我在公共汽车上逃跑吗？

万万没想到，等着我的是一辆乳白色小轿车，今生今世这可是第一次坐轿车啊。黑暗中两位白衣女警站在车旁，我先上了车，她俩一边一个坐下。讨厌这多余的紧张，对于她们的反感冲淡了第一次坐轿车，第一次见到女警的好奇心。

头痛，顾不上体会轿车的新鲜与行车路线，拐过北郊市场便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任凭命运安排。汽车在黑暗中行驶，拐了好几个弯。忽然，车停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

“几个人？”院子里的人问。

“一个。”毛某回答。

院子里黑黑的。下了车，穿过一个大厅，随后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两位女警跟进来，问我带了什么东西马上交出来。我拿出一支铅笔，是在宿舍临走前悄悄从桌上抓的，心想在监狱里可能会写点什么，没想到一开始幻想就破灭了。她们又问：“有没有钥匙？”

“有。”

“交出来！”她们中的一个命令道，我斜视看了她一眼，样子很凶。我手插在衣袋里，就是不交。这个女警吼起来：

“交出来！交出来！……”

我生气了，说了声：“交就交！”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啪”地扔了出去，甩在对面的墙角下。

她们火了，大声训斥：“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想找挨揍？”“老实点！”“拣起来！”……

我说：“铅笔我都不该交。”

她们又喊起来。我说了声：“拣就拣。”于是走过去，弯下腰，拣起钥匙，然后又把它装回自己的衣兜里。

这可把她们气坏了，喉咙大大地喊叫着，拉开架式要动手。忽然有人进来，是毛某，他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她们向他告状。毛某问我：“你这是什么态度？”

迟疑片刻后，我依然目视着地面，反问他：“我还不算是敌我矛盾吧？”

“没有人说你是敌我矛盾，你别瞎想。”他没迟疑。

“那为什么要收我的钥匙？”我气愤中带些委曲。

短暂的间歇后他说：“谁要收了？人家是要检查检查嘛，谁收你钥匙了！查检查还不许吗？”随后一转身，一挥手，说：“走，走！”

隔着衣服，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瞧了瞧那位很凶的女警，我有些许的得意，跟着毛某走了出来。

他是一位大约四十几岁的男子，中等身材，可能是个头目。我在揣摩他的心态，他的回答太出乎意料了。没有收我的钥匙，没有训斥，就连他说的“检查，检查”也没进行。他怎么会想出用“检查，检查”来打圆场的呢？他还肯定地说我不是敌我矛盾，那两个女警对这一切又会有何想法？

到了另一个房间，不知下一步棋怎么走，进来个人让我去领东西。来到一间小屋，有许多的鞋子，破旧的线毯和一堆脏被。看了好一会儿，下不去手，太脏了！不知多少人用过，怎么往身上盖呢？站在那里直发愁。但是想想，冷，恐怕是更难以忍受的。便顺手拿了一条被子，一条毯子回去。



二 第一次受审

回去后，让我一个人在那小房间里足足呆了十多分钟，来人叫我出去，拐弯抹角到了有一排排房子的地方，带我走进一间。灯光下还是可以看出是“第34室”，这就是审讯室吧。两张桌子，三把椅子是毛某与两位女警用的；门旁角落里一个凳子，自然就是留给被审问者的了，我不请自坐。

毛某开始说：“你要早说清楚了就没有今天。你今天说了那份总理遗言到底是从哪来的，明天就送你回去。”

“我传抄的不是你们要追查的那份。”
我所答非所问。



“你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市委？”

“我相信，但你们追查的是另一份，因为我这份不反动。”

“我还用重新给你讲为什么反动吗？”

“不用，但我认为北京市文件说追查的那份反毛主席，还说再也不要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了等等。总理不会这么表态的，制造者太没水平了。你们去追查那份好了。”

“你从什么地方听说有那份的？”

“我们宿舍门口的小食店。”

“你要明白敌人就是要利用总理威信来阻挠批邓运动。”

“那敌人也太愚蠢了。”

“敌人就是愚蠢的。”

“那何必伪造个遗言来反邓小平，这也太笨了。没必要吗，总理追悼会还是邓小平致的悼词呢。”

“好吧，你这样下去，问题就严重了，认识总提不高的话，性质可就变了。”他要转向了。

“你是说就变成敌我矛盾了？那我就是阶级敌人了？”

“是的，就看你的态度了，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交待出遗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吧。”

“您有 100% 把握追查的就是我那份？”我改变了对策。

“200%！”

“那好吧，我讲，我那份是从北广阅览室拣的。”

“记上，记上。”毛某对一位女警说，接着又问：

“哪天拣的？”

“3月5日晚上。”

“阅览室什么地方？”

“76年1月《文汇报》的报夹里。”

“当时周围有人吗？”

“有许多人，阅览室里满满的，三四十人总是有的。”

“有你认识的人吗？”

“没有，我已经不在那个厂了，所以谁也不认识。”

“不可能一个也不认识吧，总有熟悉一些的吧？”

“你要是非让我说出个人来，我也可以做到。”

“你说！”

“比如说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工程师，他得了癌症，活不了几天了。而且那天我不记得他在；但是，你非让我说出个

人来，那我就说他好了。”

“你态度要老实，我们是要调查的。” 他是很温和地说的，又看了看女警的记录，接着问：“那么我问你：那以后你又向别人讲过遗言吗？”

“没有。”

“我可要提醒你，在你们工厂里你说的，我们还没有忘记，你还记得吗？”

“记不清了。”

“那好，现在我们给你放录音。”

桌上摆着一个录放机，按键一按，一开始便是我的声音：

“我是从火车站拣的。

“什么时间？”毛问。

“3月5日” ……

其实不用他放录音，那一过程我脑子里不时地回放：

4月16日厂保卫组把我找去，问周总理遗言是从哪儿来的。因为风声早已传出我有点紧张，支支吾吾。他们让我回去想想以后再找我。

周日孙蓬一来了，他让我到附近公园里走走。我到了公园转了好一阵子他才走过来说，他一直在后边观察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不过又说：“今后你一定要小心些，少和人来往。”他还帮我出主意：“你就说总理遗言是从门口小食店拣的，不好，还是说火车站拣的吧。”又教我如何编造细节。我俩一问一答地试演了两遍，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勇气。

当厂保卫组又把我找去时，我就是这么说的，毛某也在座。厂保卫组的人纷纷指责我，过了好一阵子，毛某一只手拿着烟卷在另一只手上不停地嗑着，一边平静地说：“刘**，那份所谓的总理遗言，就算是你从火车站拣来的，那你讲讲

你拣到时的想法。后来传达市委电话指示，又发放了市委文件，指出所谓的总理遗言是反动谣言。在这一过程中，你都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可以讲讲？”

“可以，我还可以讲得更远些，从总理去世讲起吧。”我停顿了一下，情不自禁地声音有些哽咽。

“总理去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总理，我非常难过，我们国家正是因为有总理才免受许多灾难。我热爱总理，十分怀念总理。”我讲不下去了，没想到他没有打断我，而且当我讲到总理去世时，毛某咄咄逼人的眼神回避了，身子也转了过去，低着头静静地听。

我不是在交待问题，而是倾吐着内心的悲痛与愤恨：“有人文革一开始就想把总理打倒，他们像疯狗咬人一样地大造语论。可以坦率地说，如果你们宣布总理有了问题，要打倒；那我自首我是个反革命，因为我绝对不会反总理。”

“你接着说。”毛某说。

“我刚刚拣到这份遗言时如获至宝，当时就抄了一份。我怀着极其悲痛地心情抄的。……”又讲不下去了。

“好，你很坦率，这很好。我可以告诉你，不仅你一个人怀念总理，全国人民都很怀念总理。”没想到毛某是这样接我的话，语气很沉重。停顿了片刻后才抬起头说：“但是你要清楚，这份所谓的遗言是伪造的，是反动的。你还是要说出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已经说过了，是从火车站拣的。”

“我们不相信你是从火车站拣的，你应该老老实实讲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没想到毛某也怀念总理，并真诚地表达。对他的敌对，反感情绪减退了，不想再演下去，索性直言说：

“我有困难。”

“有什么困难？”他紧跟着问。

“我没有来得急通知送我遗言的人，在没有通知他之前，无论如何我不会说出他来。”

“你孔老二的东西还不少，很讲义气。”

“是的，人各有志。不过现在孔老二也被批判了。”

“你这样是错误的！”“你想帮敌人的忙？”“你想通风报信儿？”“你必须如实交待！”……厂保卫组的几个人的声音。

“通风报信有什么错？你们不就是要追查制造者吗！”我反驳他们。

“你放老实点！”“你这是错误的。”“你老实交待！”厂保卫组的几个人噪音高高地。毛某打断了他们，接着对我说：

“你应该尽快说出是谁给你的。我们可以给你时间考虑转变思想，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你回去好好想想，想通后立即找厂保卫组，讲出来到底是谁给你的所谓遗言。”

就此结束了在工厂里对我的盘问。

录放机停止了播放。我也从回忆中抽离出来。接着毛某不紧不慢地说：“你听到了？你好好想想，还是尽早说出是谁给你的。还是那句话，说了，马上就放你回去，说吧。”

“北广阅览室！”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你为什么不说出是谁给你的呢？”毛某问。

“这东西，也就两张纸，可以是人给的，也可以是在什么地方拣的。所以我说出一个人，或是说出一个地点都行。难道不是吗？”

对于我的回答，毛某并没有指责，没有挑明我过去说的“没有来得急通知送我遗言的人”而是转了个话题，他问：“对于所谓的总理遗言你都背下来了？”

“过去背下来了，现在全忘了。”

“什么？前几天在厂里你还说全背下来了，怎么这么几天就全忘了？”

“写在纸上要上交，要消毁；如果记在我的脑子里，岂

不是要我的脑袋。哼，哼。”

可能是最后的这两声“哼哼”刺激了他们。

“你严肃点！”毛某说。

“你老实点，别嘻皮笑脸的！”很凶的一位女警仗势欺人。

“你懂什么？”我蔑视她，一边说着脚不停地在地上蹭。

“你脚别动了！老实点！……”又是那个女警尖刻地吼。

啪啦，啪啦。我动的更厉害，她和我吵起来。毛走到我面前：“你这是什么态度？”

“您审问我，您问一句我答一句。您耐心做我工作，我没有态度不好，她是什么态度？”我气愤地盯着那位女警。这倒见效，毛某马上回到自己座位上，当然少不了说我几句。

两个多小时后，他们也累了，让我回去想想，明天再继续交待。其实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一点半了。

我提出想多拿条被子，他们说没有了，我回到了牢房。



遗言是右一王晓明送我和尹占河、刘蓓蓓夫妇的

三 牢房的一天一夜

我努力想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首先，屋内灯的开关在外边，也就是说开关灯的权力不在我手里。我喊了一声“关灯！”没动静。只好亮着灯睡吧，自嘲：从此没有了“黑夜”。

听见斜对面又带来了一个人，好像还让他把衣服全部脱光，这个人犯了什么罪？算了，不去想了。

因为冷我老要上厕所，总得去敲门，每次来人带我到楼道拐弯处方便。去了几次以后，他们干脆给我换了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大牢房，而且是木板地，房内还有个便坑。我已经很满足了。正想享用这个大房间时，门突然开了，进来一位长者，他让我再去拿铺盖，我真有些喜出望外了。跟他来到另一个放物品的房间，当下已经不想脏不脏了，拿了两条毯子就走，这位老人家说：“再拿一条。”我又拿了一条。

刚要走又听见：“再拿一条吧。”……此时我感动极了，心里暖哄哄的，我在想：这老头真好。没想到监狱里的人也有菩萨心。

我一共拿了五条，高高兴兴抱回我的牢房，开始布置我的家园。在角落里铺了三条毯子；准备盖一床被子一条毯子；挑了条干净些的当枕头。一切布置停当准备睡，可是看着这些铺的盖的，怎么也不愿意躺下去。脏且不说，更令人恶心的是有一股霉味！怎么办呢？没法子呀，一咬牙，一闭眼，啪哒一躺，睡觉！我得睡觉，一定要睡好觉。明天，谁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明天。

睡吧，好好地睡吧，下意识要睡这一关过了，但是命运

似乎有意捉弄我。小便完以后想用水冲一下，而这个便池很特别，水笼头口不是朝下而是朝上。蹲下去，手勾到水笼头用力一拧，水“呼呼”地喷了出来，弄得我满身是水。觉，是没法睡了，真晦气。

抬头窗外，黑黑的夜；转脸房内，空空荡荡，角落里一堆破旧被褥；回顾自己，一身湿露露的衣服，一脸的愁容，满脑子的沮丧。但是清醒地意识到第一位的还是睡觉，睡，必须睡！但是被子盖上吧，衣服是湿的；不盖吧，冷。干脆起来先把衣服弄弄干。不住地上下拍打，摩擦，心里念着：水快快地蒸发，衣服快快地干吧！折腾了大半夜，不知何时迷迷乎乎睡了。

清晨听见吵闹声，是隔壁牢房的几个女犯吵架，又哭又闹又骂。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什么“班长，她用了我的肥皂。”“谁用你的了？你骗人！”“她踢了我一脚。”“你不要脸。”“谁也别想欺负谁！”“班长，我要换房！”……还不时地喊“报告班长！”后来可能是班长去了，她们争着告状，提要求。听出来其中一位是去年就关在这里，不知道是些什么人，犯了什么罪，怎么会和她们关在一起！

已经是清晨了，起“床”吧。忽然又传来“唰啦啦，唰啦啦”的声音，旁边的吵闹一下子止住了，鸭雀无声。“唰啦啦，唰啦啦”又响了起来，是从斜对面牢房发出来的。这声音只在电影中听到过，是敌人铐在革命者身上的脚镣声。而现在这是什么人？当然不是革命者了。他犯了什么罪？噢，可能是杀人犯吧。这时不禁在想这是北京的哪个监狱？关的都是些什么人？

我聆听着吵架的、抖铐的、扣门的、以及过往看守们的细声细语以及脚步声，……外边还有鸟叫，只是没有歌声。我在想是不是我可以小声唱唱？唱什么？《义勇军进行曲》，太亢奋了；《白毛女》，太悠扬了。……有了，是小学演过的一个小歌舞，（输入曲谱太麻烦，以后再说吧。）很忧伤。

躺在地铺上，不想起来，翻了个身，下意识回忆：

1月9日在行进的火车上听到周总理去逝的广播，惊叫一声不相信听到的声音，内心宁愿这一噩耗不是真的。昏昏沉沉下了车，回到家。全家团聚却没有丝毫喜悦。9日至13日家人每天谈论都是：总理。顽皮的小弟弟变得也格外听话。

为了赶上追悼会，我虽然仍在病中，但一定要回北京。14日阴沉沉，许多人带着白花、黑纱，手持总理遗像，整个城市死一般地沉静，全市向周总理致哀。15日厂里举办追悼





会，一片哀嚎。天安门广场数十万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自发地形成大会堂内追悼会的外场。

17日晚下班后去天安门，上下班过路或专门绕道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下车仰望着烈士碑，拖着沉重脚步缓缓地走过。我八点多依依离去，刚走到广场边，又看到七八个小学生举着小花圈来到广场。

当你走在烈士墓前，借着月光看到无数洁白的花圈，读着“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想念您啊，总理！”怎能抑制住内心的悲痛呢？

天已渐暗，人群依然源源不断。17日下班后和同事又去广场。18日收到外地同学的来信要总理遗像，同一天看到2月16日《天津日报》上“邓小平念悼词”用的是“念”，不遗是“致”！2月13日《河北日报》，2月17日《人民日报》

3月5日与3月25日《文汇报》……。

4月3日下着毛毛雨，随着广播器材厂花圈的队伍走了一条街，花圈太高，队伍太长，街上走着的，骑车的，大都停下来目送着，许多人还加入了队伍。沿途汽车也放慢速度，车上车下相互呼应。4月4日至4月7日每天去天安门扫墓。

7日当晚风云突变。……上午工厂组织群众上街游行支持关于定性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的两项决议。我因身体不适没去，站在11层楼的窗口目送着这只队伍，其实这就是前几天送花圈的队伍，不禁感慨。

大约八点多钟，突然门下方离地面大约40公分的小方口像是照像机快门似的，“卡达”一声打开了，伸进来两只手，捧着两个窝窝头，一碗汤。我对这个“镜头”，看了好一会儿才走过去，接过来。不禁感到一阵酸楚，淌着泪啃了几口窝窝头，从黑乎乎的菜汤里捞出仅有的几片菜叶，汤喝了一口，又吐了，太咸！

何时吃午饭，午饭能送些什么来？米饭，馒头？有肉吗？放下早晨的饭碗就盼望着不管是什么样的午饭了。等啊等啊，十二点过了，饿得发慌。眼睛盯着门下方的小方口，怎么还不打开？一点多了，恍然大悟，监狱里可能一天只有两顿饭。从此，生物钟得重新调整了。

应该说，一切都变了。

从4月15日广播事业局的卢杰告诉我，我给他的总理遗言被查获起，日子就没有平静过。特别是4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的毛某来厂保卫组之后，我的前途阴云密布。因为来不及与给我遗言的同学联系上，此时信也不能写了，不知



道是谁给他的，他是否能讲出来，如果不能的话，与其让他下狱，还不如我上。

那些日子天天提心吊胆。宿舍楼道有点动静就以为是来抓我的，走路总觉得有人在跟踪，度日如年，很难熬。而今天把我抓起来关到了监狱，却有如释重负和感觉，此时此刻反倒很轻松。

没睡好，没吃饱，躺在地上，两眼看着这个空荡荡的牢房，大小与我宿舍差不多。当目光扫到门上时，突然发现门上方的狭窄开口露着两只眼睛，分明是在监视我，出于反感，我也睁大眼睛盯着他。不一会外边的眼睛不见了，放下来一个小布帘。随即开了门，进来一个高高的汉子，我想这就是小说中的看守吧。他喊我坐起来，不要躺着。

“我头晕，坐不起来。”我依然躺着。

“怎么会头晕？”

“没睡好觉。”

“干嘛没睡好觉？”

问得太无理头了，我没再接茬儿。他也没强把我拉起来，关门走了。

这一天头重，腹空，昏沉沉，软绵绵，思绪万千。

四 第二次审讯

下午4点钟，楼道里传来送饭声，太好了，这次管它是什么，一定吃个净光。但是，很不幸，偏偏这个时候又被带去传讯。我好生气！嘴上不说，肚子咕噜咕噜叫。

这次换了个审讯室。上次与我口角的女警不在了，只剩下一位比较温和的。不禁在想毛某是怎样一个人？他把我关

进监狱，可是他隐约有点关照我，他分明看得出那位女警对我态度不好，我对她也很反感，今天她就被撤下去了。毛某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这样？

一走进审讯室，还没等我坐定，毛某就发问。积蓄一天的委曲、愤懑，乃至反抗情绪正待发泄，我一言不发，侧过身去，面对墙坐着，不停地流泪。

“你哭什么？哭能解决问题？还是回答问题吧。”毛说。

“请让我平静下来再说！”我依然侧着身。终于控制住自己，擦干了眼泪，愤愤地反问：“我犯了什么罪？你们这样对待我！”

“怎么对你了？”毛问。

“无产阶级专政专到我头上来来了！”

“还没有对你专政呢，没有对你怎么着么。你怎么会这么想？”他态度并不坏。

“没想到这里会这么冷，这么脏。”停了一会又加了一句“也不知道一天才两顿饭。”情不自禁又落了泪。

“来这里就得遵守这里的规定，你还想像家里一样暖和和，一日三餐，细米白面？这里有这里的规制，在这里住一天就得按这里的规制办。你受不了了，想回去，那就尽快说清楚，今天说了，今天就放你回去。”

“我已经说清楚了。你们相信就放我走，……”

“你讲的不是实话。”

“你们不相信那就关着吧，等到谣言制造者抓出来那天再放我好了。”

“你要听清楚，你一天不说实话，一天就不放你走，你

就得在这儿关着。”

“你们既然下这么大决心，花这么大的气力，制造者肯定会揪出来，早晚你们得放了我。”

“我们就是要顺藤摸瓜，揪出制造者。你说吧，你的那份到底是哪儿来的？”

“北广阅览室。”我说时毛某又让女警记录。

“什么时间拣的？”

“3月5日。”

“那你为什么原来说是在火车站拣的呢？”

“撒谎没经验！”我不耐烦了。

“到底是北广阅览室还是火车站？”

“北广阅览室。”

“现在你还改不改口？”

“不改了。”

“你就一口咬定是北广阅览室了？”

“是的。”

“到底是不是？”

“是，你放心好了，我绝对不会改口了。”

“我们在北广也查到一份，可是和你的那份不一样。”

“我知道不一样，一样的话，早就两股并一股去了。”

“什么意思？”

“比如说张三的一份被查到，他交待是李四给他的。如果我的那份与张三那份一样，虽然不是张三给的，我也不用编这儿、编那儿了，就说也是张三给我的不就结了么。”

“你这样态度就不好了。”他是很平和地说的。

“你们不就是要抓谣言制造者么。”

“阅览室那么多人，怎么别人没拣到，就你拣到了？”

“该着我倒霉。”

“你若还不说，就只好还在这里关着了。”

“随您便吧。”我已经认命。

“你一共传抄了几份？”他没有训斥而是换了个话题。

“四五份吧。”

“但是，在厂里我们又发现了两份，都说也是你给的，怎么回事？”

“那有可能，有几份可能是他们从我抽屉里拿的。我办公桌的抽屉从来不锁。”

“你发现抽屉里少了，没有追问？”

“没有，我不会追问的。我没有的话，看到了也会拿的。”

“你的问题严重了。”

“我知道。”

他又反复问我遗言到底是从那里来的，详细询问北广阅览室的情景，拣到的那份什么纸，什么字等等，还不时地提醒女警记录。很明显他是在走过场，我俩分明都在演戏。我是演给他的，可是他是演给谁的呢？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真劳神。最后，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五 开始了狱中生活

从审讯室到我住的牢房，途经院子时我稍稍注意看了看，很冷清空旷的。牢房大楼里很特别，中间的庭很大，楼道成放射状。前边有人带路，我有意走得很慢。在穿过楼道时，看到一个牢房的门打开着，房内的人满满的，地铺从

墙的一边排到另一边。看守从牢房内提出来一个水桶，接着又拿出来许多碗筷。我心想，这屋子里的人竟喝了一桶菜汤。

回到我的牢房门前，抬头一看 12 号。刚走进去就有人送来晚饭。这次是进来个人，而不是从门洞伸进来的手。依然是两个窝窝头，一碗汤，不过这次菜很多，而且不咸；只是一滴滴油也没有，吃起来很涩。我饿得慌，吃了整整一个窝头，我对他们说，剩下的那个给别的犯人吧。因为我听到过旁边的牢房因为别人吃了他的窝窝头而大喊大叫。

饭后不久门下方的小孔又开了，送进来一份报纸。好高兴啊，爬起来没穿鞋便跑过去取，打开一看是 5 月 5 日的《人民日报》，就两版，只有梁效的文章《大造革命舆论》，真倒胃口！丢在一边，便躺下睡觉。

“还不到七点钟就睡。起来，起来！”看守推门进来说。
我只好爬起来，强坐了一会又躺下，没多久便睡着了。虽然睡得零零碎碎，总还是做了许多梦，梦见了家里人，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没想到这一夜回了一趟家，可以说睡得很“甜蜜”。清晨起来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活在这个牢房里，比起广阔的外界空间是太小了，但是时间却变长了，想看书，想学习，便向看守提出要毛著。对于毛主席的著作，以前没有发表过的解放前四本和解放后四本，都通读了：而正式发表了的毛选一、二、三、四卷却没读过，现在正好补上。

新的生活开始了。看见屋内从东到西拉了一条绳子，我兴奋起来，马上起“床”，把被子凉在绳子上，一来放放味，二来凉凉干。

房间里再没有别的，坐在地铺上，仰头观赏这床被子。它是白里黑面，确切地说是灰里，因为脏得已经面目全非了。

噢！这里还有个图案，黑被面上用白线缝了一个“井”字。这代表什么意思？对着这口“井”，捉摸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再翻翻别处，又发现被子的一边里子拆了，棉花还算干净。这方法不错，我把另一边也给拆了，露出白棉花来，今晚脖子围的是白棉花而不是灰抹布了。太好了！真想给这床被子写首“赞美诗”。

正在构思，突然发现被子上有血迹，虽然已经模糊，但分明是血迹！而且不是星星点点，而是“南北美洲”。看着这血迹，想着怎样才会流血，以及流血时的情景，同时想到这被子会不会也留下我的血迹？

监狱、牢房、犯人、血迹……过去只在小说或电影里看到，现在我亲身来体验了，不尽打了个寒颤。

深思良久，再也没情绪欣赏与赞美这个被子了，站起来走走吧。环顾牢房四周，这才感觉到牢房与平常人的住房不同，这里不是白石灰而是红砖墙。四周砖灰、刀痕、粉笔字……，字迹大多被涂抹过。细细地看，认真地猜想。这是大自然的手笔还是犯人的佳作？看这里还留着几个字“76年1月13日”。这一天，这里一定关过一个人，他犯了什么罪？1月13日是什么日子，这么值得记录？会不会与1月8日有什么联系？情不自禁，我也用泥灰在墙上写下了“76年5月6日”几个字。写完有种到此一游的感觉，很侠义。

今天头不太痛，而四肢倍感酸软，走走，躺躺。这里没书看，没笔写，只有用脑子想。主席讲现在阶级关系变化了，

资产阶级、走资派在党内。的确监狱里关的人也变了。过去关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地、富、反、坏、右、叛徒。现在这些人放了，关起来的除了普通老百姓，还会是什么人？以后将怎样？不知道总理遗言这事会闹多大，文化大革命已近十年，事情经历得太多了，自知不会有好下场。我在这里要住多长时间，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看来我得把这牢底做穿了。起来舒展舒展身体吧，伸伸胳膊腿，练练自由体操。忽然想到在这里可以把辫子留起来，这个副产品不错。

在牢内转了两圈，手闲心静。粗粗草草做了个打油诗：

牢房

四壁砖墙，
高挂铁窗。
门上方，开狭缝，
供两只眼睛张望；
门下方，开方孔，
足够送进来
两个窝窝头、一碗汤。
谁说我没有自由？
这 50 立方米
任我腾空，
任我横卧。
太阳西升西落，
我自安然独坐。



当有人送早饭来时我提出要点水漱漱口。

“你房间不是有水吗？”门外传来的声音。这声音大大地刺痛了我。房间里的自来水管接的皮管子是冲大便用的，

我又没有杯子，难道让我把嘴对着这个皮管子用水吗？很难过，不由得心酸落泪。饭后，有人来问我不要水喝。我的余怒未消，他们不给我漱口水，气下不来。虽然口渴难熬，眼泪不能济渴，我还是毅然地回了一句“不喝！”

这一天和水较了一天劲，想着《上甘岭》里的镜头，不时地也吧嗒吧嗒嘴。几次想“报告班长”，但是控制着，自尊不要我开口。体验到渴死人比饿死人可能来得更容易。下午实在熬不住，便对着冲大便的皮管子，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倒也痛快。

六 第三次审讯

下午四点钟又被提审。这次我没有抗议，没等毛某提问便先开口：“今天我算是明白了您昨天说还没有对我进行专政的实情了。”

“怎么讲？”

“第一，昨天我看到了别的房间里是四、五个人一屋，而我是一个人一间；第二，我听到斜对面的脚镣声；第三，看到了我被子上的血迹。而这些还没有加在我头上。”

“你听到这些，看到这些，不要有别的什么想法。”

“不会的。我想这些人也许是杀人犯，也许是投敌叛国分子，大概不会轮到我。我相信党的政策；但是，同时我想说，如果这些加到我……”

“如果对你这样的话，你会更加不说实话了，是吧？”没等我说完，毛就接了。

“是的！不必浪费时间了，我已经讲过了。你们相信就放我出去；不相信，那就关着吧。不过我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想看书。我对自己身体、生命毫不怜惜。但我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活一天想学习一天，增长点为人民服务的知识与本领。希望给我毛选一卷。”

他没接我的茬儿，还是追问我遗言的来源。接着很诚恳地问：“你为什么不讲出真实来源呢？你的想法很不能让人理解，奇怪得很，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这样下去，怎么能放你出去呢？”

我都懒得回答了。他接着问：“你是不是认为你不讲是在保卫总理？”

“那您的意思是进行追查，以及你们认为交待清楚的人就都是反总理的啰？”我反问他。

“不是。”片刻后，他很认真地说：“在你们工厂里你说，对于总理的逝世你感到很悲痛，你十分怀念总理。我也说了，不仅你一个人怀念总理，全国人民都十分怀念总理。我是不是这么说的？”

“如果不是您这么说，我还不跟您说几句实话呢。”他主动又提对总理的怀念，我也直言不讳。

“你有问题复杂了，你要老老实实呆在这里。”

“我很老实。昨天饿了一天，今天渴了一天，我都没有报告班长。”

“你可以报告嘛，你可以要水嘛。”

“我才不去要呢！”

“为什么？”

“今天我想漱漱口要点水，要个碗用一用，他们都不肯。

我不会向你们乞求，渴不死人。”

“嗽口，又不是什么大事，可嗽可不嗽嘛。”接着他转了话题。问：“你想出去吗？”

“想。”

“那你就说清楚。”

“我说清楚了。”

“你是宁可在这里不好受，也不说了？”

“是的。”

“你一口咬定是在北广阅览室拣的？”

“对。”

“究竟是不是在那儿拣的？”

“是。”

“那你只好还在这里关着了。”

“我知道。”……



七 出狱

回到 12 号牢房，吃了半个窝窝头，那个女陪审员又来问问题，都是有关阅览室的。我回答得有些不耐烦。她走时我又叮嘱她要书。几分钟后她转回来叫我去，并问我房间有没有自己的东西，看来是要把我转移到条件恶劣的地方，现在要开始对我施行谁知道是哪家的专政了。

我就像电影里要走向刑场的人一样泰然走出，目不斜视，

昂首阔步，回到那个第 34 室。

“对你的传讯，服不服？”毛的提问，令人摸不着边际。

“不服。”

“你在工厂里没说老实话，才把你弄到这里来，你是在这儿交待的阅览室。”

听他这么说，我楞了。他是想认可我现在说的了？这出戏要转场了？

“到底是车站还是阅览室？”停顿片刻后他又问。

“阅览室。”我还没有完全搞懂。

“关你服不服？”

“服。”顺水推舟，我改了口。

“你说政府不相信你？还是相信你的嘛。暂时相信你，先放你回去，因为考虑到你身体确实不好，另外种种考虑吧。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以后向你们厂保卫组谈。你的事没完。”

他说完，见我有些鄂然，又加了一句：“你走吧。”

此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慢腾腾地跟着女警走出。走到“王八厅”时，看到那边好几个人在商量着什么，突然都转脸看着我。那个女警也停下了脚步，莫非有变故？此时毛某发问：

“你带钱和粮票没有？”

“没有。”心想这是哪跟哪啊？看他们面面相觑，便镇定地，干脆利索地抬起头说：“我不需要钱和粮票。”

“那你就走吧。”

还没有完全搞明白，就已经被那位女警带到了监狱大门口，她只说了一句话：“出去后要是胡说八道的话，反映过来

有你好受的。”我当时只是在想：你们用轿车接的我，怎么不用轿车送我呀？

出了大门，立即回首看看门牌，“炮局 21 号”。从来没听说过这地方，不知道是在北京的东南西北。什么也不想了，见路便走，越走越快，好像恐怕被他们再把我抓回去似的。



北京市炮局监狱

当走到大马路时，认出这是每天上下班的街道，步子慢下来。不知后面是否有人跟踪，不知路上的人是否知道我是从哪



里来。我的头发蓬乱，眼睛红肿，脸色焦黄，衣着脏旧，步履缓慢，这些路人都看得见，而我的内心却无人知晓。

虽然只关了两天，但当我来到人世间，走在路上，感觉似乎过了一个世纪。

今天的太阳显得格外柔和，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还迟迟不落。我看着她，朝她走去，开始感觉一步步接近，却越来越远。当快到宿舍时，她已经落幕了。

从此我变了，过去的我天真浪漫，无忧无虑，充分享受着革命先辈为我们创造的一切，并誓做革命的好后代。而今天我在北京市公安局挂了号，那个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公章的传讯证上有“刘淑君”三个字，毛某在抓我那天晚上对我说最后还要我在上面签字。但是出来时他没提这事。他说暂时放我，说不定哪一天还会抓我进去，那时再签不迟吧。想着想着不尽加快了脚步。我的出来是暂时的，因此这时间是十分宝贵的。

走过雍和宫大街、地坛公园、穿过安定门外大街、过青年湖公园、柳阴公园、黄寺大街、最后到了德外北郊市场。七点多回到宿舍，一进屋便倒在床上哭了，好伤心啊！这个世界怎么是这个样子？

不过很快便起身拿暖瓶去打水，渴死了。水，现在是我的第一需求。虚弱的身体感觉这壶水提起来很吃力，摇摇幌幌走出走回。这个晚上喝了一壶水。

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一会在轿车里，一会在牢房，一会在审讯室；广场，监狱；毛某，女警，看守，反反复复出现，这宿还不如在牢房的一夜。

第二天星期一早早来到工厂，警觉地看着每个人，似乎没有人知道前两天我上哪去了，不想隐瞒，也不会隐瞒。在我开始讲述时，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当知道这一切并非我杜撰时来了好多人。我说到窝窝头特难吃时，好几个人抢着说：“下次你再被关起来，我们给你送巧克力去。”

那些在我被追查之后事先和我打招呼，把他们从别的渠道传抄的都私下与我并股的人，当知道我没有供出他们时，感动得握着我的手抖来抖去。不停地说：“谢谢！谢谢！”

在讲审训过程的对话时，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突然，小童问我：“你说撒谎没经验，他们没打你？”

“没有。”这其中的复杂曲折内涵难已说清，不好和小童讲。后来他也被关压并流放，其中的原尾就更深奥莫测了。

最后讲到放我出来之前他们问我带没带钱和粮票，我头一扬，不屑一顾地说：“我不需要钱和粮票！”说到这儿，等不及我往下说，好几个人马上追问：“他们怎么说？他们怎么说？”我很没情绪地说：“他们就说‘那你就走吧。’”

没想到话音刚落，引来的是哄堂大笑。卢桂兰说：

“小刘，你搞错了吧。他们是要收你的钱和粮票，你吃了人家的窝窝头，一个也是吃了呀。哈哈！”

“你以为他们要给你钱和粮票，为什么？”小童问。

“因为我吃得太少，两天就吃了一个零几口，出去一定得买点东西吃呀。另外，他们用轿车接的我，而不用轿车送我，总要给我乘公交车的路费吧。”这番话，又引起一阵狂乐。大家七嘴八舌：“你想的太美了。”

“太幼稚了！” “一个如此天真的犯人！”

“你出来后，监狱里的人肯定也会笑你，真是一个傻蛋！”……



左一许得振右一曹晓童右二卢桂兰

几天后同事问我是否有人盯梢，一天傍晚索性一个人去外面走走，不知不觉来到公园，慢步赏月。我倒看看除了月亮跟踪以外还有没有密探，偏偏今天连月亮都没有出来窥视。公园里，大自然是如此和谐，湖面倒映着路灯，想着小时候读过的猴子捞月亮的故事，湖水，井水有窃取月亮的本领，猴子也很可爱……今天这是怎么了？反倒很悠闲。

一看表，九点多了，他们那天就是晚上来抓我的，抓不到怎么办？自我嘲解很舒展，告别了湖水，缓缓走回宿舍。

五月十九号下午，厂保卫科的人叫我去。终于这天来了，毛某说的暂时放我，那个“暂时”今天兑现了。

保卫科长姚XX详细询问我被抓前后的情况，就连在监狱

里住的有没有床，吃的饭菜，审讯过程，一一问到。他态度很温和，我也如实做答。当他说“你的事没完，说不清楚的话，有可能还被抓起来。”我说：“我清楚。”

接着还是那一套：遗言到底是哪来的？究竟是谁给的？我一口咬定是北广阅览室拣的。其中几位年纪大些的态度还好，不紧不慢一问一答。而一位较年轻女子态度很坏。她说：“你再这样，就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去了！”

“你们要那么划，那我就过去了。”我回她。

“你还不老实点儿！天安门事件都已经定性是反革命事件了！”

“这和我传抄总理遗言有什么关系？”我反问她。

“你放老实点儿！不要想滑过去！你要再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好惹的！”她还讲了许多当时的流行口号。

我忍不下去了，直面对着她说：“我极其鄙视势力小人！不要以为我被关了监狱就矮人一等！我不会为恐吓低头。你们要是觉得我态度不好，不老实，那就去汇报公安局，让他们再来抓我好了。今天是你们找的我，而不是我找的你们。对不起，没功夫奉陪，告辞了！”说完，我转身走人。

出了保卫组，知道自己离监狱又近了一步。但是内心没有恐惧，很坦然，并不担心“二进宫”。与其和他们苟且，不如精神上彻底遵循自我，哪怕是再去啃窝窝头。

后 记

一、总理遗言是数学系同学王晓明从浙江温州寄来的。四人邦倒台后他专程来北京，得知此事后心情非常激动。他

说幸好我没有交待出他来。是一位部队高干子弟送给他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把那位朋友供出去，也只会说是从什么地方拣的。他们那里四人邦势力很强，加之天高皇帝远很不讲政策，如果他被关进去的话，肯定是没命了。

回到温州，他给我寄来一把龙泉宝剑。

二、总理遗言我传给了许多人，送给文革前广播事业局负责人卢杰时，他就有判断说不会是总理写的，不过很愿意读到，并传给别人看。

他被查获后，第二天一大早他儿子就来到我宿舍通风报信儿，他说：“你给我爸爸的那份总理遗言，我爸爸给别的老干部看，他们又都传开来，被发现了，一个个交待，最后查到是我爸爸给的。我爸爸没办法，只好供出是你给的，很对不起！我爸爸一定让我事先告诉你有个准备。”

我一听，头都大了。我一路走来一向顺风顺水，哪遇到过这种事！感觉好像解放前地下工作者遇到的处境一样，心想不能退缩，不要恐惧。于是平静地对他说：“好吧，没关系，就让你爸爸告诉他们是我给他的。谢谢你事先告诉了我。”

他还带来了我传给他爸爸的那份遗言，问是还给我还是上交？我说：“上交吧，这样显得你爸爸态度坦然，而且还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三、被抓之前的日子里很不好过，天天感觉有人在盯梢，随时都可能被抓起来。在这种激发态下生活很不是滋味。

一个周日早晨 6 点多钟，“咚咚咚”砸门声把我惊醒。

“谁？”我问。

“抄家！”门外回答。

我坐起来，此时紧张倒是其次，我恨极了！这位毛某真不是个好东西，是个骗子！太卑鄙了！他假装态度温和，说什么“你不要紧张。”而且说了好几遍，原来这“不要紧张”就是要我放松警惕。真恶毒！我恨毛某人！恨公安局的人！恨来抄我家的人！

我又躺下了，就是不与你们配合，不马上给你们开门，看你们怎么着。

外边“咚咚咚”敲门声不断。我就是赖着不起。突然听到：“还不快点起来，快开演了。”

噢！原来不是公安局的，而是曹晓童。马上爬起来，开了门，我俩哈哈大笑。这一惊一喜，紧锁的神经松开了。没洗脸，没吃饭，我俩骑车兴高采烈地去看电影了。

四、刚出狱的那个周末孙篷一和萧灼基来了。当我说监狱里的人对我还算关照，让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时，没想到萧灼基却说：“你太天真了。”

我问为什么？萧先生说：“这是最重的型罚，你还是关得时间太短。把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这等于剥夺了他说话的权力。与人交流是人的本能，长时间不让你说话，不让你和任何人交往，这种痛苦比皮肉之苦来得更加残酷。”

我和孙篷一静听他被长时间关押的体会。他曾说到，后

来当他听到外边的鸟叫声，都会倍感亲切。

五、关于在监狱吃窝头的段子，后来听郑仲兵说他们关在监狱时，有一次给他们端来的是没有蒸过的生窝头，还遭到一段侮辱：“你们还想吃蒸过的？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告诉你们，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还想吃他妈蒸过的窝头！你们想想，你们一个人一天四个窝头，八个人，四八三十二，这么多窝头拿来喂猪的话，能养活多少头猪，能为国家生产多少斤肉？”

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这样的话，我想不出我是会起来揍他，还是暗暗落泪。

在帮聂元梓写回忆录时，她提到在监狱里吃窝头时说：

“晚饭吃的是玉米面窝头，一人就给两个，我把自己的吃掉，还把其他犯人吃剩下的也吃了。我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其一是：一定要吃饭，要多吃，监狱里的饭菜质量很差，我就以数量补充质量，加大饭量，不管顺口不顺口，不管味道怎么样，都强迫自己多多益善地吃。我想。尽管窝头不好吃，可是一个窝头总有那么一点营养，我多吃一块窝头就多增加一点儿，再多吃一块，就又多了一点儿，监狱里的窝头，别人吃不下，我一口气能吃3个！灰乎乎的盐水煮土豆，根本没什么油水，我也使劲往肚子里装。”

聂元梓在文革前是高干，吃穿用很讲究，但是进了监狱却啃得下极难吃的窝窝头！而我这个天天在工厂食堂吃饭的职工却感到窝窝头难以下咽。提到这点，聂说：“你首先要想的是生与死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吃。”

六、出狱后近一年，即1977年4月份，北京市公安局的人找到我，说要给平反，问有什么要求。我提了两点：

1. 想再回到把我关起来的监狱里去看看，因为关在里

边时，没能仔细瞧瞧，没想到那么快就放了

2. 想见见把我抓起来的毛某，和他聊聊。



他们答应了，但始终没有兑现。我曾对人说我有个办法实现我的意愿：我再犯个罪，一个不大不小的罪。嘻嘻！

22年后终天和抓我的毛某见了面，是从老同学许俊芬那里得知他家住址。他刚刚退休，看上去感觉他完全换了个人，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锐气、敏感、干炼。我对他说：“当时我觉得您很像苏联的捷尔仁斯基。”他都没有任何表情，令我十分惊讶。不过从后来谈话中得知多年来他也很不幸，用他的话说：“里外不是人。”还说像我这样能够理解他的几乎没有。

我向他提议写点东西吧。他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从他家走出，我在想：我被关了两天，写了两万字回忆，

朋友们争相传看；他几十年经历写出来的话，肯定会是个传世之作。

七、毛先生把我关进监狱，但从始至终他的言行都很出人意料，他似乎是个矛盾的综合体。正因为此，使得我的入狱不是悲剧。我对他怀有强烈的好奇心，甚至有种敬畏感。很想读到他内心。



给毛秉麟先生看我写的回忆录

回想起来，他的状态当时已成定式，人人都是双面孔，专政机关的人也不例外。为什么是这样？怎么造成的？

八、一段联想。1976年“四五”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后，单位追查去天安门参加悼念活动的人。我们室主任许德振问我时，我说：“我才不会随厂里队伍去呐，从厂里走到天安门得一个多小时，那多慢呀！我是骑自行车去的，早早就到

了，可以多看看，多抄抄。”

许主任说：“追查的是随厂里队伍去天安门的，你没有跟队伍去，而是自己骑车去的。那你就算是个漏网之鱼，不在调查之内，算了。”

当时的许多基层领导就是这样明白地糊涂着。

九、这是一段个人的亲身经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谈话内容等都是原版。我一直想把这段经历拍成电影。其中的男主角都想好了：陈道明，或孙淳，或李可夫。

十、失去过自由之后，才更觉自由之珍贵。

自由（微型诗三首）

一

自由，
人生最大的享受。
那又是什么？
为自由所付出的努力与奋斗？

二

我爱自由。
为了自由，
我失去的>>我的所有。



三

蓝天问白云：
“你为什么一会无，
一会有，
有时还乌云密布？”
白云回答：
“告诉你也不懂，
因为你没有过自由。”



2、这不是银器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还有十分钟火车就要开了，急忙上了车找到座位，四个小伙子站起来给我让坐，最里边的一位还帮我把提包放到物架上。我刚坐下，他便伸出一只手说：“请抽烟。”

“不会，谢谢。”我急忙拒绝。

“不客气。”他的回答带着一股子劲。

我看着他手里的雪茄，一会放在嘴里，一会儿放在桌上很不自在。再看那几位的打扮，西服紧身上衣喇叭裤，头发不长也不短，洋不洋土不土。对面这个小伙子，裤子没吹喇叭，不过那呢子夹克也够派儿的。心想：这是些什么人，话语间有一股躁动，局促不安的感觉。

开车的铃声响了，三个小伙子下了车，原来他们是送里边这位的。更有从容者，一位中年妇女才上了车，留下的小伙子依然是热情地帮她拿包裹，又把里边的座位让给了她。

车开了，小伙子拿出橘子热情地让我们，大家推搡着。我开始发问：“你在什么地方下车？”

“茶淀。”小伙子停了片刻回答。

茶淀？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不过没想到他的话音刚落，周围许多人都转过头来看他。

“你在那里工作还是上学？”我问。

“劳教。”



“什么？”我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

“劳—动—教—养。”他一字一字地咬着说。

我沉静下来，看着他轻轻地问：“几年了？”

“七年了。”又让我吃惊不小。

“那么长时间！”情不自禁地感叹，接着问：

“你今年多大了？”

“21岁。”小伙就像14岁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

“为什么进去的？”

“和人打了一架。”

“为什么判得这么重？”

“我把他的肝给扎坏了。”

“那倒是太严重了，他多大了？”

“与我同岁。”

“噢，十四五岁，正是打架的年龄。当时又是读书无用论盛行的时期。还好，你没把他打死。”

“是的，我很后悔，对不起他，使他终身残废了。但是，当时我不打他，他就打我，也可能他扎了我呢。”

这个逻辑的确成立。我接着问：“你还有多长时间？”

“一年半。”

“在里边都干些什么？”

“烧窑。”

“累吗？”

“累，很累。”

“难熬吧？”

“是的。因为太累，有一次让我们在某地干活，太苦了，

我实在不想去，便把一壶开水浇在自己的脚上。”

“我的天！”我倒抽一口气，然后问：“以后呢？”

“那次倒没让我去干活，但我可受罪了，两只脚痛极了，一个多月才好，而且我的狱期给延长了七十多天。”

“可怜的孩子！”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

“有的人更绝。为了不去干活，用斧子把手指砍了。”

听着真揪心！我接着问：“有学习时间么？”

“没有，干完活躺下就不想动了。有时间也学不下去。”

“能看看书吗？”

“不能，没有书，有也看不进去。”

“能看电影吗？”

“看过一两个，都是教育片。不过这次回家，我看了好几个电影。”

“最近有些武打的片子，你看了吗？最喜欢哪一部？”

“……”（可惜他说的那个片名我忘了。）

“为什么？”

“那里边是真打，而其它的片子都是假打，看着没劲。”

他竟然能看得出来真打假打。

“有部译制片《悲惨世界》，你看过吗？”我又问。

“看过，我很喜欢这个电影。”

“影片主人翁让阿让从狱中出来在一处住下，那家人对他很好，他临走前偷了人家银质茶具。被人抓回来后，那主人却说不是他偷的而是他们送的。你能体会这其中含意吗？”

“能，我看了非常感动。”

突然我看到他手臂上有黑色纹过的图案，他也觉察到了，

把手臂缩了回去，主动说：“这是在里边纹的。”

“谁给你纹的？”

“关在里边的人。”

“痛吗？”

“开始痛，很痛，但不能表现出来，否则被人瞧不起。”



没想到，人处在这种境地还如此顾及脸面。

车箱里围笼的人多起来，问长问短，开导他，让他喝水，给他糖果。我这才发现他没有水杯，便拿出一个白塘瓷缸，沏了茶让他喝，他太渴了。拿起来大口大口地喝着。



“在里边吃些什么？”一位乘客问。

“窝窝头，有时也有馒头。”

“菜呢，有肉吗？”

“白菜、萝卜什么的，很少见到肉，过年过节有点儿。”停了一会儿，他又加了一句“是去劳教，又不是去疗养。”

“对，吃点苦吧，想想被你打伤了的那个孩子也很苦。还有一年半，好好熬。”我说。

“是的，不过得别出事。”

“能出什么事？”

“我本来因为年龄小判了三年，可是在里边又打了一架，加了两年。中间还逃跑过一次，又加两年。”

“两年？逃跑一次要加两年？”

“没打我就不错了。”

“因为打人被抓，你怎么在里边又打人了呢？”

“我们打群架打红了眼。他们一伙，我们一伙，一个人与对方发生了阻隔，我们一伙人就都出动，他们也是。那天我就是为我们这伙人去报复而出的事。”

“现在还打吗？”

“不打了，年龄大了懂事了。当年的伙伴现在上学的功课很紧，大部分人都有了工作，没有闲心了。刚才送我的那几个同学，他们都有了工作，干得都很好。”

谈话中，得知车上许多人去茶淀是看望关在那里的自家亲人，都迫切想从这个孩子口里多了解些那里的真实情况。

聊到家庭情况时他说：“爸爸对我失望了，妹妹讨厌我，只有妈妈疼我，但是她病得很重，就是因为我的事病的。为了妈妈我也不再生事了。否则的话，就见不到她老人家了。”

“说得对。在里边表现好点熬过去。为了家人你也得管好自己。出来后，你爸爸和妹妹渐渐也会原谅你的。”

“是，我知道，您放心。”

沉默了一会，小伙子看看我，然后低下头轻轻地说：

“大家对我并不歧视，这使我很感动。这次是劳教所给了我几天假回家看母亲。我是上星期二从茶淀回北京的，今天整整一个星期了。”他说完突然抓起桌上的烟盒向窗外一扔，并自言自语道：“回去就把它戒了。”

他的这一举动，不知道是看我老是盯着他手里的烟，还是为车上大家好心关切所感动而下意识的举动。真希望他像抛弃烟盒一样地抛弃过去的一切。

谈话还在继续，我思索着这孩子的经历以及这个社会，后来他们又说了些什么没有听见。

不知不觉快到天津站，我准备下车，把那个搪瓷缸递给小伙子说：“你拿着路上用吧。”

“不，我不用，你装起来吧。”

“收下吧，你路上用得着。”
旁边的男人都劝小伙子，他执意不肯。

“这不是银器。”我冒出了这么一句，小伙子一愣，不再推辞，红红的脸上露出笑容，一个字也没讲，收下了茶杯。

小伙子帮我提了包裹送下车，一直送到天桥口。他是倒着走回去的，不停地摆着手。



文革中的小孩子

3、 跌落，一次次跌落

(一位朋友的自述)

— 第一次跌落

人们都以为我是因为和苏联学生谈恋爱而患病的。有些人专门爱听、爱传、爱编造别人的故事，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才不会爱上苏联学生呢，没有哪个能让我看得上，起码我没碰到一个。

在苏联上学时，我和丁然、周密，还有一个苏联女生住在同一宿舍。当时，这个苏联学生正在谈恋爱，晚上她经常把她的男朋友带到宿舍来。一天晚上，那个男生没走。他俩睡在一个床上，动作很响，还说情话。男的问女的：“舒服吗？……”

我当时厌烦极了，几乎一夜没睡。

第二天我对那个苏联女生说：“你们这样做不合适，首先你们还没有结婚，不应该发生关系。另外，你不应该把男生带到女生宿舍来过夜。”她不承认，反说我造谣，和我大吵大闹。我也不示弱，和她争辩。后来学生党支部出面解决，他们让同宿舍的另外两位同学做证。怎么也没想到，丁然和周密竟然都说自己睡着了，没听见。其实，我很清楚她们也没睡好，整夜都翻来复去，其烦躁程度不亚于我。

对于苏联学生的表现我并不以为然，因为本来我就不大瞧得上她们。而周密、丁然的态度令我十分难过。在延安时



我们就在一起，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像亲姐妹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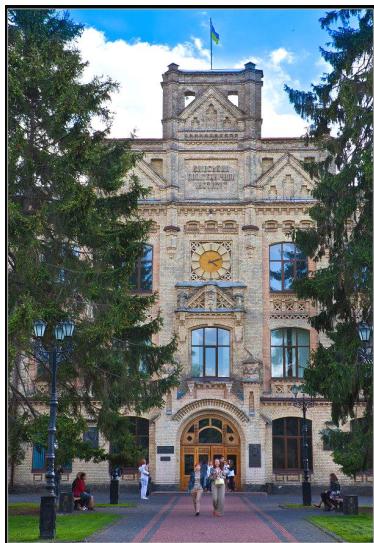
小时候我们随父母去延安在部队生活，军人的严谨、艰苦，在我孩提时代感到的是无比新奇，充满乐趣。小学三年级时我转到北京“八一”学校。我来之前周密就在这个学校，她学习很好，总是全班第一名。我来了以后，我俩就不分上下了直到毕业。不仅是学习，其它方面我也都很优秀。老师们非常喜欢我，让我当大队长。过去都是我帮助别人，做别人的工作，从没有一个人说过我一句不是。高中时我就入了党，做团支部书记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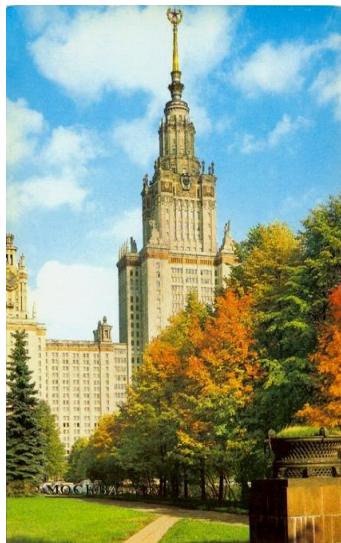
说实在的，我长得很清秀，许多男孩子追求我，感觉到以及没有感觉到的我都没去理会。许多长辈也非常喜欢我，夸我德、才、貌兼备。在一次舞会上，罗瑞卿叔叔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我们眼看着你从一个小女孩儿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我忽的一下子脸变得通红，很害羞，但也很得意。

我时常回忆，回忆美好的童年、小学以及中学时代的生活。即便在苏联留学的头两年还都很顺利，学习，生活紧张而愉快。我各科成绩依然保持优秀，多方面能力很强，与苏联老师和同学相处得也很好。感觉世界对我无比厚爱，似乎生活本来就这样，而且永远如此。从来没想到天会塌下来。

一天，天真的塌下来了！我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无休止地挨整。从国外到国内，从上到下，院、系、班、组；党团组织，大小会批判。书记、支委轮番找我谈话，给我扣上反苏、破坏中苏友谊的帽子，搞得我精疲力尽。我由不服、委曲、疑惑发展到气愤，鄙视，乃至仇恨。我始终“态度不好”。抗拒，不顾一切地抗拒情绪时时萌发。得不到任何支持与帮助，同学们都不理我，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着我。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吃不下，睡不着，整夜整夜不能入睡。胸口像堵了一块大石头，压得透不过气来。消瘦，一天天消瘦下去，终日提不起精神。课，还勉强上着，但一点也静不下心来。我挣扎着学下去，学下去。可是越来越难以支撑。对我打击最大，最难以忍受的是学习成绩的下降。



基辅理工学院



莫斯科大学主楼

后来学生党支部也觉得整得太过份了，把我从基普理工学院转到了莫斯科大学。但是为时太晚，我已元气大伤，实在学不下去了。没多久，便把我送回国，没能拿到毕业文凭。当时我神志很清醒，知道自己并没有精神失常。

这是 1957 年前后的事情，这段经历改变了我的一生，第一次从天上摔到地上。

二 第二次跌落

王震叔叔帮我调到无线电器材厂。工作不累，还给我一定自由度，领导和群众态度都很好，人人都非常友善。我迟到了，做错了什么没有人责怪。大家经常主动帮助我、关心我。这些过去与我毫无关系的人似乎有意识地协助我心理平衡。当然也有些闲言碎语，没想到我的高干子弟身份以及留苏的经历，竟然成了人们注意并议论的话题。许多传言大多是猜测、推论出来的故事。加之我一贯衣着考究，平时寡言简出，所以更加引人注目。这目光中有好奇、羡慕、甚至嫉妒。不过，我不去理会，上班来，下班走。渐渐地我恢复了，虽然骄傲也没有了，却真心重新投入生活，并热爱生活。

但是后来我病了，不是一般的病，是精神病。又一次从天上摔到地上。顿时整个世界都变了，完全变了！从此我没有了亲切、爱护、关心与同情；有的只是歧视、谩骂、污辱、甚至是幸灾乐祸。“疯子、疯子！”的唾沫星子恨不得唾在我身上。比起在苏联上纲上线的批判，这里更多的是粗俗，而且无缘无故地带有报复性。好在本来我就没有理会他们过去对我的看重，毕竟我经历过围剿，而且从那以后活得很谨慎，所以对周围人们脸谱的变化并不十分奇怪。一群小市民，任

他们去表演，气极了还他们两句。

当时最担心、最害怕乃至恐惧的是把我送进医院！我曾两次被送进精神病院，一次是安定医院，一次是小汤山医院。

走进医院就如同走进监狱。两次医院住下来，我又患了一个新病——恐惧症，害怕护士，怕极了。他们对待病人就像对待犯人一样，甚至更坏，简直是虐待。病人家属常来看望的，护士对他们就好些。看望的人多或者地位高，护士对其病人的态度就好的多，怕他们告状。而我孤身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没有一个人来看我。我的病情好坏，甚至死活，似乎与这个世界毫无关系。

我十分难过，心中有说不出的委屈，经常暗自落泪。而在护士面前又强装着若无其事，决不让他们看见一滴眼泪。这些护士莫明其妙地对我刻骨仇恨，恨不得我早死，他们大概知道我父亲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捕入狱，而且八成永远也出不来了，不会有人来看我、关心我、保护我。

对于父亲，关起来比不关起来好，关在里边少了许多批斗，少受不少罪。而我却因为他的被关，吃尽了苦头。



一下子我变成了黑帮子女，被抄家、污辱、打骂；不断地交待、认罪、揭发。不过这一切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反正我早已交上了恶运。只是关进医院之后才觉悟过来：我一个反革命家属，狗崽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我就像历史车轮下的一条小虫。但是老实说，我从未想到过死，绝对不想自杀。只是想快快好起来，快快出院，快快离开这个人间地狱。所以我忍受着，忍受着一切。

三 我的父亲母亲

我生活的大起大落与我父亲不无关系。

父亲是天生的军事家。身材高大、面容严峻，一派军人风度，很有军事才能，曾参加过专用坦克的设计工作，他的部下都很尊敬他。但是我，他的女儿，一点儿也不爱他，在我心中他不值得我尊敬，我甚至恨他。

父亲年青时非常英俊、威武，受过高等教育。第一次见到我母亲就爱上了她，那时父亲已经参加革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母亲大他十岁，他曾多次向她求婚，他是跪在地面上求我母亲同他结婚的。后来他们生下了我姐姐和我。

在别人眼里父亲是非常严厉、冷漠，有时甚至很粗暴，只是为了打仗而活着的人；而在我母亲面前他却判若两人。我父母从没有过争吵，他们之间没有一丝裂痕。父亲对母亲十分体贴、温和，而且还带有某种敬慕。在生活中，小说里，电影映幕上从未见到过像我父母那么和谐、默契、情调高雅的夫妻。但是，后来他们离婚了，1949年刚解放父亲第一次违背母亲的意愿，没让她留在北京，而是在天津落了户。从此我和姐姐也各自一方。

这之后的二十多年里，许多年轻、漂亮、干练的女子追求我父亲，但他坚持不再结婚，因为在心中只有我母亲。他经常去天津看望她，他依然爱着她，十分地爱。

父母离婚以后，我同父亲住在一起。我们有 7 间房，我自己的房间很宽敞，屋内摆设特别讲究，有许多书籍、画册、玩具等。我的好几套衣服都是爸爸从国外买来的。他很会买，面料、颜色、式样都很好，穿起来很得体。在物质方面爸爸非常大方，差不多是我要什么就给买什么。我的生活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优越，但是，我并不幸福。我不爱父亲，父亲也不爱我。父女俩像陌生人一样住在同一屋檐下，别人是很难想像得出这种生活是什么滋味。

一天我洗完澡回到自己房间。穿着白纱衣裙，脸绯红，偎坐在床上休息。突然门动了一下，开了个缝，伸进来一只胳膊。我吓呆了，惊叫一声晕了过去，只感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右臂，后来又松开了，胳膊缩了回去，门也关上了。我很清楚这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他想占有我。

清醒之后我哭了，难言的苦衷使我抽泣不止。贞节，灵魂中的贞节，我失去了。随之单纯、天真、欢乐也一扫而尽。从此我眼睛变得浑浊了。周围的一切看



起来都变了形：圆球上长着尖角，方块却都是溜肩膀；不知道贫穷、痛苦之中是否有甘露；但我不再相信欢乐，那深处一定流淌着血、泪和苦苦的酒。

对于我父亲，我仍然称其为父亲的人，我并不因此而恨他，甚至责怪也没有。因为我明白他太爱我母亲了，而我又酷像母亲。我的白纱衣裙是母亲缝制的，在他眼里我母亲似乎是人间仙女，刹那间，他把我当做我母亲了。当时他太激动，抑制不住自己。我原谅了他。但是我不再正视他，尽量躲避着他；他似乎也有罪恶感，很少露面，声音也没有，头总是深深地埋在衣领里。所有房间空气都桎梏了，令人窒息。后来我找了邓阿姨，从此我搬出了中南海的家，离开了父亲。

我恨他是因为他不结婚却和别人同居，他并不爱她们。他和他的女秘书搞出了孩子，便带着她们开车出去，到偏僻的地方把孩子扔到路边。这太残忍了，毫无人性，简直像个禽兽，为此我永远不能原谅他。文革初期我曾为此写材料揭发他，控告他，我说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父亲关在监狱时我去看过他，他依然保持着将军风度，而且更加严肃、更令人生畏。他毫不退让，从没有低过头。看得出他情绪不好。对于他被关押，周围发生的一切，尤其是我的揭发，他非常气恼。虽然事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证明他是无辜的，但是在当时他的入狱是必然的，而我的揭发也都是事实。我只是一时个人发泄。我同情他，但同时我恨他，这个恨使我不能顾及因时地利。我觉得他应该得到惩罚，只是不该那么严酷。我从没有求他原谅的想法，只是去看他，因为他是我的父亲。而且我有过住精神病院的经历，我知道

有人看与没有人看有多么大的不同。

“九·一三”事件后他在狱中的待遇好多了，现在他已经出狱，在国防科委任职。他在狱中八年，对他的审查、外调从未间断，竟然一次也没有提及过我母亲身世。我这才明白父亲为什么在刚解放时断然与母亲离婚。他太精明了！他不只是怕母亲的身世给他带来政治麻烦，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母亲的声誉。是的，他肯定是这样考虑的，因为他太爱她了。这是怎样的爱？这是真正的爱！正是这深深的爱才有这精心的策划，才有这痛苦的抉择。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我爸爸是伟大的！

他又结婚了，因为我妈妈已于前年去世。妈妈去世前，对我讲了她的过去以及和爸爸的婚姻、感情等许多事情。

母亲美丽、聪慧、举止文雅，是很有教养、端庄的贤妻良母，但是在与父亲结婚前她是妓女。若不是她亲口讲，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妓女”这个肮脏、丑陋、堕落的词，竟然与我有着不解之源。是妓女生养了我，抚养了我，我身上流着她的血。妓女，我的母亲，我必须接受这一事实。这种感觉比知道自己是私生子还要难受得多。鄙视、厌恶与爱在我脑子里交替着、缠绕着。母亲、父亲、女人、男人，自己、



旁人、亲戚、朋友、所有的人都令人不解。从此，我对人的信任减少了，对事情看得淡漠了。对母亲增加了怜惜与怀念。的确，虽然在经济上她还算宽裕，但是她内心苦涩。从未见到过她的笑容，她辛酸地渡过了一生，死的很凄凉，可怜的母亲。

我现在的后母比我小三岁。不知道她是否爱我父亲，不过我去时，她对我还算客气。而我父亲对她，我想那不是爱。因为他仍然思念着、爱着我的生母。

父亲恨我，不让我去找他，但他不想报复。我感觉得出来，他总是在从我这里寻找已故妻子的身影，可怜的父亲。

再过几天，我的定期存款就到期了，我把利息取出来买些水果去看父亲。我存了**1400**元钱，这是妈妈去世前留给我的，她给我姐姐和我每人一份。这钱我留到现在很不容易。文化大革命中厂里来了四、五个人抄家。他们一进屋把所有的箱子，抽屉、甚至每本书都翻了个遍，就连衣服口袋、鞋子都掏过，但是就是没找到存折。你猜我把它放在哪儿了？谁也想不到我把它放在月经带里了。没有这钱我很难生活，每月**40**元生活费，根本不够用！

四 初 恋

我刚回国时在七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周围的人对我很好。单位离家不远，在回家路上经常遇到一个男孩。他的衣着、身材、肤色以及轮廓分明的面孔，像是有西方人的血统。从他的举止、风度可以看得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感觉到他在注意我。说老实话，他那脱俗的外表与气质也早就吸引了我，只是因为高傲与自尊，我恰恰表现得对他毫不留意。

但是，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一天，他在前边慢慢走着，我们相距不远，忽然他停下来，回头看着我，轻轻地问：“你家就住在附近吗？”

“是的。”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似乎这个开端我等了好久。从此我们几乎天天在路上见面，渐渐地熟悉起来。后来他常来我家，我们谈的很多。他叫贝昱，他的知识面很广，谈任何问题都很客观。我们有时是认真地争论，但大多数情况是轻松愉快地聊天。

一个星期天，在我家，我发现他老是用一种特殊的眼光追随着我，我沏茶、倒水、翻书、开窗……一举一动他都不放过。

我犹豫了一下便问他：“你干嘛老是这样看我？”他坐在沙发上，抬着头，仍然毫不掩饰地、大胆地盯着我，细细地咀嚼着说：“你并不漂亮。”

“是的，我自己知道，我并不漂亮。”我很认真地接应。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还是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说着同样的话。但是当他又说我并不漂亮时，我马上站了起来，面对着他毫无愧色地说：“不，我觉得我很漂亮，别人也都这么说。我不漂亮，为什么你还总来看我？”

他惊鄂地看着我。原来目光中的审视、旁观的神色没有了，而变为惊喜、兴奋，甚至于冲动。以后他来得更勤了。

虽然他比我小两岁，但是他的谦虚比起我的高傲来显得更成熟、更宽厚。我们越来越接近，越来越亲密。

忽然有一天，他对我说他不太好，说得那么认真，那么沉重。我听着，静静地听着。他终于说到了关节：他曾和另

一个女孩子恋爱过，而且曾经发生过关系。

“不要讲下去了，你走吧，永远不要再回来！”我立即做出反应，从此我们不再来往。当时我非常生气，怎么也不能原谅他。他欺骗了我，而且欺骗了那么长时间。每当回想起我们之间的亲密往来，就更加不能忍受。他一定是同那个女孩儿也这么亲昵，而且更甚，以至于发生关系。我受不了，这是对我的莫大污辱。愤恨过后是痛苦，这痛苦一直缠绕着我，几乎侵吞了我的一生。

五 婚姻——难言的苦衷

这一辈子什么不幸的事，都让我摊上了。刚从医院出来时，特别害怕再进医院，我想找庇护所，想有个家。而且我这个久遭不幸而迟迟未开的春心，似乎也有些萌动，我迫切想结婚。所以刚一被人介绍，见了一面根本没有思考，几乎连他是什么样子也没看，是个男性就行。不到一个月我们便去登记，但派出所说时间太短，又拖了两个月结了婚。

开始只是有点安全感，一点感情也没有。不久我便发现他神志、行动都很痴呆，拙笨得很。我讨厌他，见他就烦，不愿意他回家来，经常把他关在门外，他就去他姐姐家住。

我几乎不走动，一些旧日的朋友倒常来看我。周密、丁然，有时还送些钱来。我感觉得到，她们对于在苏联发生的事，很感歉意，想用钱赎过去的错。其实，我早已不记恨了。现在人们都已明白，政治运动与个人关系的繁杂交隔。特别是后来，我也面对过这类严酷的事实，而且是针对我的父亲。我对她们说，过去的事，不要太认真了。

渐渐地朋友来得多了。

一天一位小学同学来看我。他自己讲生活还算顺利，妻子是他大学同学，他们有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他和我讲起许多小学同学的事情，我们聊得很开心。后来他拿出一张旧报纸，是《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五一”节天安门前游行的照片。一群少先队员手举着鲜花从广场经过。我恰恰在正中间，胸前飘着红领巾，长长的辫子系着两个蝴蝶结。

“这至少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说。

“是的。你知道吗？从那时候起，我就爱上了你，并一直默默地爱着。我一直注意着，追随着你。眼看着你一天天长大，小学、中学、出了国，进了工厂，结了婚……。这张报纸我一直保存着，并经常拿出来翻看。每次都在想我已经大了，而她还是一个天真、聪明、漂亮的小姑娘。老实说 I 从没想过向你表露，因为我知道，肯定我会遭到拒绝。宁可把这纯真的感情连同这照片包裹着，珍藏着。”

他说得对，幸好以前他没有对我说起。我的确不爱他，现在依然是这样。但是那天晚上我被感动了，留他过了夜。我知道这样做很不好，可我不能拒绝他，不能赶他走。我很害怕，胆怯地越过了防线。

第二天一早，我对他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他真的像个君子，再没露过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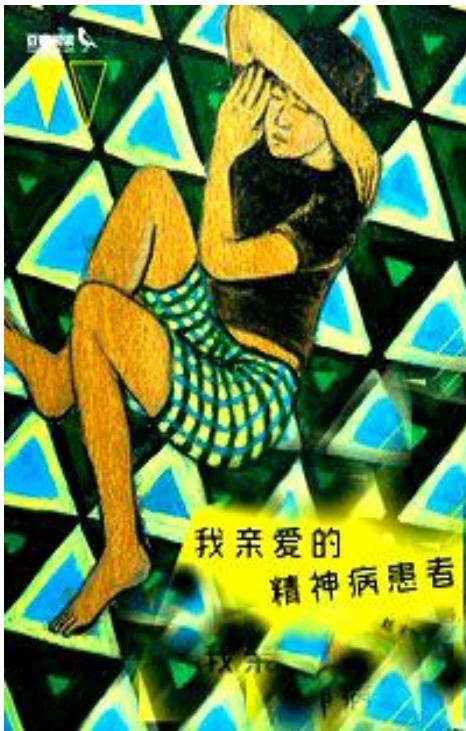
而我一夜之间就成了流氓、破鞋、坏女人。因为我住的是妈妈宿舍，每间房子不隔音，说什么话，有什么动作隔壁都听得见。早晨他们一见我就翻白眼，摔脏话，而且到处乱说。从此我又背上了一个“破鞋”的坏名声。

说老实话，我非常感激这位少年时期的朋友。对于这一非法的见不得人的夜晚，我感到的是十分满足。我，仅就生理而言，似乎度过的是新婚之夜。开始很犹豫、很勉强，很不情愿地脱了衣服。他很激动，眼睛冒着欲火，却很理智，迟疑地、缓缓地做着动作。毕竟我们这是不正当关系，不光彩，不合法的。但当我们肉体一接触，一切都变了。

我这个已婚，而且有了一个孩子的母亲，竟然第一次感觉到性生活的冲击。我像是被注入了一股强电流，几乎晕了过去，昏昏迷迷不知所向。

醒过来回味这一切，明白了，原来过去我几乎是个处女。我的丈夫不知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他不仅是精神不正常，而且是个阳萎病人。你知道什么是阳萎吗？告诉你吧，算了，你还没结婚，告诉你也不懂。

他整整骗了我 5 年。回想起来，每次和他同床被他七搞八搞，简直是胡来，真恶心。唉，我怎么会同他结婚？怎么会同他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我怎么会这么无知？太可悲了！我不能再跟他混下去，我要离婚。我好自怜，我怎么会



有如此多的不幸！

更倒霉的是他有病，我竟然还怀了孕生了孩子，这给离婚增加了难度。为此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脸皮也不要了。在大夫面前、法庭上详细解答他们提出的性交过程细节。半年多不知跑了多少地方，几乎丧失了信心。但最后总算得知，即便男方阳萎，只要精子流出，总会有少数漏进子宫，偶然怀孕不是完全不可能。而且我们经过了一系列地检查，最后终于从医学、生理学角度检查出他的确有病。我总算摆脱了他，这是我不幸中之有幸，而且办得还算快，谢天谢地。

我急不可待地离婚，幻想着重新生活。现在婚姻是结束了，但是欲望也没有了，不敢想将应该有什么样的选择。我是怕了，也太累了。

六 彻底崩溃

我曾经爱过，而且还在爱着，我失落的爱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这真正的爱就是我年青时结识的那个男孩，贝昱。我经常想起他，想他是我逃避现实，自我抚慰的一种享受。

终于有一天我去他家看他。岁月只给他带来了深沉与含蓄，不管他现在怎么看我，但我仍然能捕捉到昔日的感觉，虽然这中间夹着他的夫人。

他夫人长得还算漂亮，眼睛大大的，脸白白的，穿一身



得体紧身连衣裙，很性感。但是没有热情、没有生机。我对贝昱说：“我不喜欢她。”

“可以不喜欢。”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很耐人寻味。我感觉得出来，他并不幸福。他们之间没有很深地爱，但是，生活得很舒适，气氛和谐。他的两个女儿长得很出色，很像他。

我爱他。拿他和任何男子相比我都不可能接受后者，他真不该过早地告诉我他与别的女孩子的事，他后来也说过，为此他非常后悔。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我应该原谅他，但是，在那个年代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相爱。当我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字报、广播一下子铺天盖地。长时间以来我对政治已经十分淡漠，而且很少与人来往，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只当是演戏，对于台上台下的表演都不去注意。就连父亲被捕入狱的事，还是偶然从大字报上看到的。看了之后，我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这将意味着什么。

我在院子里走着，有意无意地看着大字报，忽然贝昱走过来，当时我没有一点冲动，似乎什么感觉也没有。我们一起走着，随便聊着。但是当他告诉我他刚刚结婚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几乎昏倒，我什么也没说，强挣着回到了家。清楚地意识到：完了，我崩溃了！这次是彻底地崩溃。渐渐地意识模糊，耳边老有一个声音，那是林彪讲话，没错，十分清晰。我下意识地告诉自己：不，这不可能，这是在自己家里，林彪不可能在这里。可是，那声音的的确确就在耳边。我不知道该相信分析，还是相信听觉。

当时，我是如何地进入状态，如何地无力自拔，又如何

地坠入深渊，其细微末节，一幕一幕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是病了，病了很长时间。后来人们把我送进医院，大夫说我患了精神分裂症，也就是精神病。

我现在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父亲不让我去看他。姐姐因为不公平的命运安排而不爱理我。生母死了，后母充其量是父亲的生活秘书。旧日的朋友不再来往。我的儿子，好不容易判给了我，这几年我全身心都给了他。他的姑姑经常把他偷走，我很费周折把他一次次找回来。而现在对他，我也爱不起来了，我活累了。但还不想死，只想活得平静些，轻松些。

我仍然欣赏自己的外表，喜欢穿洁净、明快的衣服。我还爱喝酸奶，爱吃苦瓜。我开始动用妈妈给我的存款了。我想找找爸爸，想和他谈谈。不是求他原谅，只是想和他聊聊，我们从来没有一起认真地说过话。我有许多事想和他说。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我们都很不幸。

你帮帮我吧，你会做到的。你替我去找找他，说通他，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去看看他，我真的很想他。这个星期天你能去吗？好吧，明天咱们再商量。我该走了，再见，明天见！

后记——痛苦的回忆

第一次见到她（即以上所述的主人翁唐婉文）是在无线电厂集体宿舍。她那怀疑一切的目光、警觉的眼神，太凄凉、太令人怜惜了。她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活了 30 个年头，这么多岁月难道就没有给她留下一点点信任与欢乐吗？

宿舍里几个人围在一起翻阅着颐和园游玩的照片，抢夺、欢笑、品头论足，好不热闹，似乎还停留在公园里。而她，似有目的又无目的，不时地动动这、动动那，古怪地、机械地、还有几分不友好的动作与表情令人不解。我的注意力分摊在这圈、点之间。很奇怪，她和这几个兴致勃勃的人同在一个房间，过来过去相碰，目光却从未投过去。只见她进进出出，我行我素，旁若无人。

不知为什么我很不平静，她满脸写的都是不幸、痛苦与悲哀。情不自禁地想接近她，试着同她说说话。虽然没能做到，但是当我离开这个房间时，她的目光似乎跟随了我一路。

后来我们经常见面，我见到她时微微点点头。她态度却很冷淡，那表情好象在说：“用不着你怜惜”。不过慢慢地她的怀疑减退了，警觉消失了，脸上还带着一丝笑容，对于我的招呼也有呼应。一天，她主动来到我宿舍。

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几乎是她一个人的自述。有一次，她谈到最怕再去医院，怕在医院里没有人去看她时，我不经意地脱口而出：“你放心，下次你再病住院，我一定经常去看

你。而且每次都给你带好多好多水果。”

话音刚落，看她的表情，太刺激了！似乎这就是入院通知书。我很难过，我这才领悟她对医院的恐惧入骨。

我们来往得多了，相互还送些东西，每次她都要让我多得些。比如我送她苦瓜，因为她爱吃（真是命苦，菜都是喜欢苦的），她一定要回送我香蕉什么的。怎么能接受呢？当觉察到她似乎是在用物质换精神，那就收下吧。有时我帮她收拾屋子，洗洗衣服，她也一定要送我些礼物以表谢意。

她父亲刚刚出狱时，她向我借钱买水果去看父亲，可惜我当时只有四块多钱，全给了她。别人对我说：“给她钱，不会还你的。”我本来就没想着要她还。没成想两个月后，她把钱还给了我，分文不少。真想给她打个收条张贴出去，让所有的人知道她精神是正常的，而且办事很讲信用。

在我眼里，心里，她压根就不是什么精神病。我们谈话过程中她总是有说有笑，笑起来还很漂亮。她的思维敏捷，推理很富哲理，对问题的看法也有深度，很独到。而且所谈内容从未有过重复。她谈得还很多，关于工作、人生、政治、修养、甚至未来。开始我专心致志地听，渐渐地疲倦了，厌烦了，不爱听了。后来一边干着活，看着书；一边听她讲。最后，干脆闭着眼睛听，有几次没说完她就走了。

她很敏感，有一天她对我说：“我完了，我是个不好的人，好不了了，我交不上一个朋友。连你这么好心的人都不喜欢我了，我完了。”她没有落泪，但目无神色，似乎又掉进了深渊。本来她对朋友、对人生、对世界不抱任何幻想，是我点燃了她的希望，却又被我熄灭了。

然而，我也有难言的苦衷，一天到晚忙得犹如五马分尸，仅仅维持生物人活着，天天头痛，也无异于精神病患者。每天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断了又接，接了又断，怎么能再系上一根呢。我为不能给她更多的安慰而深感内疚。

后来我调到北京气象学院，走之前去看她，她把她父亲、母亲、姐姐以及她小时候和在苏联留学期间的照片、风景画，翻出来给我看，还答应送我几张。这个晚上她没有讲她的过去。几次想告诉她我要调走了，但始终没有张开口。只是劝她注意身体，少生气。

临走时很失意。回到自己宿舍后，我伤心地哭了。

几个月后收到她一封信，写道：“这个地方是灭绝人性的，落后和野蛮的，他们要卡死人，卡死人的好。”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六日于北京”

不久她死了，死于心脏病。据说她的心脏病早就很严重了。

本来她的心，应该得到更早、更好的医治。

以上的内容好曾经和我表妹铁贞讲过，她在人艺内转述，听者都很专注，最后她说：

“我表姐说她退休后将把这写书出版。”



说完，当时也在场的张贤亮转身对表妹说：

“你告诉你表姐，不要等到退休再写，现在就动笔。”

正是这一忠告，当年我便写就，只是不能出版。

在以后和日子里，每想到她我都泪流不止。

泪

泪，我的特产，
不用开采，源源不断。
无论是：
阳光灿烂，星月暗淡，
阴雨绵绵，雷鸣电闪。
或是一条小虫，一句谎言，一个飞吻，
一声赞叹，一篇帖子，一页画刊，-----



泪

冲刷着我的愤懑，滋润着我的双眼。
彻夜不眠，搞不懂：
星星是喜欢夜的黑暗，还是钟情黎明的摇篮。

泪，
洒在床上，是现实打碎了梦幻。
被朋友或家人看见，是理想走了板。
对着镜子，那是自残。

泪痕，被欢声笑语遮掩。
一定要看？
数数脸上的皱纹、斑点。
测测血液里的虫卵。

泪，或滴滴点点，或抽泣哽咽。
苦多于甜。泪，终身相伴。

八、 我的模特生涯



小时候因照镜子
时间长被二哥讥讽。

这是九岁侄子
天可写生画。三
五分钟就画完了。
瞧把我画得大眼
睛，高鼻樑，性
感的嘴，鸭蛋脸；
苗条的身材，细
长的脖子，直挺
的腰板，专注的
表情……噢，
好美呀！嘻嘻。



著名画家孙建平出席我们家庭画展



孙 建
平画

该图这就是
右边这位大
汉画的。
他懂我！





妹妹在天津美院毕业前，
我曾给他们班同学当模特。
我一看，怎么把我画得这
么老！真想撕掉。多年后
拿出来，哇！好年青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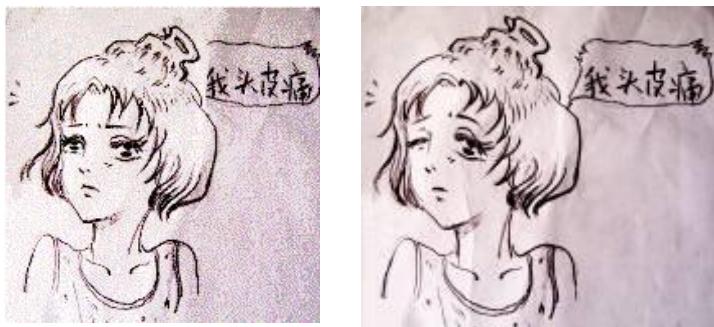
几年后又
被画过半次。



2012 年再



次给妹妹
当模特儿
并艺术化处理。



这是一组动画，是妹妹拿我取乐。

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初，在街边花
3角钱被扫描。



给孙侄嘟嘟（6岁）当模特儿。
瞧，把我画得这么摩登！



家庭画展



在网上被娱乐

后记

不知道动物是否有回忆，有思考，只是人才会写出来，编辑成册。

一边写一边想，周围的人都在说：“别写了，有什么用？都是过去时。”对，写出来的就不是现在时了。

噢，在后记里写点将来时。科幻就是这么诞生的吧。

很多人是在退休以后才开始散步，旅游，活动筋骨，开扩眼界。

拿起笔，写点东西吧，捅一捅大脑的沟沟坎坎，抻一

抻心灵深处的节点。为死后尸体解剖多留点挖掘、揣摩内容啊。

回忆的惯性令人停不下笔。下一本《丢不下的重负》，书写正在进行时。